

國立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子樟 先生

一個少女的再生
-----從《守著孤島的女孩》談起

研究生：梁雅琪 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一個少女的再生

-----從《守著孤島的女孩》談起

梁雅琪 撰

摘要

少女是女性與青少年兩個項目共同出現與結合的結果，所以在討論少女問題時必須立基在此二者的研究之上，才能對少女的存在情態有較全面的瞭解。女性和青少年的領域中，有太多值得探討的根本矛盾，必須做一番過濾，以便能做更純粹的觀察；筆者選擇從女性的外貌迷思與內在被動，青少年的自我認同這幾個角度切入，做為研究少女再生的起點。

再生是指心靈與精神上的，是一種內在的革命。革命的第一步驟為破壞行動，對象就是社會文化加諸在女性與青少年身上的外貌迷思、內在被動、自我認同危機。第二步驟為建設行動，方略是發出警訊、決心離開、無休止的奮戰；目標是雌雄同體、自我認同完成的新生命體，也就是再生的少女。

在眾多的中外文本中，筆者選定《守著孤島的女孩》為研究主體，並以故事中的死亡事件為軸線，展開死亡對於少女的再生又是引發危險又是提供轉機的兩種面向之討論，藉由死亡的引導，守著孤島的歐麗兒走向再生的可能。歐麗兒也許是一個個案，卻也可以是一個觸發點，引發我們的危機意識，思考自我的生命狀態。一個少女的再生，其實就是對於另一種存在情態的領悟和實踐，是一種更富生命意義的生活之開啟。

關鍵字：少女、再生、女性主義、自我認同、死亡

A Maiden's Rebirth

: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Death Event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Heroine in *The Island Keeper*

Liang, Ya-Chi

Abstract

“Maiden” is a concept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female” and “adolescent,” therefore, to discuss maiden related issues, it is necessary on a foundation of the two categories. In order to proceeding purer examination on those issues, there are also many contradictions worth discussing needing to be clarified.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the disorientation for appearance,” “passiveness of immanence” and “self-identity of adolescent” as three main aspects to study the rebirth of a maiden in the adolescent novels.

“Rebirth” is a psychological term, and implies a kind of inner revolution. The first step of this revolution is to destroy the disorientation for appearance that comes from social culture’s molding. The second step is to build identified new self with more hermaphrodite immanence, via three methods: giving alarm, making up one’s mind to leave, and never-ended struggling.

Among local and translated adolescent novels, the author chose the text *the Island Keeper* as her main discussing subject, and along the timeline of four events of death in the text, to discuss that death is not only to solicit identity crisis but also to provide the chance for a change. On the path led by death, the heroine, Cleo, who keeps the small island with inner conflicts in herself, could trudge toward her rebirth. Cleo is a case that could be a trigger of our conscious of crisis to make us rethink our own status of being. The rebirth of a maiden, actually turns her into another phase of “Being”-- the beginning of a more meaningful life. This is what this text reveals and illuminates to its readers.

Keywords: Maiden, Rebirth, Feminism, Self-Identity, Death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女性，青少年	1
第二節 守著孤島的女孩	7
第三節 再生的可能	11

第貳章 步驟一：預警

第一節 死亡事件一	18
第二節 留下來的人	25
第三節 停滯的生命	30

第參章 步驟二：離開

第一節 死亡事件二	39
第二節 契機	46
第三節 從厭煩到離開	52

第肆章 步驟三：奮鬥

第一節 死亡事件三	62
第二節 新的生活	69
第三節 認識自己	79

第伍章 步驟四：確立

第一節 死亡事件四	88
第二節 生命的意義	94
第三節 自我的回歸	102

第陸章 結論

參考書目	118
------	-----

第壹章 緒論

一切消逝的，不過是象徵；
那不美滿的，在這裡完成；
不可言喻的，在這裡實行；
永恆的女性，引我們上升。¹

-----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第一節 女性，青少年

談到少女，就純粹生命演進的觀點來看，她是尚未成熟、剛剛擺脫兒童的稚氣和依賴，漸趨穩定獨立的生命體。

但是，作為生命象限中性別與發展階段軸線的交集(女性，青少年)，少女披覆著雙重隱蔽的面紗。我們一旦透過文明社會的顯微鏡，以女性乘上青少年倍率的鏡頭去分析觀察，呈現的意義也就變得重大而複雜。

天生萬物，並賦予每一種生物生存繁衍的能力，依循著適者生存、不適者遭淘汰的自然法則，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物種，都是經過數萬年演化與淘汰之下的倖存者。在這場永無止境的生存競爭中，性別的意義何在？相對於一些原始有機體的無性繁殖而言，有性繁殖的必要性在於它增加了基因變化的機會，因此，也增加了競爭的籌碼。²所以，性別的產生是為了合作與進步、積極與創新，而不是物種之間的分裂對立。

然而，「女人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³這個說法一出，扭曲了性別生成的攸關生命延續的珍貴意義，破壞了兩性之間和諧並進的基調，女性背上了莫須有的罪名，淪為世界的他者、次等的公民，並由男性的親密盟友變為無知俘虜。這無疑是一次規模最大的集體催

¹ 轉引自屠格涅夫·穆特福開·赫斯登著，沉櫻譯，《女性三部曲》，台北：大地出版社，1994年2月。

² Henry Gleitman 著。洪蘭譯。《心理學》(Psychology)。台北：遠流。1995年5月。以下簡稱《心理學》。

³ 舊約聖經〈創世紀〉一卷中記載，上帝在創造天地後六日造人，取名亞當，並讓他住在伊甸園中管理各種生物；後上帝覺得亞當一個人獨居不好，便從他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一個女人，即夏娃，為其配偶。

眠，女人開始心悅誠服的扮演起賢妻良母、家庭天使，謹守本分的在家庭範圍中活動，為丈夫的成就、孩子的成長心滿意足，被動放棄了受教、工作與參政權，女性看似被文明美化，其實是弱化。⁴女性成了文明歷史畫廊中一幅印象派作品，遠遠觀之立體動人，仔細端詳，其實只是流動不定的光影，是眾多「某氏」⁵聚集的模糊形象。

18 世紀，瑪麗·沃爾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⁶率先從這場歷時久遠的催眠中甦醒過來，她洞悉女性的處境，強悍犀利的展開了「女權的辯護」，呼籲女性擺脫男人設下的家庭暴政⁷，嘹亮的呼聲穿透好幾個世紀，並震盪出一波又一波的迴響。19 世紀，約翰·史特勞·米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⁸挺身而出，從男性的角度來審視女性的「附屬地位」，客觀指出在人類歷史中女人長期受到賄賂和恐嚇，「女性附屬於男性」的制度，更是所有強迫他人成為附屬地位的桎梏中尤為甚者⁹，約翰·米爾誠實解開女性原罪的枷鎖。二十世紀，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¹⁰為女性與小說打造了一座「自己的房間」，她並以「莎士比亞的妹妹」來為無法發聲、只能任才華凋萎的女性命名，說是虛構又切中現實，鼓勵女性取回言說與寫作的自由，試圖為女性尋回廣闊的文化空間。在女性自己的房間中取回了言論書寫自由，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¹¹更宏觀的從歷史、生物、心理分析、馬克思主

⁴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1999 年 10 月，頁 8。以下簡稱《女性主義經典》。

⁵ 中國歷代文人作品中論及自己的母親總是以張氏、陳氏、「某氏」……等來稱呼；而在西方，就連貢獻卓越的居禮夫人也以丈夫的姓氏稱呼名揚於世。

⁶ 瑪麗·沃爾斯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出生於英國一個充滿問題的農家，從小就下定決心要掌握自己的生命，她設法養活自己並教育自己，當時的啟蒙運動帶給她很大的影響；1792 年，瑪麗寫下了長達三百頁的《女權的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成為當代女性主義的基石。

⁷ 將女性圈限在家庭的瑣務中，灌輸以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應當循規蹈矩的美德，藉此剝奪女性參政權、受教權及工作平等權，此即家庭暴政。

⁸ 約翰·史特勞·米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國著名哲學家兼經濟學家，當選過下院議員，推動婦女參政法案；1869 年出版和妻子海瑞特·泰勒(Harriet Taylor)共同完成的《論婦女的附屬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是女性主義經典之作。

⁹ 《女性主義經典》，頁 9-14。

¹⁰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英國當代小說家、散文家及評論家。作品奠定了女性主義文學及現代文學的雛型，重要作品有《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歐蘭朵》(*Orlando*)、《航向燈塔》(*To the Light House*)等。

¹¹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法國傑出的女作家，被譽為 20 世紀女權運動的先驅，《第二性》為其探討女性處境的作品。

義等不同觀點分析女性的「內在性」¹²特質，讓「第二性」認清並打破內在性的狹隘，可以同男性般做超越生命本身的創造，發展一種不同於內在維持的突破與開創，她藉此提高了女性瞭望世界的新視野。儘管西蒙·波娃發出內在性危機的警告，但被男性美化的「家庭主婦」不知不覺成了五 0 年代女性的熱門「職業」，在一片家庭和樂的安詳氣氛中，首先警覺到「女性迷思」¹³的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¹⁴，在和家庭主婦的對話裡聽到了女性心中一個共同的、無名的難題-----丈夫、小孩、家務、容貌.....，這就是全部了嗎？我們把女性一直背負的包袱打開，發現仍有太多沉重的累贅壓得女性喘不過氣來，即使有了教育、工作、選舉權，催眠效應仍留有後遺症。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爲了成爲一個獨立的主體、更完整的女性，我們還在持續努力。

這就是女性的處境，與其說我們一直在辛苦的解決難題，不如說我們始終在積極的追尋自己，覺醒之後，我們不斷在突破、成長與跨越，身爲女性，沒有悲觀的理由，我們必須保有樂觀前行的活力；但是，如何能夠？這也就是我們必須透過不斷的思考、剖析、言說、書寫、實踐去傳遞和澄清的價值，也是筆者寫作此文的動機與目的。

性別的區隔由來已久，但在許多原始部落社會中只有兒童和成年的區分，卻沒有居中轉銜的青少年階段；青少年是近代才發展出來的概念，而且很快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大眾傳播和現代文學中更經常探討這個主題。青少年爲什麼在現今社會中特別引人注目？歷來已有許多討論，我們只要進行耙梳就會發現問題所在。

青少年的英文「adolescence」一詞係由拉丁文「adolescere」衍生而來，ad 本意爲「朝向」，alesere 本意爲「生長」，結合這兩個意含，adolescere 一詞也帶有兩層意義：一爲成長，一爲即將發育成熟。¹⁵由字義去延伸、闡述，我們可以說青少年是正在成長中的、即將進

¹² 相對於男人的超越性，即精神的、技術的、理智的諸多特質，女人則具有象徵生命的、魔力的、迷信的內在性；內在性意味著保守、固定不變的自我封閉，這是女性歷來被擺放在家庭中操持家務的生命停滯與靜默。

¹³ 女性迷思即對女人而言，最高的價值和唯一的使命就是發揚自身的女性氣質。

¹⁴ 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被譽為婦運之母，是 NOW「全美婦女組織」的創辦人兼第一任主席，《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於 1963 年出版，馬上成爲引爆知識文化界的暢銷書。

¹⁵ 黃德祥著。《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2000 年 11 月，頁 4-5。以下簡稱《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入成熟的年輕人，也是從兒童期過渡到成人期的一座橋樑。有人說：「青年期始於生理，而終於文化。」¹⁶這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定位青少年，以性生理發展為起點，受到社會認可、具有獨立生活能力時為青少年階段結束。也因為不同民族、文化建構的社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標準和價值體系，所以基於生理和心理的共同發展條件上，對於青少年的年齡和法律界定因民情不同而有所浮動，大抵以國小五、六年級至大學畢業為上下限。

正如先前提到的，原始社會中，並沒有青少年這樣的族群產生，它是因時代的演進、社會的需求應運而生的，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在薩摩亞¹⁷及馬奴斯¹⁸人的社會中，呈現出單一必然的價值體系，世世代代都依循著規律的軌跡行進，幾乎沒有分歧。相形之下，我們的社會分工細緻、價值多元、姿態豐富、競爭激烈，從單純的孩提時代要跨足到複雜的成人領域若沒有充分的心理調適及足夠的先備經驗，很容易就迷失在過多資訊匯集的時代洪流中，青少年時期的必須正因為提供了緩衝與適應的機會。

由於青少年是處於急遽發展中而尚未成熟的一群，使得接觸成人世界的行動中潛藏了不穩定的因子，加以以社會的光怪陸離，其中的不穩定便帶有一觸即發的危險。十九世紀的浪漫文學就已經開始流露出這樣的憂慮，率真善良的少年維特¹⁹便是成人世界中的適應不良者，在維特眼中「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情況在這裡的無聊市民中處處可見！他們斤斤計較等級地位，又互相窺伺和互相提防，就只為如何搶先別人一步，以致這種最可憐、最可悲的慾念竟赤裸裸地暴露無遺。」²⁰成人世界的醜陋黑暗和熱情坦率的維特激烈的衝突著，最後，他成了犧牲品。

¹⁶ Conger & Peterson, 1984; 轉引自 莎莉·溫德寇絲·歐芙&黛安娜·巴巴利亞著，黃慧真譯，《發展心理學》，台北市：桂冠圖書，1992年2月，頁406。以下簡稱《發展心理學》。

¹⁷ 薩摩亞(Samoa)，一個離赤道大約十三個緯度、由棕色皮膚的玻利尼西亞人棲居的南太平洋島嶼，美國文化人類學加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e Mead)曾前往研究，並寫下《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成為西方青少年心理研究的重要參考。

¹⁸ 馬奴斯人(Manus)，為居住在新幾內亞北部俾斯麥群島附近的海軍上將群島上的其中一個民族，為美國文化人類學加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e Mead)繼薩摩亞之後深入原始部落所做的另一研究對象，有《新幾內亞人的成長》一書針對原始社會的教育進行探討。

¹⁹ 德國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作品《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主人公。

²⁰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歌德)著。張佩芬譯。《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台北：遠流。2002年11月，頁85。

成人警覺到青少年不穩定的情緒、尚未定型的心性在進駐成人社會之前颳起了一陣風暴²¹，人們開始將青少年視為一個衝突的時期。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e Mead)從不同的文化角度提供另一種思考，青少年情緒的劇烈波動並不是人性中的必然現象，「即使像愛慕、恐懼和憤怒這類人類的基本情緒，也不能歸咎於種族遺傳或所謂共同的人性，它們在不同社會條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諸如對權威的反叛、哲學上的困惑、理想主義的萌生，以及內心的衝突和爭鬥等，在他看來都有賴於社會環境的各種態度，被人們歸咎為生理發展的某一階段的產物。」²²綜合這些論點，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共同指出「社會態度」是青少年發展平順或衝突的關鍵；在青少年因生理的劇變和心理的起伏焦躁不安時，社會有沒有給予體解的撫慰，使其可以安然統合成身心健全的生命體？當青少年為建立自我價值和生活準則而徬徨無依時，我們這個多元價值體系的社會有無提供良好的教育使他們學會判斷和選擇？危機的產生在於我們社會的多重準則、多元價值，讓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眼花撩亂、無所適從。

人生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歷程，每一個階段環環相扣，各因社會適應產生不同的發展危機，艾力克遜²³認為青少年時期是發展過程中最為關鍵的一個時期，而「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正是造成青少年動盪不安的主因。所謂認同危機是青少年在社會適應上產生心理困難，而徘徊在自我認同和角色混亂之間的狀態²⁴，當青少年能夠將「自我狀況、生理特徵、社會期待、以往經驗、現實環境、未來希望等六個層面的知覺，統而合之，形成一個完整和諧的結構，使個人對『我是誰？』與『我將走向何方？』的問題不再感到迷失與徬徨。」²⁵時，就完成了自我認同，化解了認同危機，此時的青少年已然具備明確的自我觀念和確立自我追尋的方向，可以進入成人領域。

²¹ 斯坦利·霍爾(Stanley G. Hall, 184-1924)，美國青少年研究的鼻祖，將青少年視為風暴期或狂飆期(storm and stress period)，比喻青少年時期情緒表現的強烈、不穩定和暴起暴落的特性。

²² Margaret Mead (瑪格麗特·米德) 著。周曉虹、李姚軍譯。《薩摩亞人的成年》(Growing Up in Samon)。台北：遠流。1994年7月，導論頁3。以下簡稱《薩摩亞人的成年》。

²³ 艾力克遜(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02-1994)，心理學家，被視為新弗洛伊德學派的一員，創立心理社會論。

²⁴ 張春興著。《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書局。2004年12月，頁125-133。以下簡稱《教育心理學》。

²⁵ 張春興、林清山著。《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1989年，頁219。

自我認同是生命中必要的演化，是通向成人社會的鑰匙，發展過程因社會態度而有兩極的發展，筆者曾經在毫無意識之下領受了認同危機的辛苦，如今我們如何回過頭去檢視錯誤，以自身的經驗加上對成長知識的理解形成一種更健康的社會態度，去幫助惶惑無助的青少年，這是筆者的另一目的。

經過對女性和青少年觀點的一番整理，筆者將要進行討論的主角-----少女所要面臨的難題和必須達成的目標已經一一浮現。她要致力於銷融性別窠臼，成為雌雄同體²⁶的生命；吳爾芙說：「我們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兩種力量統治著，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而在男人的腦子裡，男性的力量佔優勢，在女人的腦子裡，那股女性的力量佔優勢。最正常而恬適的境界就是這兩性的力量諧和無間，精誠合作。」²⁷性別的二元對立是社會文化所造成，少女再生必須捨棄對自身性別無時無刻的自覺與自限，讓自己的腦袋充分發揮，陰陽融合；除了繼續已經開發的特質之外，更要啟動先前被壓抑的另一半特質，尤其是西蒙·波娃所說的外在超越性的開展，創造自己的生命意義，才能達成兩性平等，共同享有人性的尊嚴。這種平等，就是雌雄同體的真諦，也是最原始本真的人類的存在狀態。

而且，少女必須在雌雄同體的真實上，達成自我認同。這樣的自我認同，除了許下對未來的承諾，達成六個知覺層面的統合，更要在自己的存在上達成自己是生命主體的認同，斬斷依附，成為「自己」---一個無可取代的生命體，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唯有成為「全人」的自我認同產生，少女才能展開生命價值的闡揚，才是再生。

而雌雄同體的兩性平等和成為全人的自我認同兩者必須是相輔相成、同時並進的。少女再生要透過兩性平等的確立使自我認同產生無差別的人性尊嚴；藉由自我認同的實現讓兩性發揮同樣耀眼的生命價值。我們將看到在性別平等和自我認同的歷程中，少女荏弱的肩膀也可以變得堅強。

²⁶ 蔡源煌在《當代文學論集》中的〈「雌雄同體」的文學想像〉一文談到，依據心理學家戎格（Carl Jung）的發現，女性同時具有陰性與陽性的潛影（*anima, animus*）；而且按照學理上的心得來看，人不分男女，在最原始的潛意識中應該是雌雄同體的。以此推論，我們有理由相信男女作家有能力刻畫異性角色，是因為人最原始的構成中已兼具了兩性的成分，只是社會價值及意識使這種能力蒙蔽了。《當代文學論集》，頁 260-61。

²⁷ 《自己的房間》，頁 166。

第二節 守著孤島的女孩

「守著孤島的女孩」不論作為一個簡短的句子或者一本小說的題目，在話語符號充斥的天地中，都具有深遠的意涵也給人饒富趣味的想像。

我們試著以 WH 問句來拆解，以試探語言表達空間的可能廣度。女孩，什麼樣的女孩？為什麼是女孩？女孩如何擔任這個角色？孤島，什麼樣的孤島？為什麼是孤島？孤島如何發揮它的意義？守著，什麼狀態是守著？為什麼要守著？如何守著？若再進階到詞語間兩兩配對的解讀，則問題也更複雜，女孩和孤島建構出什麼樣的關係？女孩為什麼要前往孤島？女孩如何在孤島中生存？這只是從女孩和孤島的籠統字義上進行解讀，進一步細分女孩為小女孩、少女、貧窮的女孩、富家女、大家庭的女孩、孤女……，島嶼為有人的島嶼、無人島、交通便利的島嶼、與世隔絕的島嶼……，那我們窺探的則是一個話語符號無垠的宇宙了；然而，在剛才提出的問句裡，我們已經可以看見一些碰撞迸射的火花。所以，接下來要將意符(signifier)與諸多意指(signified)做一個規範，《守著孤島的女孩》(*The Island Keeper*)便是筆者想要讓女孩、孤島運行的軌道，也是筆者探究少女再生的重點星系；聚焦之後，我們可以摒除其他閃閃爍爍的困擾，專心觀察並紀錄。

《守著孤島的女孩》是美國作家哈利·梅瑟(Harry Mazer)²⁸的作品，他談到這部作品時表示，原本故事中主角的設定是男孩，但他突然意識到，傳統的荒島求生故事中，女孩子總是扮演被動、順從的角色，只會發抖和哭泣，勇敢的實行家、開拓者往往是男孩；如果讓女孩子一反常態成為積極求生的主角，不但增加了新鮮感，也能讓女性發現自己的優點和力量，藉由故事便達成了一種精神的傳播。²⁹筆者在這篇研究中所採用的文本是姜慶堯依據原著小說 *The Island Keeper* 翻譯，由台北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於一九九四年十月出版的版本，譯筆流暢，在哈利·梅瑟想呈現的精神和中文讀者之間搭起了一座橋

²⁸哈利·梅瑟(Harry Mazer)，美國兒童文學作家，他指出自己作品的題材皆來自於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和憂慮，是一位倍受稱譽的寫實主義小說家。

²⁹ <http://www.writersblock.ca/summer1998/interv.htm> (2005/10/29)。

樑。

小說的十六歲少女主角歐麗兒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有一個一心一意訓練她成為名媛淑女的祖母，沉默寡言和她疏離的父親，歐麗兒肥胖、自悲而軟弱，儘管討厭這樣的生活，但始終不敢表達意見。直到她摯愛的母親和妹妹先後過世，歐麗兒才下定決心逃離這個家。她的目的地是父親在加拿大購置的私人島嶼，不但應有盡有，而且她和妹妹曾經在那裡擁有過一段美好回憶。但是，當歐麗兒千辛萬苦來到鴨島，一切卻都超乎她的預料，從木屋燒毀為起點，歐麗兒在島上為了生存，展開了一連串的奮戰。歐麗兒一個人憑藉雙手在原始的自然中經歷了夏、秋、冬三季，而且幾乎死在自然的嚴酷中；但她最後靠著毅力和勇氣突破重重困境，回到文明的世界來。

由故事的內容看來，《守著孤島的女孩》無疑是一部啓蒙與成長的小說³⁰，郭鎧莉曾在《兒童文學學刊》第二期中，以「少女魯賓遜的荒島試煉」為題，對《守著孤島的女孩》做過人物刻畫、情節、主題的賞析，更加肯定了這部作品啓蒙與成長的主題。但我們要進一步追蹤的是，文本中啟動啓蒙與成長的機制為何？構成這套機制的運作體系特質何在？在這樣的體系構成的機制中，少女的成長與啓蒙是否能蓄積足夠的能量以到達一種再生³¹的境界？這些質疑指向的就是先前談過的女性與青少年所要跨越的障蔽，也是我們的主角-----少女必須打破女性、青少年的雙重迷思，浴火重生的真諦；相信這就是作者有意傳遞的精神，以及無意中流露的需要我們再檢視的意識形態。礙於筆者語文能力的侷限，僅能就中文譯本作探討，故將以詳細的文本分析努力捕捉文本的意義與價值，以求盡量補足不能閱讀原文的缺憾。

文本中有兩個鮮明的元素-----少女和島嶼，分別是醞釀再生可能性的主體和環境，少女再生的目標已經確立，那麼島嶼(Island)扮演的樞紐地位意義何在？我們有必要加以澄清。島嶼，地理學上的定義是「面積比大陸小且完全被水包圍的陸地，分部於大洋、大海、湖泊

³⁰ 張子樟在《少年小說大家讀---啟蒙與成長的探索》中提到：「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任何一種企圖把淺顯或艱深的奧義播揚到青少年之間的少年小說都可以用啟蒙與成長概括之。作者的本意也十分清楚，無論採用何種表達方式，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給那些面臨心理與生理轉形期的徬徨青少年一些啟示，有助於他們的成長。」頁：16

³¹ 再生的概念稍後第三節會進一步討論

或河流中。」³²而它的「生物學特點在於它的隔離性，一般生物難以逾越寬廣的水域屏障。」³³從上面的定義，我們可以歸結島嶼具體環境形成的特質：孤立、隔離、封閉和邊緣。這些特質是種子，經過人類思想的澆灌，開出了神秘、夢想、自由與多樣性的果實，在歷史、文學的沃土上結果。

歷史上最著名的克里特島³⁴，一個小小的島嶼卻是孕育出西方文明的搖籃，浪漫動人的希臘神話也在此發祥。亞特蘭提斯³⁵也曾在歷史中閃耀光芒，誕生出一段璀璨的文明，雖然如流星般殞落，卻仍叫人讚嘆。文學領域裡，島嶼出現時是面貌多變的，它是中國神話中神仙的故鄉---蓬萊仙島，飄逸神秘，雲霧繚繞；它是讓唐敖³⁶眼界大開的奇妙國度，呈現人生百態和光怪陸離的眾生相；它是藏有大批寶藏的《金銀島》，滿足孩子對藏寶圖、海盜、大帆船的想像；它也是充滿歡樂的「永無島」³⁷，在彼得潘的統治下青春不老。

然而文學中的島嶼還有一種最為人熟知的典型，自一七一九年魯賓遜³⁸飄流到非洲的孤島，島嶼就正式佔有一席之地，樹立起荒島求生的神話，自此島嶼成了海上遇難者的避難所和開墾拓荒的新國度。一八一二年，一個瑞士家庭進駐荒島，全家齊心協力，建構出一個海角樂園³⁹，猶如中國的桃花源般，充滿令人神往的魔力。相形之下，《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⁴⁰中那群意外空降小島的孩子所欲建立的理想社會，就充滿了邪惡和恐怖，讀之讓人不寒而慄，島嶼成了人間地獄，呈現出另一種殘酷的面貌。

³² 參考自智慧藏百科全書網-Wordpedia.com。

³³ 同 30

³⁴ 克里特島(Crete)位於愛琴海，曾產生過邁諾安文明，為愛琴海文明的一部分。希臘神話中的宙斯即居住於此。

³⁵ 亞特蘭提斯(Atlantis)是一個傳說中位於海上的高文明城市，柏拉圖曾在《對話錄》中兩次提及，後沉沒海底，關於亞特蘭提斯的種種，眾說紛紜。

³⁶ 清朝小說家李汝珍所著《鏡花緣》中的主人翁，隨妻舅林之洋的商船出海尋訪失落的十二名花，遭遇各種海上國度。

³⁷ 《潘彼得》(*Peter Pan*)中潘彼得和小仙女居住的島嶼，是一個長不大的世界。

³⁸ 《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 Crusoe*)英國作家達尼爾·狄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著，於一七一九年問世，故事主角魯賓遜出身中產家庭，航海途中遭遇船難，隨後開始長達二十八年的孤島生活。

³⁹ 《海角一樂園》原名《瑞士家庭魯賓遜》(*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為一名瑞士傳教士大衛·懷斯(Johann David Wyss)所作，敘述一個家庭在荒島上十年離群索居的生活。

⁴⁰ 英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高定(William Golding, 1911-)於一九五四年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島嶼引人遐想又使人畏懼，這些大大小小的男性們以自己的方式在島上留下足跡；就在距離魯賓遜兩百多年後，有兩個女孩拚命划著文學的小舟，登上島嶼，她們分別是美國作家司卡特·歐德爾(Scott O'Dell)筆下的印地安女孩卡拉娜⁴¹和哈利·梅瑟故事中的白人女孩歐麗兒；她們擎起手臂，勇敢挑戰男性神話，堅強獨立的從孤島凱旋歸來，寫下女性荒島神話光榮的里程碑。在兩位女性勇士中，筆者之所以選擇歐麗兒為研究對象，因為其生活方式較印地安文化更接近我們，可以作較清楚的闡釋；再者，歐麗兒的形象在故事前後產生的差異較大，似乎更方便於我們去作對照，驗證再生的有無。

當我們再回顧島嶼本身具有的特色，不禁驚訝於它的豐富；島嶼是地理學上的命名，也是生物學上的特性；島嶼是歷史的發祥和輝煌，也是不為人知的落後和蠻荒；島嶼是文學中五彩繽紛的奇鄉異國，也是寶藏和海盜的秘密基地；島嶼是長生不老的海上仙鄉，也是充滿童心的兒童樂園；島嶼是殺戮殘忍的自然競技場，也是歡樂自在的水上天堂；島嶼是男性的新殖民地，也是女性再生的聖殿。島嶼的孤立、隔離、自由、豐沛，勢必能為少女的再生提供養分和資源，讓我們可以期待一個少女和一座孤島之間的共生和激盪。

⁴¹ 美國作家卡特·歐德爾(Scott O'Dell)根據真人真事寫成的《藍色海豚島》(*Island of the Blue Dolphins*)，描述一個印地安女孩為了陪伴來不及登船的弟弟，毅然決然跳下族人遷徙的船隻，後弟弟不幸被也狗咬死，她一個人和野狗群奮戰，留在荒棄島嶼上生活了十八年的故事。

第三節 再生的可能

接下來，我們要來談一談「再生」。

再生，即重生，是經過死亡（精神上的）、截斷、摧毀後，生命、精神狀態的再度開啓。托爾斯泰定義精神的再生：「『你們必須重生』，基督說。不是有誰要人再生，而是人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再生。爲了獲得生命，他必須再生-----依靠理性意識來生活。」⁴²再生之後，外表的改變並非必然，但個體精神內在的脫胎換骨、理性意識的建立是再生之鑰，這意味著生命態度的撤換和重塑，價值體系的瓦解和重建。佛洛姆(Erich Fromm)在進行人類生存情態的分析時提到：「人類肉體的存亡需視其心靈是否徹底改變而定。」⁴³足見心靈是存在的最有力證明，心靈革新是再生的唯一道路。少女所面臨的難題，不論是由女性身分或者青少年身份造成的，其實都是社會文化築成的心理及人格上的屏障，少女再生當然要從心靈著手。

醫學上死亡的判定有一套嚴格謹慎的標準，以免枉送人命，造成遺憾。那麼，判斷一個少女再生的準則是什麼呢？一個少女的再生，意味著再生的少女和一般社會形塑出的少女截然不同，她要同時破解社會輸入在女性和青少年身上錯誤的概念設定，成爲一種心靈改革後的新人類，要「發展出新的人類——或用更謙卑一點的話說，就是在現代人的性格結構上發生根本的改變。」⁴⁴心靈改革是再生的必然現象，性格改變是新人類生成的根本基因，所以，筆者將以少女歐麗兒心靈、性格結構上的改變爲目標，分別就生活態度、孤獨調適和確立自我本質三方面來做少女再生的檢視。

要通過這三樣標準的檢核，少女必須有所行動，行動的程序是：先有非常之破壞，再進行非常之建設。⁴⁵女性特質和青少年危機因爲社會文化的不當詮釋，而產生負面的評價，「現在所謂的女人本質，

⁴² Lev Nikolaevich Tolstoi（托爾斯泰）著。許海燕譯。《人生論》。台北：志文。1997年7月，頁113。以下簡稱《人生論》。

⁴³ Erich Fromm（佛洛姆）著。孟祥森譯。《生命的展現》（*To Have or To Be*）。台北：遠流。1989年11月，頁15。以下簡稱《生命的展現》。

⁴⁴ 《生命的展現》，頁14。

⁴⁵ 在國父的《建國方略》中談到：「革命之建設者，非常之建設也，亦速成之建設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壞，如帝統爲之斬絕，專制爲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少女再生同樣是打破舊有的陳腐，建立新的運作體系和精神。

顯然是人爲的東西-----是經過某些方面強制壓抑，及另一方面違反自然的刺激造成的。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女人，這些附屬者的性格，受她們和主人間關係的影響，其自然成分已被徹底扭曲了。」⁴⁶米德的研究也指出青少年危機是社會文化塑造而成的，「我們的青少年之所以感到困難重重，主要是因爲存在著互相衝突的行爲準則，以及這樣一個種看法：每個人都應當做出他〈她〉自己的選擇……。」⁴⁷要破壞的，就是社會文化加諸少女身上的不當意識形態，讓少女蜷縮的肢體、頹喪的精神可以獲得舒展，然後才有積極建設之可能。在歐麗兒的故事裡，筆者將以「死亡」的打擊爲工具，試驗是否能達成徹底的破壞。緊接而來的建設，當然是以三個檢視標準爲基石去規劃藍圖，進行心靈、性格的重新打造。

社會文化的約束一旦消失，少女心中的自我復甦，再生行動即將展開，行動的範圍在加拿大大明湖上的一座孤島，少女歐麗兒將致力於內在性及外在性的創造、空間時間的規劃、和孤獨共處、學習放下、正視自己的生命本質……等，這將是一場少女對於靈魂、精神人格深度且鉅大的改造工程；之前所提到過的啓蒙與成長的機制、再生的能量供給體系，就有賴這些破壞與建設去逐一突顯出來。筆者擬在二、三、四、五章分別探討少女再生過程中的死亡打擊、行動和考驗，希望歐麗兒可以帶領我們勇闖孤島，開闢一條少女再生的可能蹊徑。

少女歐麗兒的再生包含了兩性平等、自我認同、雌雄同體、死亡超克、生命意義創造和心靈的改革這些重要元素，此篇研究擬從女性主義、存在哲學和心理學三大系統出發，進行分析和研究。在女性主義的諸多討論中，以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談到的內在性、外貌迷思和超越性等論點爲主要剖析觀點；西蒙·波娃進一步闡釋自己的女性主義時說：「每個主體都要十分明確地通過開拓或設計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這種開拓和設計被視爲一種超越方式。他只有不斷的地求別的自由，才能夠取得自由。」⁴⁸這是對於自我生命意義肯定和追尋的女性主義，也是與存在主義精神結合的爲存在自由而積極、奮鬥的女性主義。

⁴⁶ 《女性主義經典》，頁 13。

⁴⁷ 《薩摩亞人的成年》，頁 183。

⁴⁸ 《第二性》，頁 12。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思想站在現實的背景上，探求人生具體存在的意義，伸張個人的獨立奮鬥的精神，思想中包含了存在先於本質、極端的發現、自身的問題、展望未來、思想整體性這些特質。存在先於本質指出：人的命運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由自己的自由意志及自身的努力加以改造。極端的發現告訴我們，對於自己的存在關心要在與極限衝撞時，個人才會覺醒過來，而死亡就是一種極限。自身的問題則是說：對於自身的瞭解必須深入自己心靈深處，在那裡尋找自己的真實。展望未來是對於不斷變動中的自己做出未來的設計，對未來充滿信心，讓人變成以真我存在的「自己」。思想整體性的觀念涉及自由與責任，個人存在本質的發展，除了自由，尚有責任，即為世界、人類創造幸福的責任。⁴⁹存在主義的思想特質孕育著著豐沛的肯定自我與生命的精神，和少女再生的精神不謀而合，此篇研究中將以德國存在主義學者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⁵⁰的《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和富有存在主義精神的法國文學家及哲學家卡謬 (Albert Camus)⁵¹的論文「薛西弗斯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⁵²，作為探討再生的依據。

心理學結合了哲學與科學，它繼承哲學上對於人類如何認識世界和人類幸福之源的關注⁵³，在科學的基礎上，對於人類心理作深入的探究，讓我們對於人類行為可以在社會文化影響之外，做出一種潛在、本源的解釋和理解。少女再生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過程，所以我們有瞭解歐麗兒心理歷程之必要，方能對她的行動做出更正確的判讀；本篇研究採用心理學家佛洛姆 (Erich Fromm)⁵⁴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自我的追尋》(Man For Himself)、《生命的展現》

⁴⁹ 參考自鄔昆如著。《現代西洋哲學思潮》。台北：黎明文化。1983年6月。頁248-57。

⁵⁰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國存在主義學者，公認當今德國學界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為現代存在哲學的領導人物，代表作為《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⁵¹ 卡謬 (Albert Camus, 1918-1960)，生於阿爾及利亞，法國作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有《異鄉人》、《瘟疫》等作品。

⁵² 本文參考之「薛西弗斯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版本為諾貝爾文學獎編輯委員譯，《1957卡謬》，台北：九五文化。1981年4月出版。

⁵³ Thomas Hardy Leahey (托馬斯·黎黑) 著。李維譯。《心理學史---心理學的主流思潮 (上)》(A History of Psychology—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台北：桂冠。1996年3月，頁4。

⁵⁴ 佛洛姆 (Erich Fromm, 1900-1980)，原籍德國，後改入美國籍。當代心理學權威，以心理分析學說來研究文化與社會問題。著作有《逃避自由》、《愛的藝術》、《自我的追尋》等。

(*To Have or To Be ?*) 三本著作中的觀念，來對少女再生做深一層的分析 and 釐清。在這三本著作中闡述人爲了追尋自由、創造自我、體現生命價值所發生的內在心靈變動和改革，正是少女再生所涉及的心靈、生命態度之革新。希望藉由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和心理學的加入和交相辯證，能爲文學中少女的再生注入更多希望與能量，真正成爲一個雌雄同體、自我認同的新生命。

歐麗兒只是芸芸少女之一，她遭遇的並非只是單純的逃家問題和荒島求生記，她一方面是少女的模特兒，爲我們示範各種形象的展現；她同時也是一個實踐家，演示少女的自省與改造。歷來也有許多探討少女的研究，從各種角度去端詳少女、進行描繪：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的第十三章中就針對當代女性之女性生成這個部分，對少女做了一番闡述，她提到：「和想獲得主權自由的主體的真實要求一起出現的，還有生存者對順從和逃避的非真實渴望。被父母、教育者、書籍與神話，以及女人與男人所虛構出來的被動快活，似乎很值得少女嚮往。她從小就受到教導要享受被動快活。這種誘惑越來越明顯。隨著她的超越的飛翔撞到更堅硬的障礙物上，她必然更加不幸地屈服於那種快活。」⁵⁵使少女折翼的被動快活指的就是成爲一個溫順、美麗、乖巧的女孩就會惹人憐愛，而活在被愛的玻璃屋裡，少女可以規避生命的責任和開創的辛苦。西蒙·波娃爲我們戳破愛的謊言，讓少女看見自己的盲點。

在近幾年來的文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少女有從被動快活的泥淖中擺脫的意志，而帶動了少女思考自我處境的進步：

吳文薰的碩士論文《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雖然研究範圍鎖定在凱瑟琳·帕特森的三本作品，並以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作爲少年小說中表現女性成長的架構，但是對於女性性別意識的萌發與養成亦有所觸及。從這些作品中她察覺到母女關係和女性成長有著密切的關聯，在某種程度上是「性別社會化細微的再制過程」；至於家庭生活在文學作品中之於男性和女性成長又分別具有不同的份量，家庭對於女性而言常是整個生活的重心，追尋的終點，卻往往只是男性成長過程中的一部分。這兩

⁵⁵ 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波娃) 著。陶鐵柱譯。《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台北：貓頭鷹。2000年11月，頁296。以下簡稱《第二性》。

個方面當然不是影響少女在自我性別意識的發展和統合上的全部力量，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開端。

以性別角色非天生而是經由父權社會塑造而成爲主要觀點，陳文美的碩士論文《認同與疏離之間----少年小說中的母女關係》將研究重點擺放在少年小說的母女關係上，剖析中譯文本中母親對女兒的性別認同之影響，結果導向母親在性別認同上不是爲父權社會代言，就是受到打壓；母女關係的女性性別意識傳承似乎只是父權社會性別認同的障眼法，這樣的結果帶著悲觀的色彩。

上面兩篇論文指出少女性別意識的源頭，《台灣少年小說中的少女形象----以九歌現代兒童文學講爲例》這篇研究中則將本土少年小說中呈現的少女形象做了觀察和歸結，除了一般大眾所熟知的好女孩形象，施佩君也看到了文本詮釋少女形象的另一種典型「忠於自我」，以行動表現對性別體制的憤怒與不滿，有意識的成爲「非女性化」的女生」，雖然，「壞女孩」的出現並未對少女的性別認同產生新的開化，最後還是難以跳脫父權體制的性別框架。

綜合以上諸篇探討少女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少女雖在自身的認同上有所掙扎和抵抗，最後也只是強弩之末，被父權體制所歸順。尤其嚴重的是，少女往往採取「被動」⁵⁶的姿態，那麼，少女仍舊是少女，無法達成再生的任務，成爲一個新生命體。所以筆者試著在歐麗兒和隸屬自然的孤島二者的共存互動中，尋找破除被動性的咒語，在此之前，再生尚未成功，少女仍需努力。

在少女與島嶼的關係中，則有兩篇論文帶來新鮮的氣息，分別是李美燕發表於兒童文學學刊的〈一個失寵少女的自我追尋-----評析少年小說《爲我憂慮一分鐘》〉，以及同樣發表於兒童文學學刊，蔡淑芬所寫的〈兒童文學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交叉點-----試論自然寫作與少年小說〉。李美燕就美國作家凱瑟琳·派特森(Katherine Paterson)所寫的《爲我憂慮一分鐘》(*Jacob Have I Loved*)⁵⁷一書作討

⁵⁶ 被動(Passivity)意味消極，是一種疏離的活動，及活動過程中我不覺得我是活動的主體，我所察覺的是我活動的「結果」，「我」並沒有真正的活動，而是被某些外在力量或內在力量「作用」於我身上。如同少女本質上雖然想要創造，但礙於父權體制的限制或內在安於被愛的惰性，而沉溺於「被動快活」中。

⁵⁷ 另有中譯版本《孿生姊妹》，鄒嘉容譯，先後由台北智茂圖書於1992年出版，東方出版社於2003年出版。

論，她說作者所寫的是一個疏離的心靈，而島嶼最能顯示這種疏離⁵⁸，這是島嶼成為故事舞台的原因，「它不僅是一個『封閉島嶼』的代表，而且與人物內在的苦悶、掙扎相呼應。」李美燕運用了島嶼疏離、孤立的意象去探討少女的自我追尋，少女離開島嶼方能展開自我追尋之路，歐麗兒則是隻身前往島嶼打開再生之門，島嶼和少女之間擁有較男性魯賓遜的荒島神話更豐饒的意義創造。

討論生態女性主義的蔡淑芬，雖然不是以島嶼為主角來探討，但她將生態主義和女性主義交集的觀點帶入兒童文學中，從孩子的眼中看世界，把自然萬物當成獨立的個體，是一種活生生的存在，藉由人類與諸多個體之間的交流對話，人類也會獲得學習與改變。歐麗兒在孤島上所做的不就是和自然萬物的相處和學習嗎？男性來到孤島汲汲於開創新樂園，做另一種形式的殖民；少女前往孤島和自然對話溝通，是對於再生的鞭策。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主角、故事內容和評論，但「啓蒙與成長是少年小說的永恆主題。」張子樟在《少年小說大家讀》中一開始就為我們做了這樣的摘要和提醒，不管如何分類，基調不變；他更列舉出少年小說的十一種類型，討論青少年如何面對各種不同的生命試題，進行學習與解答，進而調適自我、超越自我，在十一種類型中，死亡威脅便是其中之一。隨後，在這本書的第五篇〈未知死，焉知生〉張子樟進一步對少年小說中的死亡敘述做一番評析，「古今中外名著無一不探討到『生』（to be）與『死』（not to be）的問題。」張子樟從中外名著著眼，引領我們的視線看到少年小說中的死亡，從主角對動物之死、親人朋友的死亡到一般死亡的反應，我們看到死亡的無所不在，透過文學的輾轉呈現和適當詮釋，可以讓青少年得到啓示，對死亡釋然，邁向更成熟的人生。至於「作家應該如何處理死亡問題，才能讓小讀者有最大的收穫？」這是張子樟在長期的觀察和探索中提出的問題，值得作者和讀者一同省思。

張子樟的觀察和析論，讓我們看見了死亡和少女再生的可能連結，另有一些論文提供了意見和可以切入的觀點：

林宛宜在碩士論文《從少年小說中的死亡談啓蒙》談到：「死亡

⁵⁸ 李美燕在註解五中說明島嶼的疏離象徵乃是引自本書的得獎致辭。

的衝擊常常逼使孩子在短暫時間內快速長大，從『尚未成人』踏入『終將成人』。」她從各類的死亡事件中尋求啓蒙的作用，雖然未將啓蒙作深入的探討，而偏向死亡和啓蒙類型的整理，卻也肯定了死亡對於孩子的正面意義。

另一位研究者謝淑鳳接續著少年小說中的死亡研究，在《少年小說死亡主題之研究》中針對死亡小說所欲傳達的概念做了一番探討，並概括其中主題為情感、生命與哀傷輔導三方面，透過這些主題的討論，讓孩子得以重新審視自己週遭的人際關係、生命態度及各種認知；除了對死亡主題的研究之外，謝淑鳳在第二章第四節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少年死亡小說作家以女性偏多，少年死亡小說的作者有三分之二強都是女性作家，書中的主角也多以女性少年為主，這是否意味著女性對死亡的主題較為觀照，……。」另外，張淑美在《死亡學與死亡教育》一書中對國中生做了死亡態度和死亡教育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在死亡關切度和死亡教育接受度上，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女生的平均分數均高於男生。少女對死亡的關注隱藏了什麼樣的奧秘？她在死亡中看見了什麼？文本中或者真實生活裡，死亡關閉了生命之門，是否開啓了再生之窗？

在死亡的黑暗中隱約有一簇火光閃耀，死亡事件對少女的衝擊，似乎迸發出希望的火星，讓少女再生看見了契機。

第二章 步驟一：預警

不過，現在她擁有的這個身軀，這個身軀以及其中所包容的，

好像常常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是。⁵⁹

-----吳爾夫（Virginia Woolf）

第一節 死亡事件一

以歐麗兒為探討對象來追尋少女再生的意義，必須在她身上找出再生的兩大元素：死亡和改革所銘刻出來的痕跡，這些都不是一夕之間所完成的改變。卡謬曾說真正的藝術家不會輕視任何事物，他說：「他們盡力使自己去了解而不是下判斷。若是他們要在這世上選擇立場的話，就只能夠在尼采意味深長的話-----裁判者須向創造者依隨的社會中才行-----。」⁶⁰研究者亦當如是，他要面向的是研究對象依隨的社會；筆者將針對歐麗兒生長的背景環境、生活的現實去做了解，希望經過層層的抽絲剝繭，我們可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因為，「任何虛構小說都是由想像力和手工技藝在某些事實、人物和環境的基礎上樹立起來的建築物」⁶¹我們必須透視並融入歐麗兒的生命，才能穿過作者設下的故事結界，來到真實進行思考和比對。

先從死亡談起，文本中顯示歐麗兒面對死亡的經驗肇始於七歲：

「莉玫，我只記得那匹馬，牠的頭從擋風玻璃衝進來，牠是一匹逃跑的馬。我忘記當時怎麼被拋到車外的，我只記得那時候是冬天，下著雪，好多的雪，媽媽坐在地上，鮮血從她嘴裡流出來。她的手在動，想要說話，有人在尖叫……」（《守著孤島的女孩》頁26）

歐麗兒的媽媽在她面前死去，白雪和鮮血構成了鮮明而難忘的死

⁵⁹ 摘錄自 Virginia Woolf（維琴妮亞·吳爾夫）著，孔繁雲等譯，《戴洛維夫人·航向燈塔》，台北：志文出版社，1993年4月，頁54。

⁶⁰ 此段話為卡謬受獎演說中所說，轉引自諾貝爾文學獎編輯委員譯，《1957卡謬》，台北：九五文化事業公司出版，頁22。以下簡稱《卡謬》。

⁶¹ Mario Vargas Llosa（尤薩）著。趙德明譯。《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台北：聯經。2004年9月，頁25。以下簡稱《給青年小說家的信》。

亡意象，日後成了麗兒和莉玫之間的秘密床邊故事，說了一遍又一遍。但，死亡真能化身為一則床邊故事如此平和的過去嗎？究竟死亡之於七歲兒童的意義是什麼？作者留下的空白，我們要試著進行填補，儘可能接近麗兒內心的真相。

許多研究顯示，兩、三歲的孩子就對死亡有了基本的認識，甚至可能已經受到死亡和恐懼的影響⁶²；納吉（M. Nagy, 1984）是探索兒童對死亡理解的先驅，她將兒童對死亡的理解劃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二階段的五至九歲兒童，已經「認清死亡是一種終結和永久的現象」⁶³，這個階段的兒童雖然會對死亡加上一些不合邏輯或不合乎生物性的定義，並且他們心中有可能隱藏死者會再回來的想法，但大體而言已經了解死亡一詞不可逆的隱含意義；就認知發展的角度來看，七歲的兒童已經進入具體運思期，漸漸能運用抽象符號進行思考，所以能就死亡的概念做更進一步的理解。

除了認知發展上的原因促使兒童理解死亡，經驗也是決定死亡理解的原因，個人經驗有助於兒童瞭解死亡，「因此應及早將死亡觀念帶進兒童的生活中，並讓她們有機會談論關於死亡的話題。」⁶⁴為什麼要談論死亡？死亡是生活中的非常態事件，因為無法預期且不被期待，發生時常讓人驚慌失措、難以接受，不管在家庭功能或個人發展上都會被影響、中斷；所以面對死亡的態度是未來生活導向危險或轉機的關鍵。薩摩亞人就是很好的死亡教育範本，他們讓孩子看見分娩、屍體、參與解剖死去族人的過程，不把任何關於死亡或出生的知識看成可怕、兒童不宜的東西，薩摩亞兒童跟著成人自然而然的瞭解生和死的知識，他們對死亡的事實比起我們社會中的兒童更能處之泰然。⁶⁵

一旦兒童遭遇喪慟，為了讓他們能做好心理調適和適應，必須在過程中達成一系列心理任務⁶⁶，讓兒童能順利完成哀悼並回到生命

⁶²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所著《存在心理治療》中介紹了 Furman, *A Child's Parent Dies* 和 G. Rochlin, *Griefs and Discontents: The Focus of Change* 的研究所顯示出的結果。

⁶³ 關於納吉的觀點轉引自《發展心理學》，頁 692。

⁶⁴ 《發展心理學》，頁 694。

⁶⁵ 《薩摩亞人的成年》，頁 169-172。

⁶⁶ Furman, E. 於 1984 年提出喪慟兒童的任務第一即是了解並接受死亡的真實性，再來是哀悼，最後是重新回到生活。筆者資料參考自 Charles A. Corr & Donna M. Corr 編，李閏華、張玉仕、劉靜女譯，《死亡與喪慟——兒童輔導手冊》（*Handbook of Childhood Death and Bereavement*）。以下

的常軌，了解死亡就是首要的任務，藉由成人以兒童能夠理解的語言和他們談論死亡，有助於兒童及早釐清死亡的觀念，進入下一階段任務。但是，我們處在一個懼怕死亡的文化氛圍中，不是以「未知生，焉知死」狡猾的閃避，就是抱持「死亡是威脅人類最大的災禍」⁶⁷的想法恐懼著，成人本身對於死亡先有了害怕和否認，要敞開心胸和兒童談論死亡無疑是雙重的困難了；「不知道的事就不會傷害人」這是公認要保持沉默的理由⁶⁸，所以，死亡話題成了成人避而不談的禁忌，或者轉型為童話被加上過多美麗的糖衣。成人打著保護兒童免於死亡痛苦的旗幟，輕忽了解死亡對兒童的意義，這種消極的迴避反而讓兒童面對喪慟無法調適而落入死亡的恐懼中。

兒童時期的歐麗兒第一次面對死亡，而且母親就在她面前死去，這是一次突發事件，沒有所謂的理想時機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死亡突然就攤開在麗兒面前。「在發展出適當防衛之前就面對無情死亡的孩子，可能會承受過大的壓力。人生任何時刻過大的壓力和不快樂，對年幼的孩子都不只是暫時的不安。」⁶⁹我們可以想見，對死亡的懵懂、自我能力和社會技巧的不足，自我的保護傘過於薄弱讓麗兒幼小的心靈在第一時間遭受極大的創傷；當她最需要大人伸出援手撫慰、以成年的智慧和閱歷引領她走出死亡的黑暗時，周圍的成人卻害怕的別過身去、噤口不語：

她們只會在私底下提起母親，絕對不在祖母面前提起，因為她祖母認為這個話題是有害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4）

至於父親，她不瞭解父親，也不知道要瞭解父親什麼，他的態度既冷淡又疏遠。（《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5）

歐麗兒身邊主要的成人家屬對於死亡一個迴避一個冷漠，這樣的態度

簡稱《死亡與喪慟---兒童》。

⁶⁷ 淑本華在論〈死亡〉一篇中提到人因具有理性所以必然對死亡產生恐懼，人的觀念可能會因時代場景而有所改變，但自然卻始終向我們顯示「死亡是最大的災禍」，因為死亡意味著毀滅及生存的無價值。

⁶⁸ Irvin D. Yalom（歐文·亞隆）著。易之新譯。《存在心理治療（上）---死亡》（*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台北：張老師。2005 年 3 月，頁 148。以下簡稱《存在心理治療（上）》。

⁶⁹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160。

也在無形中讓其他成人不敢對麗兒談論死亡，故事一開始提到父親的秘書魏瑟爾先生更在談話中極力避免使用「死亡」這個字眼，像在防範一頭猛獸：「魏瑟爾又站在那裡告訴她『時間會治好所有的創傷』，即使是那些『最近發生的悲劇』也不例外。」（《守著孤島的女孩》頁16）」

祖母、父親及週遭的其他成人，沒有人願意和麗兒好好的談論母親的死亡，而她唯一的談論對象-----莉玫當時才三歲，麗兒在一個對於死亡似懂非懂的年紀孤立無援的面對死亡。文本沒有論及七歲的麗兒對於母親死亡的悲傷，多年後她對莉玫敘述母親的死亡總是因為莉玫的要求，並且一再強調「我只記得……」「我就記得這些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26、27）。同樣的，年幼的麗兒不懂悲傷嗎？她真的只記得一些嗎？筆者寧願認為：「兒童無法適切表達悲傷，常是因為他人沒有給予兒童死亡相關的正確知識。此外，在死亡發生後，兒童會更依賴家庭成員的支持，若家人無法提供適時的協助，兒童便會陷入無援的困境。」⁷⁰

《一個愛的故事》中的姬賽五歲時目擊了父親的死亡場景，為了保護自己以選擇性失憶的方式來逃避至親死亡的恐懼，因為「你怎麼可能把這樣一件事情記在腦子裡，卻仍繼續說話、玩耍、又吃又喝呢？這是一件你無法天天面對的事，於是你把它藏起來，假裝它從來沒有發生過。」（《一個愛的故事》頁170）周圍的所有人都「很好心」，沒有人對姬賽提起，因為大家都把死亡當成一個讓人絕望的黑洞。

文化、家庭的偏差態度加上認知、經驗發展的不足，讓年幼且赤裸裸看見親人死亡的孩子陷入危機，沒有成人的疏導，他們僅能用自身有限的資源進行自我防衛和保護，「小孩不只會遇到覺察死亡而產生的焦慮，也會對許多其他壓力（人際、性慾、學校）產生的焦慮適應不良，所以容易產生症狀和精神官能性防衛機轉，在一生中層層堆積。」⁷¹麗兒的焦慮和痛苦既然沒有得到抒發和排遣，是否隱藏在心靈的底層，透過一些防衛機制在日後的成長中不經意表現出來，成為自我認同和性別認同發展上的封鎖密碼和阻礙呢？我們必須陪著

⁷⁰ 此為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中所提出，轉引自《死亡與喪慟---兒童》，頁134。

⁷¹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163。

麗兒一一解讀。

首先，要釐清這一次的死亡事件，死亡的發生和對象，沿著這些脈絡，才有機會解開麗兒身上的痛苦的源頭。從小到大，我們都見過無數的死亡，動物、植物、不相關的他人，這些死亡事件充斥在生活中，因為事不關己，我們往往漫不經心甚至覺得死亡不會發生、或者那麼快發生在自己或親人身上。但死亡是不可預測且不可避免的，它是海德格探索的存在狀態中始終懸欠⁷²著的某種東西，存在要達到整全，必須藉由死亡來完成，所以人是『向死的存在』，亦即「死亡是一種此在⁷³剛一存在就承擔起來的去存在的方式」⁷⁴，這也指出了死亡的普遍性⁷⁵涵義。但七歲的麗兒怎麼能懂？就是在九年後，十六歲的她依然無法看清死亡的真相：「九年前，她的母親駕車撞上一匹逃跑的馬，不幸死去，死得莫名其妙。」（《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1）

死得莫名其妙，這是麗兒對母親死亡的詮釋，她隱約地否認死亡的存在，覺得母親的死毫無道理，然而在麗兒描述母親的死亡中，有一段她和莉玫的對話值得我們玩味：

「告訴我發生什麼事，麗兒，快告訴我。」「有一天他們吵了一大架……她跟爸爸吵得很厲害。」「他們為什麼吵架？」「我不知道，我當時還小，爸爸常常不回家的，祖母在當家，媽媽沒有什麼是可以做。」「她有我們。」「是啊，但是她沒有別的事可做。家裡有廚子燒飯，有泰雷諾太太管家，有安娜照顧我們，祖母監視每一個人。」「他們常常吵架嗎？」「常常吵。我常聽到他們吵架，嚇得在床上哭。那天媽媽把我們帶到車上，她要帶我們走。……」（《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5-26）

⁷² 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台北：桂冠，1990，的版本中文註譯如下：「德語中，動詞“ausstehen”和名詞“Ausstand”通常用來指『尚未到達的東西』、『借出的債務』、『銀行的儲蓄』，」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尚未到達或借出的債務或儲蓄，都含有「屬於本身，只是尚未兌現」的意義，死亡，是存在的一部分。

⁷³ 此在，海德格用以指稱存在者，這個存在者是「在之中」的存在，意即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本質。

⁷⁴ Martin Heidegger（馬丁·海德格）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台北：桂冠。1998 年 4 月，頁 332。以下簡稱《存在與時間》。

⁷⁵ 死亡的概念由許多相關獨立的次概念組成，這些要素包括普遍性、不可逆、無機能、原因性、非肉體延續性等，其中普遍性意指所有生物必死之事實。筆者參考自《死亡與喪慟---兒童》。

麗兒記得父母的爭吵、記得祖母的跋扈、記得母親的無能為力，這些事情串接起來，然後便是母親的死亡；而這一切都不是經由成人向麗兒告知，是一個七歲兒童感官意識到的世界，事後，更沒有人向她說明和解釋一切-----關於爭吵和死亡。對於談論死者與死亡情境的避免與不被允許，不但失去了澄清死亡真相的機會，而且會讓兒童對死亡更感到困惑，甚至對死亡相關事件產生錯誤解釋。那麼麗兒的心裡對於母親的死亡會怎麼詮釋呢？有沒有可能祖母和父親成了害死母親的間接兇手？尤其是祖母的掌控一切。「她祖母身上的粉香聞起來好像枯萎的玫瑰花，令她感到反胃。」（《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9）這是一種死亡殘存的味道嗎？

帶著對死亡無解的迷團，歐麗兒面對第一次深刻的喪慟經驗，對象是母親，慈愛的母親，這個冰冷的家庭中最大溫暖的來源，「在人類中，母親即時出現可能減輕陌生事件成的焦慮；失去母親的小孩對所有必須面對的壓力都更為脆弱。」⁷⁶母親一直以來都是愛與溫暖的象徵，是鼓勵人向前的勇氣也是困頓疲累時的停泊港灣，麗兒的母親代表的就是一個典型的慈母形象：

「莉玫，每次我想起媽媽，就會想到一個身材高挑、臉蛋漂亮的人，……」「她的頭髮也跟你一樣又濃又密，跟你一樣紮了兩條辮子。」「真的，麗兒？她是大人還紮辮子？」「是啊，她就是那種人。跟爸爸結婚時，她又年輕又漂亮。爸爸比較老，但很有名氣。」（《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4）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喜歡摟著我們睡覺，她又溫柔又慈祥。我就記得這些，她真的好溫柔喲。」（《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5）

生長在一個有錢有勢的家庭裡，麗兒從不缺乏金錢和物質，卻始終缺乏闔家歡樂的愛。當她的守護天使死亡，家庭最後一道保護她的堡壘也宣告瓦解，麗兒在這一次的死亡事件中，就已踏上封閉無助的孤島。

⁷⁶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162-163。

一年後，八歲的麗兒被送去學校住讀，家庭離她更遠了；喪母的悲痛尚未撫平，許多的問題卻隨著死亡的腳步向麗兒襲來。逝者已矣，那留下來的入呢？



第二節 留下來的入

死去的人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隨著時間的流逝腐爛、消失，交還了在這世界上佔有的空間，不再受限於時間的約制；雖然，他不再是以時間、空間定位的生命體，卻仍是一種存在。他的存在經由留下來的入的失落得到肯定，依附越多失落越深，存在感也越強烈。藉由對失落的探討，我們有機會理解和死者共在的活著的人生存的情態。歐麗兒的母親死了，作為一個被孩童依賴的母親，她的死亡無疑帶給孩子強大的失落，這種失落所帶來的痛苦和孤寂恰是作為母親存在的無可抹滅的證明，它影響了所有存在的人，將他們連結成一個錯綜複雜的網絡。

母親的死造成何種失落？在兒童的生活中有三種重要的失落類型：第一種是意義關係的失落；第二種是依附對象的失落；第三種為次級失落。⁷⁷人是群居的動物，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因為生活不同層面的需求，而起一種複雜微妙的供需上的發展；在合乎常理的情況下我們推論：對於一個外在他人的需求越多，對他的依賴就越深；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外在他人給予我們的支持、愉快等正向需求供應越多，我們越無法失去這個外在的他人，即使生命的真相是：「人必然是孤獨的。」⁷⁸所以，當兒童失去一段美好的關係時，意味著失去了生活中供應他心靈、情感方面養分的一條運輸管道，如果沒有適當的銜接或疏導，心靈發展將無可避免的產生缺陷。

母親通常是家中情感連結的處理者，嚴父慈母當然不是既定的家庭模式，但大體而言，母親通常扮演起溫柔慈愛的溝通管道；所以母親的死亡是兒童意義關係上的嚴重失落，有研究指出：母親的死亡多引起兒童情緒上的困擾⁷⁹，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兒童失去的不只是一個母親，也是一段能提供安全溫暖的情感、內在交流的良好關係。歐麗兒失去的正是這樣的關係，在她和媽媽有限的相處時間中，媽媽給她的就是美好的愛的形象，年輕、漂亮、溫柔又慈祥，而且很愛她，

⁷⁷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32-133。

⁷⁸ 佛洛姆 (E. Fromm) 在《逃避自由》中談到：「個人化的過程的另一面，就是『日益的孤獨』。」
「當一個人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整體時，他便覺得孑然孤立而面對著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

⁷⁹ Berlinsky 和 Biller 研究父母死亡的獨特變項後所提出的結論，筆者轉引自《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66-167。

這也許對其他家庭的孩子而言是一種常態，但麗兒是生活在一個冰冷的家庭中，一個溝通不良的環境中，一個沒有自由的監牢中，媽媽被突顯的格外重要，這些美好的特質都會被無限放大；尤其，在母親死後沒有適當的其他關係進行彌補，麗兒只能藉由和妹妹的不斷談論，讓她和母親的關係得以延續。

「莉玫知道所有的答案，這個故事她聽過已不下百次。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談到媽媽這件事。」

「麗兒，如果媽媽還在的話……一切都會不一樣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5）

這是一個女兒小小的想望，想望一個母親、想望一段安全溫暖的關係，然後被母親和那種美好關係密密實實的、舒舒服服的包圍保護。麗兒在關係的失落中以言談的方式讓媽媽繼續存在，一句「如果媽媽在一切都會不一樣。」讓我們知道沒有夠多的愛和關懷熨平麗兒的喪慟。

麗兒的祖母在某一種形式上接替了母親的地位，她也許關心麗兒，卻用獨斷教養（authoritarian parenting）的方式控制麗兒姊妹的生活，這種教養方式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用威脅、控制取代溝通和信任，當教養者權威受到挑戰時，也極少和孩子協商、解釋，反而怒目相向，完全缺乏正向的情感交流。⁸⁰祖母把麗兒當成一種擁有物，握有所有權，這時候麗兒不是孩子，只是祖母擁有的一樣活的東西，所以麗兒會產生這樣的感覺：「有時候，她覺得自己只是她祖母的一件行李，不停地被打包，被送到陌生的地方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9）這樣的關係是冰冷的，是沒有溫暖交流的，是單方面的自私。

至於麗兒的父親則是一個寬容冷漠的教養者（permissive indifferent parenting）⁸¹，不同於祖母的獨斷獨裁，父親用冷淡漠視忽略孩子的需求。麗兒不了解父親，因為他冷漠又疏遠，鮮少和家人互動，像一個家庭的局外人，家中難得的聚餐，父親卻和其他人格格不

⁸⁰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頁 462。

⁸¹ 此類教養者漠視青少年需求，對孩子的不良行為視而不見，導致孩子較其他教養類型更容易逃家或離家。《青少年發展與輔導》，頁 463。

入：「她們那個坐在主位的英俊父親則神情冷漠，一頭金髮梳的平滑光亮，像個王子似的。他彈彈背心上的麵包屑，輕輕翻動著『華爾街日報』。對他來說，歐麗兒節食是件老掉牙的事。」（《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8）對於歐麗兒成長需求的視而不見（blind eye），麗兒像是一個隱形人，從沒有感受到父親的注意和關懷，麗兒想要的關係，父親沒有回應。

在具體的現實上，麗兒面對的是依附對象的失落，這是一種老老實實的失去，因為再也看不到、聽不到、觸摸不到，一個實體徹徹底底的從感官經驗中消失，以一種七歲兒童尚未能全然理解的方式-----莫名其妙的死去。「所謂依附對象是指一個養育兒童，照顧他們身體和情緒上的需要，提供他們生活中必要的保護和安全，而且是為兒童所認同的人。」⁸²除了是一種為了個體生存所產生的生物功能，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依附關係也是一種愛的聯結，父母提供生長所需要的食衣住行，更重要的是給孩子一種觸摸的慰藉（contact comfort）⁸³。

在父母親當中，嬰兒追求依附的對象通常是母親，他們出生不久就能認得母親的聲音和味道，和母親分離很容易產生焦慮，這是依附的自然結果。「社會發展開始於依附情結（attachment bond），這個情結有時被認為是後來人際關係的基礎。」⁸⁴許多社會行為的發展都立基在早期的依附經驗之上，其中之一就是跟他人形成依附的能力，如果一開始依附的經驗被剝奪，日後容易造成人際上的疏離與冷漠。母親是麗兒最早的依附對象，也是家庭長輩中麗兒唯一認同的依附對象，早期的依附帶給麗兒的是正向經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喜歡摟著我們睡覺，她又溫柔又慈祥。」（《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5）。隨著母親過世，她所認同的依附對象消失，而接下來的八年求學過程中換了四所學校，無從形成依附行為，依附對象的懸缺，讓麗兒始終需求他人的注意，尤其是父親：「她曾經想過，等她再大一點，父親也許會比較注意她，然而這種情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守著

⁸²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轉引自《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32。

⁸³ Harry Harlow (1905~1981) 曾經以恆河猴做實驗，將小猴和母猴分開，和一隻裝有奶瓶的鐵絲猴和一隻柔軟的布猴子關在一起，結果發現小猴子除了喝奶，大部分時間都攀在布猴子身上，尤其是害怕的時候，會緊抓著不猴子不放。

⁸⁴ 《心理學》，頁 506。

孤島的女孩》頁 27)

兩位長輩中，祖母的專制使得她失去母親，那麼，關係最親近的只有父親了，她也許曾經希望父親成為下一個可以依附的對象，但父親始終既冷淡又疏遠，麗兒尋求依附的想法於是破滅，在某種意義上，麗兒成了沒有父母關愛的「孤兒」。依附對象落空，麗兒在另一方面卻承擔起莉玫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像一個小母親一樣照顧妹妹。她像媽媽一樣哄著莉玫睡覺為她講故事；她像一個擔憂青春期女兒的媽媽一樣，叮嚀莉玫要小心處理兩性關係；她擁抱莉玫、親吻莉玫，給予三歲就失去母親的妹妹所缺乏的觸摸慰藉；繼任為照顧者「這種方式使兒童將注意力集中在照顧他人，而抑制了個人的情緒。」⁸⁵除了麗兒，我們還看見《想念五月》中的夏兒、《真相》中的紗黛、《風中玫瑰》的艾絲佩芮拉……等少女，因為死亡導致家庭系統失衡，必須肩負起家庭照顧者的責任，在這種堅強之下，她們其實努力壓抑自己的悲傷和難過，藉由照顧他人的方式來否認內在的失落。

遭受關係的失落和依附對象的失落之後，緊接而來的便是生活中種種的次級失落。「次級失落是指生活中某一部分的失落造成另一種失落。」⁸⁶舉例來說：因為死亡，造成依附對象的失落，接踵而來的搬家、轉學等變化，就是次級失落。它的涵蓋層面很廣，就死亡而言，舉凡生活上所有因死亡而造成的改變都可以是次級失落。歐麗兒最重要的兩個次級失落應該是不斷的轉學以及和妹妹生活上的分離。「次級」並不表示沒有威力，對於已經喪失一段意義關係或者一個重要依附對象的孩子而言，次級失落是更無情的社會剝奪（social deprivation），讓他原本可以實際得到慰藉的資源和力量也流失了，「這些改變被孩子視為是強烈的失落，而且常是另一個壓力的來源」⁸⁷。

因為不斷轉學，麗兒產生了人際關係建立困難的壓力，在迫切需要同儕支持的年紀⁸⁸，她卻面臨交不到朋友的窘境「如今歐麗兒已經

⁸⁵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42。

⁸⁶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32。

⁸⁷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33。

⁸⁸ 九歲到十五歲的兒童之間，會發展出親密、互享的優友誼，它是一種持續、有系統、有承諾的關係，雙方多會珍惜友誼並保有聯繫。青少年時期則一天中有大半時間都和同儕相處，同儕團體往往可以提供幫助和支持，朋友之間的情感交流可以讓孩子學會與他人親近、瞭解別人，並感

十六歲，她換了四所學校，交朋友越來越難。」（《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9）而她卻毫無選擇的餘地，歐麗兒的去、留，全憑祖母操縱，她只能為自己做消極的防守：「妳們學校到底教了妳們些什麼？妳老是不講話，我開始討厭那個學校了。」「那裡很好啊，」歐麗兒被迫開口講話，她真怕又要被送去另一所學校。「我喜歡那裡。」（《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9）。

除了莉玫，麗兒沒有長期的友伴關係，而且回家也不一定能和莉玫相聚，通常是短暫的聚首後又在祖母的安排下分離：「她們姊妹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大概只能在復活節的兩週假期、聖誕節的兩週假期、學校放假日以及夏令營開始之前的一段時間才能碰面。」（《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這些僅有的和妹妹相處的時光是寶貴的，這份聯繫是麗兒在人際孤島上的唯一支柱，卻也被無情的刪減至最低限度，「這些次級失落常會加重失去摯愛所產生的情緒反應。」⁸⁹麗兒將憤懣表現在回家這件事情上：「等歐麗兒年紀稍大後，她最恨回家。」

（《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7）她使用一個情緒高漲的字眼「恨」來表現自己的想法；對於母親的死亡以及日後妹妹的死亡不僅覺得莫名其妙，也強烈質疑世界的不公平：「這公平嗎？太不公平了！痛苦為什麼不平均分給每個人呢？如果人一定要死，就讓死亡平均分配出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1）。我們看見，成人自以為是的最佳安排反而造成了喪慟兒童各種面向的次級失落，變成讓傷痛加深的利刃，將孩子的生活切割的更支離破碎，難以癒合。

母親的死亡在八年前發生了，也過去了，但是死亡的陰影一直潛伏在麗兒內心。家庭輔導動力沒有開啓，種種的失落讓恐懼、痛苦沒有得到安撫和宣洩；更可怕的是身為人類面對死亡的原始恐懼被引發了⁹⁰，母親的死亡讓麗兒意識到自己的死亡與未來的茫然無知，什麼時候輪到自己？我會怎樣死去？死亡公平嗎？失落加上未知阻礙了生活正常前進的步調，麗兒的生命成了一灘停滯的死水。

覺到自己的價值。。

⁸⁹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52。

⁹⁰ Irvin D. Yalom 在《存在心理治療》中曾經提到：毀滅是人最主要的恐懼，父母的死亡會使孩子體會到自身死亡而帶來莫大的衝擊和痛苦。

第三節 停滯的生命

死亡的發生，往往讓原本順利行進的生命產生停滯；這種停滯，並非時、空上的停格，而是一種心智上的原地停駐，就像伊凡·伊里奇在面臨死亡時的心靈狀態：

「一種無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進一隻漆黑的口袋，他在那隻漆黑的口袋裡掙扎著，就像一個死囚明知他不可能不死，可還在劊子手的手下苦苦掙扎一樣。儘管他在拼命掙扎，可是每分鐘他都感到那使他無限恐懼的事越來越近了。他感到他的痛苦在於，他正在朝一個漆黑的洞穴裡鑽，而更痛苦的是他鑽不進那個洞穴。妨礙他鑽進去的是，他認為他的一生是正確的。對自己一生的這種自我辯護拽住了他，不讓他前進，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伊凡·伊里奇之死》頁 134-35）⁹¹

因為不肯承認自己「生活的不對頭」，伊凡·伊里奇的生命雖然一步步向死亡邁進，他的心靈卻停滯不前。俗世生活的遮蔽，正是讓死亡成為生命停滯的主因。

歐麗兒因為母親死亡引發的失落與未知，使得生命在啓航不久之後觸礁，便擱淺在一座心理、家庭及社會文化造成的孤島上，剛開始來到孤島，她只是一個七歲的孩子，沒有能力對自身的處境做探索和檢視，她只能活著，作為一個生命體，安靜寂寞的活著。從小女孩到少女，這個沉默的生命心中，那些靈魂窒息所發出的警訊被偽裝得太巧妙，就像嚴重貧血所引起的暈眩，你卻以為自己只是沒睡好。「一個人定義自己，是根據他的偽裝與他的誠摯的欲望。」⁹²麗兒沒有看清楚自己，不肯承認內在真實的自己，她犯了以外在的偽裝和自我的欲念來定義自己的錯誤，就像《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伊凡·伊里奇一樣。所以，麗兒停滯不前，陷在那些痛苦與迷思裡。這個警訊，

⁹¹托爾斯泰作品。列夫·托爾斯泰（Lev Nikolaevich Tolstoi, 1828~1910），俄國小說家、宗教家、人道主義者。作品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伊凡·伊里奇之死》等，層陷入人生的低潮，在極端沮喪中甚至萌生自殺的念頭。經過一段痛苦的掙扎後，他毅然放棄一切，與苦難的人民和偉大的土地結合，發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成為「俄羅斯的良心」。他的自傳《我的懺悔》中紀錄了這段靈魂痛苦掙扎的過程。

⁹²《卡謬》，頁 36。

引導我們更進一步洞悉麗兒的內心，看見那些困住麗兒的陷阱。

一、 女性迷思

男性、女性是立基在「性」(sex)的生理特質上做出的分野，然後在人類文明、歷史的演進之中，因為社會發展的需要，發展出「性別」(gender)觀念。所以性別差異(sex difference)的產生理當是生物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交相影響、建構的結果。沒有人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性別，以及性別角色的種種特質，所以性別認同⁹³的過程成了孩子性別發展正確與否的關鍵，性別認同確立之後，我們吸收社會認可的性別角色⁹⁴(sex roles)行為模式，並進行性別配合⁹⁵(sex typing)(或稱為性別類型化)。性別角色標準因為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被制定出來，理當隨著社會變遷來做調整改變，以期能讓兩性角色有更適當的發揮；但是傳統的性別觀念已經盤根錯節在社會文化中，由於牽涉的層面既深且廣，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可以打破、更換，所以刻板的性別體系仍在社會中獨占鰲頭，造成了兩性各自在生活中發展與突破的困難。

不管是心理分析理論、社會學習理論或者認知發展理論⁹⁶，雖然對於性別認同和性別角發展的歷程看法不同，卻都同意親子關係對於性別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做一個邏輯性的推演，親子之間也是性別刻板印象不斷複印的重要機制。歐麗兒也承受同樣的不正確灌輸，過世的母親美麗、溫柔、慈祥的形象成了麗兒心中女性的典型；母親過世後，祖母成了傳統性別角色扮演的督導者，她一心一意塑造麗兒成為社會認同的理想女性。筆者將以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談到的兩個觀點來進行麗兒性別發展的探討。

(一) 外貌

西蒙·波娃對於女性的外貌，有如是見解：「禮服有雙重功能；

⁹³ 兒童自知屬於何種性別，並確認自己將永遠維持這一性別，即為性別認同。

⁹⁴ 社會文化設定出來的一套男性和女性養成規則，是刻板化的性別區分與限定。

⁹⁵ 為個體獲取文化中設定之男性化與女性化所須具備的種種條件之歷程。

⁹⁶ 心理分析理論認為同性父母是兒童性別角色形成的主要力量；社會學習論以為兒童經由對模楷（父母、手足、師長等）的觀察、學習與模仿，而建立性別發展；認知發展理論則認為性別認同伴隨著兒童認知發展而來，他們可以藉由外在世界的認知表徵進行性別角色的組織與學習。

它既指明了這個女人的社會地位（她的生活標準，她的財富，她所隸屬的社交圈子），但同時也具體地體現了女人的自戀，它既是服裝，也是裝飾；借助於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權力的女人，覺得她表現了她所充當的角色。關心美貌和盛裝打扮是一種工作，可以讓她占有她的容貌，就和通過做家務占有她的家一樣；於是，她的自我彷彿是她自己選擇的，她自己再造的。社會習俗加深了這種以貌取女的傾向。」⁹⁷多麼黠慧的洞見，就像一面鏡子，真實無誤的反映了女人對於外貌的迷思，藉由服裝、珠寶、香水等附加之物，女人標示自己的身分和創造自我，卻在不經意間突出了依附性，受到外在形體的框限作繭自縛。《小婦人》中的大姐美琪就為我們親身驗證了這個論點，她受邀到富有的毛家作客，在一場宴會中毛家女性好意將她精心打扮，從衣服、化妝到首飾，讓原本樸實的美琪成了另一個人，她覺得「自己正在扮演一位名門閨秀的新角色」，而且「她立刻發現衣著精美自有一種魅力，吸引了某一批人，獲得他們的尊敬。」⁹⁸外表的偽裝，真的讓人迷失。

麗兒的祖母就是一個以外貌定位自己和別人的女性，她以外表裝扮來顯示歐家人的品味高、處處高人一等：「那天早上，她們的祖母穿著翡翠色的高領衣裙，腰板筆挺地坐在餐桌邊主持一切。她那頭依然濃密的金髮梳向腦後，濃妝後的眼睛亮得像黑色的瓷器。」（《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7）化妝、髮型、美麗的衣裙是她每天必要的面具。對麗兒的要求也毫不馬虎，「她身上灑滿了她祖母用的香水，她真恨自己身上那股味道。」（《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她祖母最討厭歐麗兒覺得穿起來很舒服的格子襯衫和牛仔褲。今天，歐麗兒穿得像一位淑女：上等的細棉衣衫、雪白的亞麻布裙子、襪襪、束腹，外加希臘式涼鞋-----這身上下都是祖母替她買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9）歐麗兒討厭這些衣服，討厭身上的香水味，她覺得這些裝扮恐怖又噁心，但是她仍然像個洋娃娃一樣，任由祖母擺佈，打扮成歐家人應有的樣子。

女性既然以裝扮讓自己成為一個性客體，對於身材的要求自然不在話下。曼妙的身材是充滿魅力的，玲瓏的曲線能為女性特質加分，

⁹⁷ 《第二性》，頁 490。

⁹⁸ 《小婦人》，頁 165-166。

肥胖意味過多的脂肪和懶惰，引不起人的慾望，當然，莫泊桑筆下的羊脂球⁹⁹是一個例外。歐麗兒的祖母四十年來維持同樣的體重，並引以為傲，所以對麗兒的肥胖耿耿於懷，她認為維持身材苗條是女人的本分，所以和麗兒的對話始終離不開肥胖、減肥這個話題。她提示麗兒：「如果妳再苗條一點，會很迷人的。」她要求麗兒：「我希望妳盡量想辦法在這個夏天把體重減輕一些，」她指責麗兒：「妳不講話，也不吃東西，可是卻胖得像個氣球。」祖母對麗兒體重的斤斤計較，麗兒很難不在意自己的身材，「她想騙自己她不胖，就算胖她也不在乎，」可是在男孩子面前，麗兒仍然為身材感到自卑，並為自己取了各種綽號：人類真空吸塵器、肥蛋、笨豬、肥牛……，她覺得身材和交男朋友這件事是正相關。

祖母對於外貌的在意，限制了麗兒的行動也限制了麗兒的思想，讓她在性別角色的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個不快樂的女孩。

（二）內在被動

內在性讓女性囿於生活的小小範圍裡，只能以女性敏感這個特性來開發自身所能掌握的小小世界中的各種樂趣，一幅街景、一片天光、一個小玩藝兒……，一切美好事物都引起她的關注和熱情。女人孤絕的靈魂藉由對生活點滴深切的感受，肯定自己的生命意義。「而且，基於被動的這一事實，她對淹沒她的現實的體驗，比專注於抱負和職業的人更熱情、更動人；她有閒暇，並且也喜歡放縱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覺，闡明其意義。」¹⁰⁰女性因為內在被動，不僅失去而且放棄運用自由的機會，「女人實際上被禁止做任何事。」¹⁰¹專注於生活中的時時刻刻並非是不好的，但是除了對生活瑣碎的靈感觸發和片面經營的成就之外，女性可以有另一種視野和機遇，去體會開拓世界的那種堅苦卓絕的感動，這是生命的另一種肯定方式。

歐麗兒的祖母會滿足於內在被動並不令人意外，這不是個案，而

⁹⁹ 莫泊桑作品《羊脂球》中的主角，是一個妓女，作者如是形容她：「她身材矮小，渾身到處都是圓圓的，肥得要滴出油來，十個手指頭也都是肉鼓鼓的，只有骨節周圍才凹進去好像箍著一個圈圍，頗像是幾串短短的香腸；她的肉皮繃得緊緊的發著光，極豐滿的胸脯隔著衣服向前高聳著；不過儘管如此，大家對她卻都垂涎三尺，趨之若鶩，……」

¹⁰⁰ 《第二性》，頁 574。

¹⁰¹ 《第二性》，頁 575。

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她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禁錮了歐麗兒，因為大部分的女性都是這樣。在祖母的看守之下，麗兒也對於這種內在被動毫不反抗；她的活動範圍被祖母圈限：「這些年來，她坐飛機的次數越來越多。每年她要在家與學校之間往返幾次，要去夏令營，偶爾還要去鄧迪區小住。」（《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這是麗兒的生活範圍，是她生活的全部，像是一隻小鳥，坐著飛機往往返返於不同的籠子裡。而且「依她祖母的想法，身為女性，最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穿著裙子，個性溫順，永遠不會大聲表示意見，不會魯莽無理或帶有難聞的氣味。」（《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9-20）這樣的女性才會惹人憐愛，才是淑女，歐麗兒都照做了。在這些生活的範圍中，總要有一些意義和樂趣的，總得要一些能證明生命存在的證據；對歐麗兒來說她的證據在於等待，「她也常常等待：站在機場等人來接……等她妹妹莉玫從學校回來……期待她跟莉玫聚首的好時光。」莉玫使等待有了希望和期待，「在某種意義上，她的整個生存都在等待，因為她被束縛在內在性和偶然性的裡比多（Libido）¹⁰²之內，因為她對她生存正當性的證據掌握在別人的手中。」¹⁰³時間對她而言是無意義的流動，只有在等待莉玫的時候，才有生命的跳躍，那麼其他時候的荒廢都變得無所謂，因為隨著等待的人來到，就會讓一切重新復活起來。鄭愁予的〈情婦〉說：「我想，寂寥與等待，對婦人是好的。」女人的依附性來自於內在被動的侷限，寂寞與等待被賦予了單調生命中少有的神聖和熱烈，隨著等待而來的是渴望已久的肯定和支持，當然這也是依附對象或者救贖者所給予的，不是自己創造的認同。

二、自我迷失

艾瑞克森的發展理論認為在兒童期中期（大約是 6 歲~青春前期）面臨勤奮進取和自貶自卑的危機，兒童必致力於課業活動和生活技能的學習以獲得成就感，進而形成肯定自我的觀念，這樣就能安然渡過危機；若是學習過程中失敗經驗多於成功經驗，加之以成就低於同

¹⁰² 佛洛伊德將人的行為動機劃分為生之本能與死之本能兩種，生之本能包含多種多樣的機體本能，包括性愛本能，生之本能起著保存種族生存的力量。而在整個心理活動中，性的本能和慾望起著重大的作用，這種因為性的本能和慾望所產生的心理能量稱為“Libido”。Libido 能夠給人的全部活動、本能和慾望提供力量。

¹⁰³ 《第二性》，頁 562。

伴，就難免養成自貶自卑的性格。¹⁰⁴

歐麗兒在這個階段發生了母親的死亡事件，失去了人生一位重要的導師，祖母嚴厲的管教和專制，旁人的過度保護，造成了麗兒在學習上的挫折，至少在社會要求的生活技能上，麗兒的成績幾近空白。「從小嬌生慣養，有人侍候，要什麼有什麼」（《守著孤島的女孩》頁38）「活了十六歲，她從來沒有為自己做過一件事情，她所受的教育發揮過什麼作用？她對生活知道多少？她只懂得當大人進入房間時，她要站起來，只知道用可怕的法語說：『抱歉』。」（《守著孤島的女孩》頁46）這是麗兒對自己的認知；而祖母一手造成了麗兒的笨拙，卻在麗兒出錯的時候毫不留情的責備「妳的手指實在太肥了，跟妳身體的其他部分一樣笨拙。」（《守著孤島的女孩》頁29），學習不良和毫不留情的苛責在在都打擊麗兒的自信心，使她漸漸成為一個自卑的少女。

人生每一個時期都是環環相扣、緊密相關的，上一個階段的危機將影響下一個階段的發展，沒有化解上一階段的自貶自卑，青少年歐麗兒當然無法面對緊接而來的自我認同危機。儘管「歐家的人自知他們比誰都有辦法，他們富有、聰明、品味高，家世顯赫，處處高人一等。」（《守著孤島的女孩》頁18）這些外在物質堆砌起來的形象顯然沒有讓麗兒得到自我認同，一直有一個聲音如影隨行的提示她：「妳不能」、「妳太遲鈍」、「太肥」、「太笨」，在優秀的父親、祖母、妹妹面前，麗兒是歐家人的例外，不用「裝出跟大家差不多的樣子」，麗兒內心早就否定了自己。她在自己的身體狀貌、外在期許、成敗經驗、目前情況、現實環境和未來展望各方面都沒有足夠的信心去釐清與思考，沒有堅定的目標去追尋；這樣的麗兒外在自我和內在的真實自我嚴重分離，甚至外在的偽裝壓倒性的獲得勝利，主體自我消失，她不知道到底「我是誰？」

馬西亞（J. Marcia）¹⁰⁵將艾氏的理論加以延伸，以危機（crisis）和承諾（commitment）兩個指標來判斷自我認同的程度，他將危機解

¹⁰⁴ 《教育心理學》，頁132。

¹⁰⁵ 美國心理學家，以艾瑞克森的理論為基礎，進一步將自我認同歸納為四個範疇：認同達成（identity achievement）、喪失主動權（foreclosure）、認同擴散（identity diffusion）、延期償付（moratorium）。他在兩性認定差異研究上頗有所獲，並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女性最接近「認定達成」者為屬於「喪失主動權」的人（即接受別人為他們的生活安排計畫的人）。

釋為「自知的決策時刻」，承諾則是「個人對某行業或某觀念系統所做的投注」，根據這兩樣元素出現與否界定出四種不同的認同狀態。¹⁰⁶歐麗兒接連的發展任務失敗，自我意識遭到外在環境的遮蔽，面對決策時刻因為無能為力而逃避思考，所以未能達成承諾，任由自己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浮沉沉，無法前進。這是認同擴散（identity diffusion）的認同類型，此類型的人也許曾出現危機或者不曾考慮，但在任何情況下都未能達成承諾，因為缺乏中心而四處漂流，使他們傾向孤單、膚淺和不快樂。¹⁰⁷

歐麗兒意識到自己的自卑和祖母的控制，卻沒有正視危機取得承諾，終究在母親死後的八年中，選擇過一種沒有內在自我的生活，她大部分時間既孤獨又不快樂，捨棄自我認同而將自己隱藏在對祖母的唯唯諾諾和對莉玫的依附中，成一個可悲的弱勢者。

三、 終極拯救者

藏身在別的主體中尋求保護和不用面對自我的安逸，是一種假性的自我隱形，就像是變色龍隨著環境改變顏色，以一種融入背景的方式，依附在其他主體身上躲避危險，成為暫時的自我消失；缺乏防禦能力，生態環境中的弱勢物種只能以這樣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安全。歐麗兒並非天生的弱者，而是人為疏失下的犧牲品，疏忽肇始於母親的死亡。喪親兒童在行為表現上通常較其他家庭背景的兒童順從、依賴、內向和攻擊性低¹⁰⁸，當然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喪親兒童皆如此，但歐麗兒卻因為成人不當的反應方式，使其在發展歷程中遭遇瓶頸，以上因死亡而引發的不適應症狀，在沒有抗體的歐麗兒身上一一發生。

莉玫是孤寂的麗兒在母親死後生活中的唯一光源，「她喜歡沉思，喜歡觀察身邊的事物，卻把感情隱藏起來，只有在跟莉玫相處的時候，她才會露出原來的面目。莉玫也是一樣。這是她們姊妹間的秘密，從來不與第三者分享，因此，誰也沒有辦法介入她們當中。」（《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3）因為母親的死亡，這對姊妹之間的關係起了

¹⁰⁶ 《發展心理學》，頁 446-47。

¹⁰⁷ 《發展心理學》，頁 446。

¹⁰⁸ 為 Berlinsky, E. B., & Biller, H. B. 於 1982 出版的 *Parental death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中所談到的觀點，筆者參考自《死亡與喪慟——兒童》。

微妙的變化，麗兒成為妹妹的主要照顧者，而莉玫則成為麗兒的終極拯救者¹⁰⁹ (the ultimate rescuer)。這是面對死亡恐懼的一種防衛機轉，藉著與外力的結合來尋求安全感，「人類從有歷史以來必然也堅信個人的神-----不論這號人物是永遠關愛、威嚇、善變、嚴厲、撫慰或憤怒，但必然是永遠在那裡的人物。沒有任何一個早期文明相信人類是孤獨存在於冷漠的世界上。」但是「有些人並不是在超自然界的生命中找到拯救者，而是在世俗環境中找到一個領導者，或是一個崇高的目標。」¹¹⁰

莉玫就是能夠讓麗兒免於孤獨恐懼，且永遠關心她的人，除此之外，莉玫身上有兩項重要特質是麗兒欣羨的，一是外貌形象，一是性格特質。莉玫擁有像母親一樣高挑、美麗的外表，紮著一樣的辮子；辮子還是一種人格象徵，捨棄富有女性氣質的飄逸長髮，辮子更有活力與行動力，代表溫柔中的男子氣概。媽媽是死於「逃家」，是為了自由而有的反抗行動，是勇於爭取的表現；莉玫也散發這樣的精神特質，「莉玫跟別人相處的時候是個瘋丫頭，她從來不想睡覺，她會在半夜跑到走廊去跳舞。或者當父親有客人來訪時，她會在樓上大呼小叫，引起客人注意，然後，等人叫她下去向她問東問西。她膽子大、好動、活潑，敢說麗兒不敢說的話。」（《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3）她擁有「內向型」的麗兒所缺乏的自信和活力，勇於表達自己，甚至敢於向威嚴的祖母發聲，替麗兒辯護。

我們看見，麗兒在生活上照顧莉玫，卻在精神上依賴莉玫，以莉玫為中心運轉，麗兒使自己成為一個「不冒險」的人：試著融合在不喜歡的生活中、將自己深埋起來、卑微地相信終極拯救者。「『不冒險』而一直深藏在別的主體裡，反而使人甘冒最大的危險-----失去自己，無法探索或發展自己裡面各式各樣的潛力。」¹¹¹光源越強，造成的陰影越大，麗兒在終極拯救者的光環之下，成了一道影子，影子是存在的假象，一旦光源熄滅，影子也將跟著消逝無蹤。

¹⁰⁹ 佛洛姆稱這種神話人物為「神秘的幫助者」(magic helper)，是人尋求依賴的外在力量，我們常會將這些幫助者予以人格化，有時為神，有時為主義，有時為人，如父母，丈夫，妻子或上級人士等，依賴者希望得到「他」的保護與照顧，並且寄託「他」對他們的行動負最後的責任。（《逃避自由》，1973 年 1 月，莫迺滇譯：119）

¹¹⁰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191。

¹¹¹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193。

女性迷思、自我迷失和終極拯救者，每一項都模糊了麗兒的視線，使她看不清楚自己的生命狀況；她沒有試著為自己辯護，也沒有努力找機會脫困，而是讓心靈偏安在漆黑洞穴的一角，滯留不前。被動消沉的歐麗兒需要一股推進的力量，催促她從停滯的生命中站起身來，踏上再生的旅程。



第三章 步驟二：離開

只有當你自沉默的河中飲水時，你才會真正的歌唱。

當你已到了山巔，你才開始向上爬。

當大地要收回你的肢體時，你才會真正的舞蹈。¹¹²

-----紀伯倫（Kahlil Gibran）

第一節 死亡事件二

人們不會知道生活的荒謬幾時或者如何展現出來，也許在一個不起眼的街角，也許在黃昏擾攘的人潮中，事情變化得那樣快，快得令人措手不及，所有的現實溶解變形，然後，就已經置身生命的荒謬之中。就像戈勒各爾·薩摩札¹¹³無奈而勤奮地埋首於工作中，日復一日、按部就班、再平凡不過；所以，他從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一覺醒來竟變成了一隻怪蟲，這是一個意外，卻同時也是一個事實，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以人變蟲的魔幻，揭示了人生的荒謬。事實上，生命正是以一種無法預期的獨裁在安排生活中的美麗和醜陋，這些都是必然的存在，只是我們無法挑選發生的時間和先後。

十六歲的夏天，歐麗兒一如往常前往參加祖母安排的夏令營，「那時歐麗兒正在馬房幫一個小女孩裝馬鞍，」然後，死亡就發生了，「『歐麗兒？出事了，妳妹妹……很可怕的意外。』……她的祖母在哭，哽咽得說不出話來。『意外……可怕的意外，在湖裡……』。」意外，是死亡的使者，先是帶走了媽媽的生命，現在輪到莉玫，「莉玫獨自乘船到湖上去，湖面波浪很大。『誰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也許是船桁擊中了她的頭，當他們把船翻過來的時候，她被纏在一堆繩索裏。』」（《守著孤島的女孩》頁33）如何能夠相信呢？一週之前還和自己擁抱、親吻，並且開著「不要吻臭蟲」這樣的玩笑的妹妹，毫無預警的就死掉了。總在等待著和莉玫聚會的歐麗兒，這次等到的

¹¹² 摘錄自 Kahlil Gibran（紀伯倫）著，王季慶譯，《先知》，台北：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1月，頁217。以下簡稱《先知》。

¹¹³ 卡夫卡作品《蛻變》中的主角，為了維持家中經濟，成為自己並不想做的布料推銷員辛苦的工作著；有一天早晨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蟲。

不再是生命中唯一的光和熱，而是冰冷的死亡。

伊比鳩魯說：「死是與我們無關的事情。」這是因為當我們存在時死亡不會降臨，而當死亡來到的那一刻，我們又已經不在了。叔本華從意識和死亡的關係來解釋死亡，「對主觀而言，死亡僅是腦髓停止活動、意識消失的一剎那間而已」¹¹⁴，隨之而來的器官功能停止以及有機體的腐壞，不過是死後的附帶現象。以此推測，若是受到致命的重傷或者因意外而使意識瞬間消失的死亡（例如溺死、瓦斯中毒），就像是暈倒一樣，並不會招致痛苦。¹¹⁵這些觀點讓人感覺死亡之於死者，其實是一個階段的句點或者一陣昏迷的開始，這個句點打住了痛苦，而無意識的開始也是無關痛苦的；自始至終感到恐懼與痛苦的，是因死者的逝去而感到失落的人。莉玫是母親死後麗兒唯一的精神支柱，然而，莉玫死了，以叔本華說的像暈倒一樣、瞬間失去意識、沒有痛苦的方式；但歐麗兒卻再次承擔生命中嚴重親情失落的悲痛，就像是賣火柴的女孩，貧瘠的生活只能藉著擦亮火柴換取瞬間的溫暖和希望，而現在，僅剩的一根火柴也成了灰燼，生命再度被寒冷的黑夜所包圍。

雖然有過面對死亡的經驗，但是麗兒心中的傷痛沒有完全的癒合，就又接下死亡的重擊：

「『呃……你沒怎樣吧？』她的祖母一連問了好幾次。『沒什麼，我很好。』歐麗兒道。她沒有哭，她的祖母一定以為她會哭，但是歐麗兒沒有哭，她覺得自己被緊緊封閉，全身沒有一絲縫隙，眼淚流不出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4）

不同於七歲時對死亡的懵懂，十六歲的歐麗兒學會使自己理智化，並藉由讓情緒和思考分開以抑制不愉快的情感¹¹⁶，甚至，也制止了眼淚的溢流，這是聽到莉玫死訊後的第一道防衛機轉。直到舉行葬禮的時候，「她的父親沒有帶帽子，金髮在風中飛舞。她的祖母身穿黑衣，

¹¹⁴ Arthur Schopenhauer（叔本華）著。李瑜青主編。《叔本華哲理美文集》。台北：台灣先智。2002 年 2 月，頁 113。以下簡稱《叔本華哲理美文集》。

¹¹⁵ 《叔本華哲理美文集》，頁 113。

¹¹⁶ 根據防衛機轉和認同發展的觀點，有學者提出學齡兒童和青少年較常以理智化和情緒隔離的方式抑制負面的情感；此外，青少年也可能運用壓抑和昇華等較成熟的防衛機轉來做調適。

臉部隱藏在面紗後面，身形似乎比歐麗兒印象中的要小一點。歐麗兒感到一切都不對勁、不調和，整個喪禮就彷彿是一幅集合所有不對勁事物的畫面。」（《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4）這些映入眼簾的畫面一一刺激麗兒的感官，提醒她死亡降臨的真相，擊碎她以理智築起的心防。就在麗兒眼見棺木即將落到墓穴中，她剎那間深刻的意識到：莉玫要永遠的離開她了，接下來她什麼都看不見了；終於，理智崩潰了，「她想說：『不要……不要……』她哭起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5）這是一向將感情隱藏在心中、只讓莉玫看見的歐麗兒在其他入面前情感表露的難得經驗，卻很快的被抑制了，「她父親的秘書魏瑟爾緊緊擁住她，輕聲地說：『親愛的，妳要自制……』」，內向的歐麗兒、聽話的歐麗兒於是迅速的把情感收攏，遮蔽起來，藏在一個她自己 and 別人都看不見的地方，因為，唯一能與她分享的莉玫已經不在

了。

「是的，是的，她很明白，大家都在看，大家……是的，大家都在看。她是歐麗兒，歐家的人是不會崩潰的，過多的情感是無濟於事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5）莉玫的死代表麗兒失去了僅有的情感寄託和一個在莉玫面前不設防的自己，她剩下的只有處處高人一等的「歐家人」這個身分，這個身分是脆弱的麗兒現下隨手可及能抵抗死亡悲痛的唯一防衛，此時的「歐麗兒」只是一個空洞的稱謂，一個社會存在的表徵，不是她自己。

外表可以偽裝，將痛苦和傷口粉飾太平，但內心裡「無意識的知識」¹¹⁷卻掩藏不來，我們的心靈可以穿透事物的表象，依照事物本來的樣子來誠實的看待，讓我們覺察到被壓抑的真相。歐麗兒的終極拯救者被死神帶走了，再也沒有辦法擔任這個神聖的任務，再不會陪著她守護媽媽的回憶，再不會挺身而出幫她說話，再沒有人可以肯定她的存在，一切成了無意義。「她感到一陣空虛，整個人都被掏空了似的，她等待風把她當做一根草般吹走。她凝視著她的父親、她的祖母。他們是誰？她已經認不得這兩個人了。她在世上唯一心愛以及愛她的

¹¹⁷ 佛洛姆在《生命的展現》中解釋：無意識的知識是指非理性的熱情以及幾乎有關於真情實況的全部知識。社會會製作一些所謂「正常」的假像來壓抑我們對於真與實的知識，而真與實是要藉由人用心去看才會覺察到的事物真正的樣子，比如有人對我們說謊時，我們知道；當我們出賣自己時，我們知道。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它們，會是生活變得辛苦，所以儘管我們知道，卻進行壓抑。

人-----莉玫已經死了，現在剩下她孤單單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5）這是歐麗兒內心的真實，無聲的獨白，在歐家人虛假的軀殼中，空洞的回盪；但是沒有人聽見，祖母、父親、秘書.....，所有前來參加喪禮的人都聽不見，他們從來沒有用「心」對待麗兒，竭力避免揭開生活辛辣噏人的真相，選擇以一種最安全的邏輯解釋問題：歐麗兒是歐家人，歐家人不會崩潰。

事情常常是這樣發展的，成人都懼怕死亡，所以在忙於使自己忽視死亡的恐怖時，再無餘力去關照到一個悲傷少女的需求。歐麗兒第二次面臨喪慟，卻依然沒有人正視死亡造成的陰影有多大，使得成長中的生命籠罩困惑恐懼的陰霾。九年前，媽媽死得莫名其妙；「現在，她的妹妹又在另一場莫名其妙的意外中喪生。她們怎麼可能都死了呢？她們是她在世上最愛的一個人呀！僅有的兩個人.....」歐麗兒開始對死亡的意義感到不解，並且站在一個自我中心的角度質疑死亡的不公平：「這公平嗎？太不公平了！痛苦為什麼不平均分給每個人呢？如果人一定要死，就讓死亡平均分配出去！為什麼只分配給她最愛的人？」（《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1）

然而形式運思期抽象能力與概念思考的發展使得麗兒在自我中心的偏執後，能試著理解每個人經驗的不同¹¹⁸：「公平，什麼是公平？她想到她家所擁有的財富是其他許多家庭所沒有的，她家有錢、有房屋、以及服侍他們的人。世界上根本沒有公平的事，每個人所擁有的金錢、痛苦都不平等，每個人得到的與失去的，也不平等。」（《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1）麗兒對於死亡含意和意義的理性掙扎，是企圖用理智來控制情緒上無法控制的事情，她尚未發展出一套正確的生命信念和對死亡本質的正確理解，只能不斷徘徊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獨自咀嚼死亡帶給她的苦澀。

除了怨懟死亡的不公，「如果做了某事就好了」這樣的內疚也出現在麗兒身上¹¹⁹，「如果她和妹妹莉玫是生活在一起的話，莉玫便不會死了，歐麗兒對這一點非常肯定。」（《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9）

¹¹⁸ 參考自 Charles A. Corr & David E. Balk 編。吳紅鑾譯。《死亡與喪慟：青少年輔導手冊》（*Handbook of Adolescent Death and Bereavement*）。台北：心理。2001 年 5 月，頁 14。以下簡稱《死亡與喪慟---青少年》。

¹¹⁹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242。

母親死後，麗兒將照顧妹妹視為責任和義務，面對照顧對象的死亡，「如果……就……」的想法讓麗兒在心理上隱隱覺得自己其實可以「控制無法控制的因素」，這比認清生命中殘酷存在的事實更令人舒坦，這是一種對死亡事實的逃避。然而妹妹是在麗兒不在身邊的時候意外死去，以照顧者自居的歐麗兒當然難免歉疚與自責，「滿腦子都是個人的錯誤，如沒有敏感到死者需要或感受的罪惡感」¹²⁰。這些擺脫不了的失落感，化身為更多無濟於事的想像，當歐麗兒坐在逃家的飛機上，她假想墜機的情況：「她看見自己站在走道上，伸手去救一個孩子，隨便哪個孩子。她會把孩子拉到座椅下面，保護他，用自己的身體護著他。她會救那個孩子……因為她沒法救莉玫。」（《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2）是的，歐麗兒救不了歐莉玫，但是這不是能力不足或者在不在身邊的問題，這是生命的真相也是死亡的真相，麗兒不明白，也沒有人試著讓她明白。

兩次死亡事件的發生，在麗兒身上積累了自卑、內向、被動、依賴、內疚以及對死亡的不公平之誤解，麗兒因此喪失自我發展與認同的時機，卻開始深刻覺知自己也會死亡的事實。青少年正值身體、心理迅速發展的時期，展現蓬勃的生命力，因此死亡彷彿和他們具體感知到的成長是背道而馳的兩件事；不同於兒童期的否認與逃避，青少年的內省傾向和發展上的更多資源，使他們再度面對無法逃避的死亡和承受死亡日近的焦慮。

根據研究顯示，青少年比其他年齡層的人表現出更高的死亡焦慮。而死亡焦慮的高度感應也表現在倖存者身上。有研究指出倖存者不只承受「失去客體」的痛苦，也同時面臨失去自己的窘況，在失去一個人的哀傷中還隱含著：「如果你的母親（或者其他人）死去，接下來就輪到你了」的訊息。¹²¹成人也許較兒童和青少年容易對抗死亡帶來的衝擊，因為他們普遍擁有獨立成熟的主體和信念；而既是一個敏感的青少年又是一個哀傷的倖存者，歐麗兒沒有發展出一個堅定的主體，她連「我是誰？」¹²²都無法確立就要被迫認同人難免一死的答

¹²⁰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43。

¹²¹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97。

¹²² 「我是誰？」是青少年自我認同階段的主題，在尋求過程中，將與青少年看待事物的方式、思考的方式、和生活中其他人相處的方式三者交互影響。

案，這種對死亡的惶恐應該更甚於一般人，我們可以發現歐麗兒開始在生活中將自己和死亡連結。「她望著機窗外的雲層，耳邊傳來的引擎聲音似乎跟平常不一樣，又吵又怪。會不會是機器失靈了？先是她母親，接著是她妹妹，現在輪到她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1）搭飛機的時候她有這樣的念頭；在揣測父親對於自己的失蹤會有什麼想法的時候，她加上自己被謀殺的情節；在湖上划船的時候迷失方向，歐麗兒又想：「她不知道結果會是這樣，她會死在這裡！」（《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1）到了島上，每當危機出現，麗兒總是把結果指向自身的死亡。自從莉玫也遭遇死亡以後，歐麗兒不斷冒出自己會死掉的念頭，死亡之於麗兒又遠又近，卻始終不夠真切。

死亡發生在每一個人類身上，相對的，每一個人都會面臨各種不同的喪慟。各種喪慟之中，手足的死亡往往為留下來的手足帶來深刻的孤立和孤單的感覺，因為手足在相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下成長，分享共同的事件、經驗、記憶和生活空間，手足之情中又帶有親密同儕的相知相惜；此外，手足也扮演彼此的角色模範，提供一個社會互動技巧的練習場所並相互支持，產生緊密的情感連結。麗兒和莉玫之間揉合了手足、主要照顧者、終極守護者三種主要的情感與角色認同，並且曾經共享重要的生活空間和心靈領域，莉玫的死同時切斷了這三種感情的定位與聯繫，割裂了生活和心靈空間的完整，麗兒的生活癱瘓是理所當然。《藍色海豚島》中的卡拉娜也發生弟弟死亡的悲劇，因為手足死亡的傷痛，展開了一連串生活的奮戰，改變了卡拉娜對生命的看法。「手足的死亡完全改變了一位青少年認同形成的方式，在他們的基本指標-----逝去的手足過世之後，他們必須重新定位角色和關係，手足死亡的狀況危機混雜與干擾了青少年的發展危機。」¹²³

Fleming, S. J., & Adolph, R. 於一九八六年整合了失落適應模式和青少年適應模式理論，並對青少年喪慟提出聲明：「在青少年期面臨深厚關係的失落，不管是內在客體或外在世界的人，都可能造成理情心理學所謂『成長（growing up）』上的干擾，預期中的正常轉變可能被避開或甚至不會發生，這類在發展上的阻礙可能造成青少年『滯留』

¹²³ 《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200。

在某一階段，而抑制了發展與其年齡相稱的能力與技巧。」¹²⁴因為媽媽的死，歐麗兒已經使得生命停滯，一直陷在自卑的泥淖裡；如今莉玫的死亡引起更大的發展滯留危機，在她尚未形成如今又將面臨重新調整的自我認同上，無疑造成發展過程的一道巨大的裂縫，她要如何超越？

如果我們以一種負面的情緒和態度來解讀死亡，那麼死亡是生命中不可跨越的鴻溝，它終止了活力，阻斷了未來，破碎了希望，扼殺了勇氣，使生命充滿了虛無和無意義。歐麗兒應該怎麼辦呢？自殺，以否定生命的所有意義？或者痛定思痛，從人生的低潮中走過來，再度發現生命的魅力？



¹²⁴ *Adolescence and death*, 1986。轉引自《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160-61。

第二節 契機

如今我們只看見死亡，以及死亡引起的滯留；那麼，少女再生的力量何在？歐麗兒如何擺脫停滯，闊步向前？「唯一的真正解答，就在人類判斷找不到解答的地方。」契斯妥夫（Chestov）¹²⁵指引我們回到死亡本身，而答案就在裡面。

有了線索，尋找解答的行動於是展開。首先，筆者要從《永遠的狄家》著手，就死亡提出質疑：小女孩丁蕙遇到了長生不老的狄家人，而且長生不老的方法唾手可得；死亡既然如此駭人，且人類避之唯恐不及，那麼丁蕙有機會得到永生，卻又為何選擇向死的人生？第二個質疑是由電影《時時刻刻》中的雷納·吳爾夫¹²⁶提出的，筆者引以為用；他問正在撰寫《戴洛維夫人》¹²⁷並且執意要安排一場死亡的維琴妮亞·吳爾夫：「為什麼一定要有人死掉呢？」他不解的是死亡出現的用意。針對這兩個問題，筆者要找尋的，還有歐麗兒所需要的，都不是「有機體一定會衰老、毀滅」這樣的答案，我們要找的是被遮蔽在死亡這塊黑色布幕下的關於生命¹²⁸存在的真相。

這兩個文本不約而同的選擇了讓人面對死亡（當然，許多其他的文本都是如此），這是作為一部作品的必要橋段嗎？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在《小說面面觀》中討論情節這個要素，他提到小說情節和人物往往彼此競爭，且在這一場互不相讓的戰爭中，一個無能為力的作家常讓情節收拾殘局，以死亡和結婚作為連接人物和情節的最後法寶，而使得結局軟弱疲軟。弔詭的是，讀者也期望作者如此安排，唯有死亡和結婚在最後出現才是一本有頭有尾的小說。顯而易見的，這當然不是我們要的關於死亡的解釋，那是一個不負責任的

¹²⁵ 契斯妥夫（Léon Chestov, 1866-1938）蘇俄哲學家。此段話轉引自《卡謬》，頁 55。

¹²⁶ 雷納·吳爾夫（Leonard Woolf），維琴妮亞·吳爾夫的丈夫，是撰寫經濟和政治論文的學者，並和維琴妮亞共創出版社，維琴妮亞死後，致力於將她的作品整理與出版。

¹²⁷ 故事中將強烈愛好「人生、倫敦、六月的片刻」的珂樂麗莎，與因戰爭而發瘋的精神病患西提摩斯作為對比；他們都是能敏銳感覺到世間痛苦與衝突的人，最後西提摩斯選擇了自殺作為對世界的反抗；而珂樂麗莎卻在聽聞這個年輕人自殺的消息後，得以讓心中那個對世界同樣感到無力的自我跟著逝去，重新感受到美和樂趣，她可以組合自己，得到一種精神解脫。

¹²⁸ 托爾斯泰指出，世人討論「生命」這個議題時，往往忘記了研究究生命最重要的目的-----使生命變得更美好；所以無法掌握生命的主要特徵-----對痛苦和幸福的意識，對善的嚮往。一但背離了研究的真正目的，人們就將爭論放在生命衍伸出來的枝微末節的次要子題上，如「生命從哪裡來？」或者「生命是由細胞組成的嗎？」於是關於生命概念的爭議越來越遠離它的最基本的、被大家所承認的核心意義，最後「生命」失去了最基本的意義，而獲得另一個不相稱的意義。

作家對於死亡和生命意義的不求甚解，而隨意的拿來作為自己無能的搪塞；也因為讀者對於死亡和生命意義的不求甚解，所以允許這種敷衍和妄為。所以在此我們必須放棄這項對死亡的判讀，因為它遠遠離開我們所欲追求的真相。

接著，我們試著從作家取材的來源追溯死亡出現在故事中的目的和意義。《守著孤島的女孩》的作者哈利·梅瑟談到自己作品的出發點和材料都來自於對現實生活的憂慮和思考。尤薩顯然是贊同這個觀點的，他說：「那些讓作家想像出的故事的面孔、奇聞逸事、場景、衝突的事情，恰恰就是與現實生活、眼下這個世界相對抗的那些事情，……」¹²⁹這個解釋指向托爾斯泰之於生命特徵的看法-----對痛苦和幸福的意識，對善的嚮往。顯然，作者在生活中選擇了死亡這個議題，並進行書寫使成為動人的作品，是朝著「使生命變得更美好」這個目的前進的。再生，就是為了要揚棄腐敗的生活態度，使生命更美好。現在我們有了一個確切的方向：選擇讓死亡出現是因為生活中的思考和反動，是為改善現有的生命；所以，下一步我們要做的是找出死亡「如何」改善生命、推動生活的美化。

死亡是存在的基本衝突，常人總在了解死亡的不可避免與想要延續生命的思考兩端擺盪，越是害怕、越是敬死亡而遠之，越是無法理解死亡和生命的真諦。這是一種因逃避而造成的惡性循環，而人選擇對死亡視而不見，結果反而一腳踩進恐懼意識的流沙中，越掙扎陷得越深，自體和生命被恐懼掩埋，終於消失。哈代(Thomas Hardy)說：「如果有變得更更好的方法，就是徹底看一看最壞的情形。」¹³⁰治病的方法不就是先清楚瞭解疾病的狀況，才能對症下藥嗎？戴洛維夫人因為西提摩斯的死看清了死亡和生命的本質：「在那兒，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一件以閒談包裹著的東西；在她自己的生命，磨損外表，使之模糊，每天在腐敗中漸漸消逝，謊言，閒談。他保全了這個。死亡就是反抗。」¹³¹那個被包裹著的東西，就是內在自我的真實的存在。

¹²⁹ 《給青年小說家的信》，頁 31。

¹³⁰ T. Hardy, "In Tenebris," *Collected Poems of Thomas Hardy*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p. 154. 轉引自 Irvin D. Yalom 著，易之新譯，《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44。

¹³¹ Virginia Woolf(維琴尼亞·吳爾夫)著。陳惠華、孔繁雲譯。《戴洛維夫人、航向燈塔》(Mrs. Dalloway · To the Lighthouse)。台北：志文。1988 年 3 月，頁 138-39。以下簡稱《戴洛維夫人》。

因為一個年輕人的自殺，戴洛維夫人正視了靈魂深處的恐懼，明瞭了自己存在的情況，所以她從死亡的畏懼中走出來，回到生活，組合自己。如此再看歐麗兒生命中接連兩次的死亡事件，我們可以對於死亡有一種澄清和明白，死亡固然造成麗兒生命的停擺，但是跌到了最深的谷底之後，接下來就是一步步的爬升了。

這種陷入最壞的處境，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驚險，更細緻的加以解釋，就是死亡會產生一種「邊界處境」。「所謂『邊界處境』是指一種迫使人面對自己在世上存在『處境』的事件，一種急迫的經驗。」¹³²一般人對於存在的認知是經由外在普遍流傳的、人云亦云、約定俗成的觀念而制定下來，這是一種存在沒錯，卻是一種缺乏真實自我的、沒有活力的存在。因為大部分人都是秉持著這種對存在的制式認知過完一生，所以很少有人會去質疑其中的錯誤。此時，就要藉由某種不能改變且無法挽回的狀況來引起對自身存在的注意和反省，而這些令人震驚的急迫經驗中，又以死亡為最。

「雖然肉體的死亡可以毀滅一個人，可是對死亡的觀念卻可以拯救他。」¹³³伊凡·伊里奇就像普通人一樣，執拗於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方式，不疑有他且樂在其中。直到死亡迫近，他才認真思考自己一直引以為正確的人生，最後獲得徹底的改變，懂得體諒別人，可以看見別人的痛苦。「『是的，一切都不對頭，』他自言自語道。『但是這不要緊。可以，可以再做對頭的事嘛。』」¹³⁴死亡是一種催化劑，讓人從俗世的存在狀態昇華到生命本質的存在狀態。歐麗兒正是站在死亡造成的邊界處境上，因為母親和妹妹的死，她將有機會從外加於她的價值認定中脫身，進一步釐清自己的存在狀態並獲得改善。

死亡是一個契機，死亡產生邊界處境，死亡結束的狀態也是一種美好。我們不用想像沒有死亡的生活，《永遠的狄家》已經為我們演示。如果世界上沒有死亡，「這樣世界將會充滿太多生物，包括人在內，不多久，我們將會被擠得無立足之地。」¹³⁵如果，不要求全世界的生物長生不死，只把機會賦予一小群的幸運兒；那麼他們將加入狄

¹³²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229。

¹³³ 同註 123。

¹³⁴ 《伊凡·伊里奇之死》，頁 135。

¹³⁵ 《永遠的狄家》，頁 101。

家人不斷遷徙和隱藏的行列，讓生活過得索然無味。在一個不死的生命眼中，死亡和生命是什麼關係呢？「這就好比一個輪子。任何東西都好比是輪子的一部分，轉了又轉，從來不停。青蛙是輪子的一部分，小蟲、魚、畫眉鳥也是，人也是。但這些東西從不會相同，總是有新的進來。總是在成長，更新，運轉。」¹³⁶是的，成長、更新、運轉，死亡來臨造成了生命現象的終止，留下來的人可能無法克服哀慟，停在原地不前。但是沒有死亡卻產生更深層更全面的停滯，自然運轉體系瓦解，沒有更替，沒有刺激，沒有進步，生命逐漸糜爛萎縮。

相形之下，死亡帶來的停滯是短暫的，無常反而提供一種充滿生機的樂趣。如果媽媽不死、妹妹不死、祖母不死、父親不死，歐麗兒是否永遠活在父母親的爭吵中？永遠受祖母的鉗制？永遠當一個乖乖的歐麗兒？然後，所有美善的關係變得平淡無奇，不用珍惜。

追尋到這裡，之前的對死亡的兩個質疑，似乎是有了較合理的答覆。歐麗兒所面臨的兩個死亡事件並不是莫名其妙的安排，足以擔任推動麗兒前進的力量也呼之欲出，接下來，要進入一個更精確的範圍去搜尋死亡和少女歐麗兒的關聯，然後才有開啓歐麗兒再生的鑰匙。筆者選擇回到青少年與喪慟的研究領域中繼續追蹤。

根據調查，青少年面臨重要他人死亡後，產生憂鬱、悲傷和生活習慣的改變是可預期的；而手足的死亡則因為青少年正是自我認同發展的關鍵，所以彼此之間的扶持、互動、模仿和相互認同之特殊交融將對自我認同任務造成影響，容易出現孤單和角色、關係重新定位的問題。除非一段時間過後，所有哀慟狀況沒有改善，這又是另外一種複雜的問題，在這裡限於專業知識不足，筆者無法討論。

雖然死亡對青少年造成負面的影響，但許多研究也指出，經歷喪慟促使青少年變得成熟或對生活選擇有了新的方向¹³⁷，對於自主性、自我觀和同理他人痛苦的能力都會提高。尤其「發現手足死亡的長期效應是正向的，……他們從這個經驗中學到了個人的成長，他們也覺

¹³⁶ 同註 126，頁 77。

¹³⁷ Balk, D. E. (1990).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Carse, J. P. (1987). *Acute grief: Counseling the bereaved*.; Parkes, C. M., & Weiss, R. S. (1983). *Recovery from bereavement*.; Silverman, P. R. (1987).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Tyson-Rawson, K. J. (1993b). *College women and bereavement: Late adolescence and father death*. 筆者轉引自《死亡與喪慟-----青少年》。

得比同年紀同伴更為成熟……」¹³⁸雖然失去了一個相互認同的對象，卻可以因此形成另一個完整的自我統合。歐麗兒受制於祖母，並將莉玫視為終極拯救者，自我認同的發展一直受到干擾而無法有效進行，因為死亡事件的發生，先前的認同和角色關係都面臨破碎而產生了重新調整組構的機會，相信這是歐麗兒停滯的自我認同獲得推進與確認的轉機。

一個有趣的現象顯示死亡對性別產生不同的影響與作用，在失去手足的適應上，女性表現出較男性低的自尊以及較高的焦慮，而且少女更容易出現適應困難。¹³⁹為何會有這種落差呢？也許我們可以參考另一份資料來得到一些靈感。學者 Carol Gilligan 發現「女孩們頗能適應關係的複雜與節奏而融入在關係中，以照顧人的能力和維持與他人的連結等來評判自己。」¹⁴⁰在這個呈現中我們依稀看見刻板的女性認同和女性內在被動的影子，在被圈限的關係中努力維持自我地位，靠的是敏銳的對他人需求的感應、照顧他人能力的培養與打碎自我尋求融合。

少女對關係的經營如此賣力，所以對她們而言「死亡則被視為測試一個人照顧他人的能力和自我如何進入社會支持的網絡中。」¹⁴¹對於這段文字筆者如是推演：若受到少女照顧的對象死去，是一種對於少女能力的否定；若原本擔任主要照顧者的人死去，則少女必須接下這個擔子，以照顧同樣遭受喪慟的他人來肯定自己的能力；這兩項發展當然都影響到少女的人際關係和社會支持，是減或增、退出或進入的調整。

從這個角度來看，死亡為少女帶來一種較少男更不穩定的變動，但是，這也是我們尋求少女再生的理由，死亡不管是讓少女失去照顧對象或者成為照顧者，都不應該是人際關係的微調。不論是失去照顧者或成為照顧者都意味的是少女必須成長出雌雄同體的堅強，從死亡中擺脫照顧他人這樣的宿命觀，尋求生命的真正獨立。這是筆者對歐麗兒的期許，也希望在隨後的探討中能看見一個真正為自己發光的生

¹³⁸ 《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173。

¹³⁹ Balmer, L. E. (1992). *Adolescent sibling bereavement: Mediating effects of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ity*. 轉引自《死亡與喪慟-----青少年》。

¹⁴⁰ 轉引自《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47。

¹⁴¹ 《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47。

命體，這樣，少女再生的追尋才能在死亡中彰顯出價值與意義。

到此為止，我們對於死亡出現之於生命本身與少女再生力量上的意義做了一番釐清和整理，許多資料和研究為我們提供的支持，使得歐麗兒的再生有了不得不發的必要性和能量強大的可行性。



第三節 從厭煩到離開

在先前討論死亡的必須性時，我們會產生一種感覺：死亡帶走了一個生命，也就是以時間性和空間性定位的存在體消失了；但是它卻一再提醒我們去注意和發現自身的另一種存在狀態。那是西提摩斯極力保護最後以死力爭的存在；是戴洛維夫人始終意識到最後經由死亡事件證實的存在；也是伊凡·伊里奇一直拒絕承認直到死前才領悟到的存在。以筆者可以理解的語言陳述之，那就是：撥開世俗生活的種種遮蔽與干擾，直接傾聽內在自我良知的聲音，並以此主導生命進行的一種存在方式。

這個內在良知的聲音會將世界的虛無¹⁴²和荒謬¹⁴³據實以告，並且引導我們如何抵抗和奮鬥，讓我們在虛無荒謬的生活中扎根，不隨世俗飄蕩，得以堅毅不搖的存在。但是一般人不願思及生命其實空無荒謬的真相，那會引起恐慌與憂懼，會阻擾「正常」生活的行進；所以人們往往將這種憂懼隱藏在內心的深處，眼不見為淨。它偶爾會找到機會竄升到心靈的表層，引起人們一陣短暫而瞬間的恐懼，隨後又被人們更努力的壓制下去，靜候發聲的時機，或者窮其一生都未能有機會從世俗的庸庸碌碌中露出頭來。

托爾斯泰在成為「俄羅斯的良心」之前，亦曾經歷過這種對於存在的困惑和心靈的掙扎。他在《我的懺悔》中如是告白：

五年前，一種奇異的心靈爆炸情形在那時開始襲擊我。我曾對人生感到迷惘與茫然，彷彿毫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我開始懷疑，並且成為卑賤心靈的受害者。然而，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繼續如以前一樣地生活。後來，這種迷惑時刻，更加的頻繁出現及發展，而且以同一方式表現。它們在繼續增進發展過程中，同樣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為

¹⁴² 虛無就是無意義，它根源自人類的死亡，因為死亡來臨之時，我們曾經所做的一切努力、所建立起來的生活都將化為泡沫，於是「人為什麼而活？」、「生命有什麼意義？」的質疑便應運而生。

¹⁴³ 引用卡謬所說荒謬的根據是：「心智與世界互相排斥而無法彼此諧和。」對於我們一向所確知的、信以為真的事物或真理，突然有一天發現真相並非如此，自己被完全的背叛，這就是荒謬。

什麼？」以及「又如何呢？」¹⁴⁴

智者如托翁，面對這種人生空無一片的恐懼也曾逃避壓抑，甚至想要以自殺來作為解脫（實則是一種最終極的逃避）。但也因為這種反思的出現與逼迫，才成就了托翁偉大的心靈。卡謬把這種存在從壓抑中掙脫的現象視為一個開端，意識的開端，並名之為厭煩，厭煩和存在的因果是這樣子的：「只是有一天，突然產生了『為什麼』，於是一切在預料不到的厭煩中重新開始。『開始』，這是個重要的關鍵。厭煩產生於一個機械式的生活的結束，同時也引發了意識的活動。它喚醒意識並且導致下一步。這下一步，或是不知不覺地回到原有的環節，或是決定性的覺悟。覺悟的結果是自殺或重建。」¹⁴⁵

閱讀偉大的心靈對生命的思索，使我們的思路也能獲得澄清，現在，我們掌握了重大的線索和關鍵：「厭煩-----意識-----覺悟-----重建」，使得少女歐麗兒的再生行動有了判斷的依循。為了不產生將他人論點強加在歐麗兒的再生分析上這樣的質疑，筆者必須先將自己的兩項思考加以說明：首先，厭煩和意識之於再生的首要地位，並非卡謬的專斷。笛卡耳說：「我思故我在。」巴斯噶（Blaise Pascal）¹⁴⁶在他的《冥想錄》中告訴我們：「人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蘆葦；卻是有思想的蘆葦。人的所有尊嚴全在思想。.....」¹⁴⁷托爾斯泰的《人生論》表示：「人的生命只從理性意識出現的時候才開始。」¹⁴⁸許多偉大的哲人都肯定了思考與意識為生命的泉源，所以我們無須懷疑少女再生必先產生覺醒的意識和思考，並以此為出發點。

再來，重建的方法與順序並未明確提出，我們必須自行觀察歐麗兒的行為並進行分析歸納，至於如何才算重建？這就要本著「使生命變得更美好」這樣的目的和原則去加以評斷了。卡謬只是鑄鑄了歷來人類的智慧，而恰巧能夠提供我們檢視再生的其中一個準則，如果歐麗兒果真沿著如此模式行動，我們可以比較容易的認定她獲得再生；

¹⁴⁴ 筆者轉引自葉頌濤譯，《心靈的夢魘》，台北：志文。1992年3月，頁99。以下簡稱《心靈的夢魘》。

¹⁴⁵ 《卡謬》，頁37。

¹⁴⁶ 巴斯噶（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國思想家、科學家。

¹⁴⁷ Blaise Pascal（巴斯噶）著。劉大悲譯。《巴斯噶冥想錄》（*Pensées*）。台北：志文。1991年8月，頁205。

¹⁴⁸ 《人生論》，頁68。

若她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我們的判斷方式則回歸到：「少女是否產生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和生存情態，可以使生活更美好」這個前提去判斷再生的是與非，畢竟，「人的幸福是倫理價值的唯一標準」¹⁴⁹。接著，我們將隨著歐麗兒的腳步，找出一切關於再生的蛛絲馬跡。

一、厭煩

常人對於生命的憂懼設法在自身中壓抑，使生活成為機械性的活動並對它感到麻木；平常的生活節奏容易遵行，日昇日落、吃飯睡覺、工作休息，全都有固定的軌徑，我們用平凡和規律來克制憂懼。但是這畢竟不是生命的真相，所以無時無刻，厭煩都會突然來襲，在你眼前畫下關於生活的問號。厭煩是內心那個真實的存在向虛假生活提出的疑慮，當然，你有權選擇回不回答。歐麗兒總是聽命行事，她的生活再規律不過，但她並不以此為樂，她在機械性的平穩中也會出現騷動，產生厭煩。

對於坐飛機與等待，她無法適應卻不得不接受：「這一生她都在空中飛來飛去，卻一直無法適應起飛的滋味，……。」起飛的不穩定讓麗兒感到恐懼。「這些年來，她坐飛機的次數越來越多。每年她要在家與學校之間往返幾次，要去夏令營，偶爾還要去鄧迪區小住。她也常常等待：站在機場等人來接……等她妹妹莉玫從學校回來……期待她跟莉玫聚首的好時光。」（《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對於自己不安定的存在狀態，她不滿意卻身不由己：「她總是在收拾行李，解開行李，總是忽來忽去，或者隨時準備離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9）對於回家她不期待，卻是應當定期履行的義務，所以：「等到歐麗兒年紀稍大後，她最恨回家。」（《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7）對於固定出現的闔家吃飯，對她像是赴刑場一樣可怕：「麗兒和莉玫必須穿上中規中矩的衣服，很有教養地應酬答話，以展示她們在學校裡學到的東西。回到學校之後，麗兒會連續幾週噩夢不斷，夢見她跟祖母、父親用餐的恐怖情景。」（《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7）對於主導生活一切事務的祖母，她外表服從內心抗拒：「麗兒勉強擠出一朵微笑，將銀製餐具一一排在桌巾邊緣。她祖母身上的粉香聞起來好像枯

¹⁴⁹ Erich Fromm（佛洛姆）著。孫石譯。《自我的追尋》（*Man For Himself*）。台北：志文。1979年7月，頁10。以下簡稱《自我的追尋》。

萎的玫瑰花，令她感到反胃。」（《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9）對於妹妹的死，她表現理性卻始終無法接受：「歐麗兒感到一切都不對勁、不調和，整個喪禮就彷彿是一幅集合所有不對勁事物的畫面。」（《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4）對於自己的生命曾經如此真實，如今她卻感到陌生與距離：「她感到一陣空虛，整個人被掏空了似的，她等待風把她當做一根草般吹走。她凝視著她的父親、她的祖母。他們是誰？她已經認不得這兩個人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5）

歐麗兒內向、柔順的外表下，其實住著一個不安的靈魂。她的生活像一場夢，麗兒常常睜開迷濛的睡眠卻又縱容自己再度睡去，逃避現實的可怕。厭煩雖然一再出現，向她提示生活的矛盾，卻直到莉玫死後才正式喚醒意識的幼苗來。

二、意識

意識必須是理性的意識才對再生起覺醒的作用，在此我們先要知道理性為何物才能繼續進行。理性（Reason）並非智力（Intelligence）。人為了處理事物需要各方面的知識，智力乃是發現並獲得這些知識的工具，它是表面的探求，未能做到內涵和本質得深究。「理性涉及第三度空間-----深度，藉此可瞭解各種事物的本質和歷程。……它的功用是藉對一切事物的體會以達到認識、瞭解、領悟，並使自己和一切事物連繫起來。」¹⁵⁰理性是穿透事物的表面去尋求隱藏其中的本質、關係，進而明瞭更深邃的意義和道理。厭煩的機制一但起了作用，人們將不再對生活的矛盾荒謬視而不見，掩蓋在這些虛假之下的真相會因為理性意識的甦醒而清楚的浮現出來。莉玫的死是一個強大的召喚，歐麗兒從昏沉的睡夢中清醒過來，她的眼中看見了另一個脈絡清楚、事理分明的世界。

歐麗兒對自己和週遭事物關係的感受變得清晰，原本凡事有人代為處理的千金大小姐覺得：「其實，這兩件小行李根本不用別人幫忙，她自己拿就可以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祖母對於女性魅力的定義她無法接受：「她身上灑滿了她祖母用的香水，她真恨自己身上那股香味。」（《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他人眼中和樂融融的

¹⁵⁰ 《自我的追尋》，頁 91。

家庭聚餐只是一種形式和虛偽，是大人力持的和諧：「每當一家四口團聚用餐的時候，一切都顯得很僵硬，只是維持著表面的和諧。」（《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7）對於人際關係，她揭開了供需理論的秘密，看見人之爲人的可笑：「牧師在講述莉玫的生平，對她頌揚、讚美。『這一位年輕的婦人……她正值青春……』他說這些話，到這裡來，完全是因為拿了錢。而所有這些面帶戚容、身穿黑衣的賓客，到這裡來，則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他們不敢不來，他們沒有一個是為了哀悼莉玫而來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4）最重要的是麗兒勇於承認自己的缺點，對自己的現況誠實以對：承認自己胖，「她想騙自己她不胖，就算胖她也不在乎。可是擠在這小小的座椅上，是不可能掩飾她那肥胖的身體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18）發覺自己被物化，「有時候，她覺得自己只是她祖母的一件行李，不停地被打包，被送到陌生的地方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9）以及自己總是逃避問題和不著邊際的思考，「歐麗兒就是這樣子，她的腦子經常故意避開一些重要的問題，而在次要的問題上打轉。等到自己發現以後，她又會非常氣憤。」（《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0）

歐麗兒終於走出迷霧，與坑坑疤疤的生活面對面，釐清和週遭事物的關係，澄清自己對自己的感覺，進入深度覺知的領域。這一番沉澱與整理，讓麗兒不再渾渾噩噩過生活，理性意識的運作產生向上提升的力量，在這股力量的支持下，麗兒開始燃起了掌握生命和確認自己的念頭；自母親的死亡打擊之後，麗兒第一次有能力感受和評斷自己的生活。

三、覺悟

覺悟是清楚了解過去的錯誤和執迷，看見了不斷上演的生活中的矛盾，決心從過往的廢墟出走，前往一個更美好的所在。覺悟是痛苦的，因為必先經歷自己和自己撕裂的巨痛，才有辦法汰舊換新；覺悟是孤獨的，因為眾人皆醉我獨醒，清醒的理性把自己和虛無的世界隔絕；覺悟是辛苦的，面對頓時空無一物的生活，必須要投入積極重建的工程。覺悟產生諦念¹⁵¹處境，也就是一種決斷，使得內心的清明和

¹⁵¹ 「諦」是徹底、根本的意思，人使自己進入某種非「常人」的狀態，經由放棄自我執著而對

過往的糊塗發生斷裂，雖然斷裂，但人依舊決心向前。¹⁵²歐麗兒在理性意識的驅動下明白過去加諸自己身上的束縛和虛假，那些曾經有過的厭煩因為覺悟而變得具體，她確確實實的知道：自己「不是」什麼以及自己「不要」什麼，然後動身追尋自己「是」什麼以及「要」什麼。

對於女人這個身分，祖母是祖母，歐麗兒是歐麗兒，並不因為服裝而產生同化：「迷什麼人？穿上這些衣服，歐麗兒覺得怪恐怖的，她永遠不會變成她祖母所喜歡的那種淑女。她跟祖母在每一方面都恰好相反，她們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兩個人都是女人。現在，她連想到自己身上的裝扮都覺得噁心。」（《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0）至於這個任人擺佈的生活，她拒絕再讓自己行屍走肉，現下的一切了無意義，必須離開去找到新的意義：「她在世上唯一心愛以及愛她的人-----莉玫已經死了，現在剩下她孤單單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她曾經有好幾次想逃走，但都為了莉玫而沒有付諸行動，如今她再也沒有什麼好留戀了。沒有什麼東西、什麼人能留得住她，留下來已經毫無意義。」（《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5）

瘋狂之神為詩人阿卜杜拉¹⁵³區辨死人和活人的差別，他說：「死人在風暴面前戰慄；活人則與風暴同行，他奔馳向前，除非風暴平息，他絕不會在中途停步。」¹⁵⁴歐麗兒覺悟之後，從虛幻的生活中活了過來，活著，就必須迎向生活的風暴，活著，就要開始自我的重建；一個少女的再生自此開始有了象徵生命躍動的心跳。

四、離開

歐麗兒的確經驗了厭煩、意識、覺醒之再生的三前奏，接著在覺醒之後的雙叉路口，她並沒有走上自殺之路，「自殺只是承認生命的『不值得』」¹⁵⁵；歐麗兒雖然認清之前生活的無意義，卻沒有放棄追求意義的機會，所以她勢必面臨重建，再生之重建。她的重建計畫中，

於周遭的世界產生一種更徹底的理解，這就是諦念。

¹⁵² 余德慧、石佳儀著。《生死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2003 年 1 月，頁 25。以下簡稱《生死學十四講》。

¹⁵³ 紀伯倫作品〈掘墳人〉中的兩個角色。

¹⁵⁴ Kahlil Gibran（紀伯倫）著。冰心等譯。《孤獨》。台北：風雲時代。1996 年 1 月，頁 7。

¹⁵⁵ 《卡謬》，頁 31。

第一個步驟是：離開。離開並非一走了之，從一個虛無中逃向另一個虛無，那跟自殺的差異就只有呼吸與不呼吸而已。我們要讓離開成為歐麗兒再生計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要先確認離開的意義，筆者擬從環境和依附兩方面的影響加以討論。

（一）轉換環境：

關於環境對於內在自我發展的影響，佛洛姆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意見，我們也從他的不同著作中提煉出相同的結果。《逃避自由》一書提到個人化的成長過程中，自我實力（Self-strength）的成長是一個重要的面向；但「個人的條件及社會的環境限制了個人化的成長。而社會環境的限制尤為主要，……」¹⁵⁶（社會環境是人類歷代文明相衍而成，是在文化、習俗、道德、法令等各種不同面向的考量下，孕育出來的生活環境，生活在其中必然要遵守些規範，儘管有許多觀念是不合理的。

家庭是社會的縮影，並肩負將社會規範教育給下一代的責任，如果家庭的管教者承襲越多社會中不當的思維，那麼下一代的個人化發展將越緊縮，可能造成沒有進入社會環境之前，個人權益和能力就已經被剝奪。歐麗兒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她在家庭這個微型的社會環境中，身心處處受到壓抑；祖母強力扭曲她的女性意識，貶抑她自主生活的能力，干涉她行動安排的自由；加之以歐家人的社會光環，使得歐麗兒的個人發展微乎其微，在這種強權統治的環境中，她只能卑微的忍受，了無生氣的成長。不脫離這個環境，歐麗兒的再生近乎絕望。

佛洛姆給了我們一個希望，他說：「人類的發展是根植於人的適應性和某些不滅的人類特質，而使其永不終止的追求更適合其內在需要的環境。」¹⁵⁷人類不同於動物之處，就在於擁有理性思維的能力，我們會憂慮死亡、恐懼虛無，我們也會改善環境，使生活過得更好。埋首於機械麻木的生活中並非人的本性，那是對於理性意識和真實自我的逃避，唯有閃躲理性和良知，才能安於現下侷促的環境。突然有

¹⁵⁶ Erich Fromm（佛洛姆）著。莫迺濱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台北：志文。1973年1月，頁24-25。以下簡稱《逃避自由》。

¹⁵⁷ 《自我的追尋》，頁19。

一天，理性擊敗一切，讓內在自我取得了發聲的權利，那麼這個空洞的世界將不再能夠提供給他任何養分，這個遵從理性和良知的人勢必要到另一個自由充實的環境讓自我能繼續成長，達成統整自我與確立存在的任務。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後，再回到原先的荒謬世界，才能有足夠的抵禦力量和穩定的生命調性，不被虛無和恐懼所擊倒。歐麗兒覺醒了，所以原本的環境不再具有生存意義，她內在原有的強韌和自我掙脫了世俗的樊籬，不再願意回到原來的封閉，所以，麗兒明確的知道自己必須離開了，就像秋天裡侯鳥的遷徙那樣自然，她只是回應一個自然的內在的呼聲，自然而然離開，前往一個更合適的環境。

到另一個可以使生活變得美好的環境，從黑暗無光到充滿希望，從負面到正向的可能是因為「環境的劇烈改變會導致行為的根本改變，也就是說，當負面的力量不再得到供養，而正面的力量獲得滋養與鼓勵的時候，這種情形就會發生。」¹⁵⁸歐麗兒離開家庭，前往孤島，和原有的社會環境脫離，這樣的環境轉換提供了機會。先是之前所受的壓迫解除了，她的靈魂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舒展；再來是離開這個帶有悲傷色彩的和莉玫之間的共享空間，前往另一個充滿美好記憶的環境去。沉溺於悲傷無助於再生和走出喪慟，但是藉由持續依附（ongoing attachment）¹⁵⁹將逝去手足保留在心靈深處，重新形成一種現實感，則有助於引導自我感、對他人的責任感等方面的擴展與超越，而當個人因此持續成長時，有助於重新找到認同。¹⁶⁰我們期待在孤島上歐麗兒的發展，當家庭和社會這些負面的鉗制力量消失，孤島的包容力和持續依附的正向引導，讓歐麗兒的再生充滿了未知和希望。

（二）脫離依附：

「離開」隱含的一個內在意義就是脫離依附、不再依賴。這是一種真正的決裂，離開之後，一切都要自己負責，沒有推諉、沒也藉口

¹⁵⁸ 《生命的展現》，頁 126。

¹⁵⁹ 生者藉由回憶、談論、作夢、保留所屬物等方式和死者保持連結而產生持續依附，在持續依附的過程中有六個不同的喪慟現象：1.遺憾，想念共享時光。2.努力去了解死亡的真相。3.捕捉，即在心靈上保持聯繫，和對逝者說話。4.重新確定，藉由絕不會忘記死者來表達和事者間的持續關係。5.感應，即尋找來逝者的建議和引導，希望完成逝者夢想。6.重逢，即期待在來生或天堂重逢。

¹⁶⁰ 《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219。

不去長大。西蒙·波娃一再提出女人內在被動的危險，因為那會導致依附，先是依附父母親、依附原生家庭，再來依附丈夫、依附未來丈夫提供的家庭。在依附過程中，女人就喪失了自我意識和生命主控權，表面上看似自由，其實還是他人的奴隸。先前我們提到少女經由照顧別人取得社會關係的聯繫並由此肯定自己，這就是女性依附的一種偽裝，照顧他人才能被社會肯定，自我存在才能獲得確立，沒有他人就沒有自我，生存的首要條件掌握在別人手上，這當然是一種依附。

歐麗兒一直對於家庭感到疏遠和厭惡，她雖然曾經想過要逃走，卻因為莉玫而始終沒有付諸行動，她覺得自己必須照顧莉玫，但其實真相是：歐麗兒不能沒有莉玫，她依附莉玫而生，她必須藉由照顧莉玫來肯定自己薄弱的存在價值。而今，莉玫死了，藉口也消失了，頓時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和他人需要她費心照顧，這種被需要、被認同的空洞的存在感也消失了。這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轉機，麗兒可以擺脫依附性的牽絆，到孤島上一個人不受干擾的思索自己的價值、建立自己的認同。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裡提出忠言：「要變成上帝，必須完成自在（en-soi）和自為（pour-soi）這無法實現的綜合；當一個人認為他可以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時，這真可謂是快活、得意和充實的特別時刻。」自在是成為固定不變的事實與本質，自為是成為可變的、探索的意識，也許囿於當時環境（女人尚未完全經濟獨立），這是一個難以達成的目標；但是歐麗兒在孤島這樣的環境中，沒有經濟因素的限制和依賴，加上大自然豐富開放的氣息，也許歐麗兒有機會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自在、自為從生命的角度上來解釋，也就是真實本我的存在與理性意識的運作，也是歐麗兒的再生之路預定達到的目的地，這時候的少女將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亦即自己生命的主體，脫離依附，不再需要其他人給予存在的認可。

另一個依附對象-----父母、家庭的脫離，也是離開重要的意義所在。這裡要談的依附和先前所談的環境轉換有所區別，家庭依附牽涉到的是青少年發展的階段任務，它是青少年喪慟理論中第一階段的任務，包含了青少年發展和哀悼理論共同要達成的目標-----與父母做情

緒上的分離，即學習不再依賴父母。¹⁶¹ 父母是兒童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認同發展模範，在父母身上表現出來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性別意識等，都會對兒童造成影響。直到青少年時期，生活的重心逐漸轉移，在學校、同儕之間會形成不同的認同體系，讓先前從家庭、父母那裡得來的認同發展產生調整，可以更加適應社會環境和自己內在的需求。

所以，這時期和父母、家庭產生情緒上的分離是必要的，這會避免自我認同體系的僵化；對於喪痛的青少年而言，更是不能一味的依賴父母、家庭的支持，必須要讓自己有空間去學會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哀傷，這樣才有自我成長的可能。歐麗兒內心一直期待父親的關愛，因為父親的冷淡和漠視，讓麗兒感到自我認同的挫折，對於自己當然會形成否定。祖母表現愛的方法是不容置喙的專制，她急切的想要麗兒成為一個被社會所肯定的淑女，反而揠苗助長，挫傷了麗兒的自我。麗兒雖然不喜歡這兩個長輩，情緒卻一直受到牽制而產生波動，這是一種變相而負面的情感依賴。而在莉玫的死亡發生後，父親和祖母成了情感上的陌生人，麗兒愈形孤單，卻恰能在先前變相的情緒依附形成了脫離。所以，脫離對父親與祖母變相依附，脫離對家庭厭惡的負面依附，也是歐麗兒在離開這個行動中展現的重大意義，脫離依附，是成熟的先機。

現在我們知道，歐麗兒的離開是再生重建中篤定的一環了。環境的轉移提供再生需要的養分，依附的脫離展現再生的決心，前進孤島，歐麗兒的再生即將進入新的階段，在另一個天地中，開採出內在自我的新風貌。

¹⁶¹ 《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160。

第四章 步驟三：奮鬥

誰想要誕生，就一定首先要毀滅一個世界。¹⁶²

-----赫塞（Hermann Hesse）

第一節 死亡事件三

歐麗兒搭上從芝加哥到紐約的飛機，正式展開離開的計畫。這個計畫共分八個步驟，在歐麗兒有條不紊的執行下，一步一步接近記憶中美麗親切的鴨島，一個比「家」更像家的地方。在這裡，筆者要回溯到麗兒決定離開前的心境，並以此和離開的步驟結合，討論歐麗兒經歷的第三個死亡事件-----社會死亡（social death），以及它的意義所在。

在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的動機理論中，強調人類的學習動機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所組成，他並依照需求的先後、高低不同，而界定出了七個不同的需求層次。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¹⁶³是生存最基本的條件，一但被滿足之後，人們會往上追尋安全（safety need）¹⁶⁴、隸屬與愛（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¹⁶⁵以及自尊（self-esteem need）¹⁶⁶的需求，這些需求共同指向個體和他人、社會之間的互動，也是人類彼此間為存在建立的聯繫。對於發展自我認同中的青少年，這些和社會、他人相關的需求是相當重要的，這是他們在靠著食物和水等需求而延續的有機體存在之外，努力創造的另一種存在體系-----「社會生命（social life）」。青少年藉由和父母、家庭、社會他人等的交織互動，蓬勃發展社會生命，並極力避免社會死亡，意即避免成為一種斷絕和外界的聯繫，孤寂封閉而無望的存在現象。因此，社會死亡和生物或臨床上的死亡是不同

¹⁶² 摘錄自赫塞（Hermann Hesse）著，蘇念秋譯，《徬徨少年時》，台北：志文出版社，1983年9月，頁114。

¹⁶³ 生理需求指的是維持生存與物種延續的需求，如：食、衣、睡眠、性慾等。

¹⁶⁴ 安全需求指尋求保護免受威脅並從中獲得安全感的需求，如：病痛求醫治、困難求幫助、工作求穩定等。

¹⁶⁵ 隸屬與愛的需求只被人關注、鼓勵、愛護、接納等需求。

¹⁶⁶ 自尊需求指獲取並維護自尊心的需求，藉由被人關懷、讚賞、認同、接納等回應中獲得。

的，「社會死亡是自我知覺的（『我好像死了一般』）」或由其他人來覺知（『我的朋友或家人視我如死了一般』）」¹⁶⁷，一個人如果喪失了生存的動力，不再具有前進的鬥志，自絕於他人與社會，便是社會性的疏離與死亡。

歐文·亞隆說：「生理上的生死界限比較精確，可是在心理上，生命與死亡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¹⁶⁸我們隨時都可能因為生活中人、事、物的挫敗而引發孤獨與疏離感，導致心理知覺的社會死亡。托爾斯泰在面臨理性和生命虛無二者衝突與掙扎期間所產生的心態，就是社會死亡最佳的寫照，他自己覺得：「我的生命突然停止了。我可以呼吸、吃飯、飲酒、睡眠。事實上，我不得不如此。但是我的人生卻是空幻而虛假的。」¹⁶⁹社會死亡的產生，往往使生活失去方向與依歸，成了存在狀態上的行屍走肉。

瞭解社會死亡的定義之後，就要回到歐麗兒身上，從中分析她社會死亡的歷程。麗兒第一次明確的社會死亡發生在莉玫的葬禮上，當時「她感到一陣空虛，整個人被掏空了似的，她等待風把她當作一根草般吹走。」（《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5）麗兒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和自己失去了關連，都是虛假而醜陋的偽裝，只剩下她一個人孤單寂寞的被留在這個世界上，她切斷了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感應，同時也終止了對祖母、父親的認同，歐麗兒在生活的無意義中死去。

第二次的社會死亡則是隨著歐麗兒擬定之奔向自由計畫慢慢形成的，在八個步驟中歐麗兒逐步切斷自己和社會、他人的關聯，直到抵達孤島，成為一個和外界失聯的人，才完成第二次的社會死亡。第一步：從芝加哥飛往紐約，這是和家庭聯繫的脫離，和她以往熟知環境的脫離，她和家庭與學校的所有關係，都因為這趟飛行而暫時畫下句點；歐麗兒以飛行橫越的大幅空間隔絕了慣常活動的領域，率先斷絕社會生命的源頭。第二步：打電話給白色山脈夏令營推掉活動，藉由一通電話歐麗兒拒絕了一個和其他女孩正常接觸、交流的機會，她逃開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的溫暖，不再對人付出，一點一滴喪失社會生命的能源；她希望自己「跑得無影無蹤」，這些帶著決裂意味的字

¹⁶⁷ 《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40。

¹⁶⁸ 《存在心理治療（上）》，頁 64。

¹⁶⁹ 《心靈的夢魘》，頁 101。

眼，透露麗兒想從社會網絡中徹底消失的決心。

第三步：脫掉祖母為她準備的衣服，換上自己喜歡的衣服，「她飛快踢掉涼鞋，脫下細棉上衣，褪去白亞麻裙子及她恨透了的束腹、襪襪。」（《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42）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舉動，藉由之前服飾對女人的意義之討論，我們可以說，換掉衣服意即社會角色的更換與拋棄，之前藉衣服來彰顯的社會地位被麗兒徹底的揚棄了，「她覺得她是在扔掉一種令她憤恨的身份，她再不要穿自己不喜歡穿的衣服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42）「歐家人」這個身分扔掉了，不再對麗兒有意義了，這是一個重要的、切斷社會生命動脈的強烈手段。「她將脫下來的衣服塞進一只箱子，換上一件白色運動衫和一件棉質的藍色吊帶褲，接著她把牛仔褲、短褲、內衣、襪子、運動衫和毛衣塞入橘黃色的背包裡。最後她將皮夾裡的東西全掏出來，錢和身分證放入上衣的口袋裡，皮夾扔進箱子哩，卡片及照片等其他東西則一併撕碎，丟進馬桶用水沖掉。」（《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42）

歐麗兒換上自己喜歡的衣服，一種輕鬆自在的打扮，並且將象徵自我的卡片及照片丟掉，她用行動否定了之前的價值體系和自我認同，成為社會死亡的重要關鍵。留下來的身分證是唯一能提供她身分認同的依據，錢則為了稍後的遠離準備之用，是她和社會僅餘的最表層而薄弱的聯繫。第四步：將剛才留下的東西放進保管箱，換下的服裝丟進垃圾桶，毫不留戀。到這個步驟為止，歐麗兒對於自己社會生命的謀殺進行得相當順利，原本就和周遭世界關係不密切的歐麗兒，很快就要讓自己和這個無意義的社會及空無的生存情態終止關係了。

第五步：搭上巴士、轉搭計程車、再搭上前往多倫多的巴士，然後失蹤，在複雜虛偽的社會人群裡失去蹤跡。「再過幾個小時，將沒有人會記得一個穿著白色運動衫和吊帶牛仔褲的胖女孩。」（《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43）第六步：生活物品的採買，在過程中，歐麗兒表現出對生活的一無所知和貧乏，大大諷刺了祖母一直引以為豪的淑女養成教育，「活了十六歲，她從來沒有為自己做過一件事情，她所受的教育發揮過什麼作用？她對生活知道多少？」（《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46）歐麗兒所學過的東西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從沒有真正的讓她和生活產生密切的連結；正是這種對生活的疏離，導致歐麗兒必先讓

自己發生這次的社會死亡，置之死地而後生。

第七步：前往北亞當姆斯，歐麗兒坐上公車，開始了一段漫長的旅程，穿越田野、農場和數個小鎮，麗兒離文明越來越遠了。她和車上的乘客有過短暫的交流，但是「不久，那位男子緊抱著熟睡的孩子下車，她感到一陣心痛，她漸漸要落單了。當她抵達北亞當姆斯的時候，不會有人在那邊接她，島上更不會有人在等她。」（《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2）歐麗兒開始意識到自己落單了、是孤獨一個人了，沒有人會和她主動接觸了，「她已經跑得這麼遠、這麼快，進入了另一個國家，四周都是陌生的人與物。」（《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2）她和原先附屬的社會正式脫節了，歐麗兒的社會死亡已經近乎完成了。

第八步：從鄧迪區到鴨島，鴨島位在大明湖心，歐麗兒划著獨木舟前往鴨島，四周水面遼闊彷彿無邊無際，「她四周的世界這麼大，天空中的烏雲……還有這個水面……她很不習慣這樣的自然環境，這樣的自然環境實在太大，大的怕人。」（《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8-59）當歐麗兒抵達鴨島，她真的讓自己「失蹤」、「跑得無影無蹤」，就如同母親和妹妹死去一般，從她習以為常的生活中消失了。麗兒的社會死亡從第一次的心理狀態上對生活感應的停止，到經由逃亡形成的和社會環境隔絕的空間意義上的孤立疏離，徹底的達成了，她真正是孤伶伶一個人了，在不熟悉而且大的怕人的自然環境中，麗兒的社會生命結束了，十六歲之前的一切落幕了，踏上孤島，就宣告著：屬於歐家人的歐麗兒死了。屬於歐麗兒自己的歐麗兒就要再生。

社會死亡發生了，但是我們有需要再進一步認識死亡、疏離的這個社會，才更能了解社會死亡的本質，而不至於誤解它要傳達的意思。世俗的人們總是藉由可具體感知和掌控的事物來確立自己的存在，並將自我投射到這些事物中，使這些外在表象成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海德格在界定這種日常生活的存在認定時，曾討論到「閒談」和「好奇」¹⁷⁰這兩個觀點，為我們提供了瞭解日常生活虛無存在被建立的管道。

閒談就是在人類的共處中，藉著人云亦云、鸚鵡學舌的方式傳達關於生活中各種事物以及自身存在的領悟與解釋。關於世人對世界的

¹⁷⁰ 筆者採用閒談與好奇這兩個譯詞乃是根據王慶節、陳嘉映的譯作而來。

領會與解釋，就是在這一種不斷「被解釋」的狀態中承襲下來，因為說出的語言本身已經包含一種平均的可領會性，人們在言談過程中便基於平均的可領會性，再進行自己的領會和詮釋，所以對於世界與自身的存在理解就在這種未經探源、不求甚解的言說中承襲下來。由閒談建構的對於世界和自身存在的領會，使人避開了真實領會的任務，大家的領會變得漠無差別，封鎖了世界與自我存在的真相，因為人們不會費心去回溯所談之物的根基；這種無根基狀態使得人們的存在呈現漂浮，漂浮在真實的存在和世界的原貌之上，失去了與原始真實存在的聯繫。¹⁷¹

魯迅預見閒談的謬誤和不實，訴諸於文學的力量，加以告誡；他的作品〈藥〉¹⁷²，正可表現閒談而來的對生活的認知所表現出的愚昧，根據人云亦云的說辭，以為吃下沾了人血的饅頭就能藥到病除，這種不經求證的知識在酒肆、茶館瀰漫開來，被更多人引為秘方聖典，造成了對生命的錯置。此外，在閒談中誕生的人物-----阿 Q，是對於生活態度、生存認知更嚴重的誤解和輕忽，對於真實存在無疑是一大諷刺。

「一般的感覺經驗都名為『目欲』，這是因為其他的感官，出於某種相似性，也擁有看的功能；在進行認識的時候，眼睛有著某種優越性。」¹⁷³所以這裡要談的目欲，不單純是用眼睛看，還包含了用耳朵聽、用皮膚觸摸、用鼻子聞等感官經驗，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看」這個世界。好奇就是由目欲的尋視引導，進行對世界萬物的搜尋；然而這種尋視並非為了領會所見事物而觀看，只是急於從這一新奇跳到另一新奇上去，僅止於對外觀的觀看，不逗留於切近事物得到的描述。好奇因為不尋求考察，只是通過照面事物的不斷翻新和變異尋求激動和驚奇，所以經由好奇，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是渙散的，因為好奇到處都在，卻無一處扎根於更深的理解。於是，世界和真實存在的真相被好奇連根拔起，人們滿足於好奇地隨意觀看中，卻從沒有正視蘊藏在表面下的事實。¹⁷⁴

¹⁷¹ 《存在與時間》，頁 229-232。

¹⁷² 敘述一對父母為了醫治得了癆病的兒子，不惜花大錢買來沾了死刑犯鮮血的饅頭讓他吃下，結果兒子還是病死了。

¹⁷³ 《存在與時間》，頁 234。

¹⁷⁴ 《存在與時間》，頁 232-236。

在《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和達西對於彼此的認識就是先經由好奇建立起來的；他們透過對於外表、舉止、家庭財富、外人的各說各話等注意力的不斷移轉，來滿足自己的目欲，不經深入了解和考證，就以爲自己已經「看」清對方，結果造成彼此的猜忌和誤會；因爲好奇造成的傲慢與偏見，其實是生活中經常上演的戲碼。

我們之所以要探討閒談和好奇，是因爲社會生命的建立就立基在由好奇和閒談所組構而成的社會中，這樣的社會對於世界和真實存在的觀念和理解是無根基的，並沒有針對生命和世界的真相追本溯源；代代因襲的不切實際的觀念和自以爲是的武斷尋視，卻衍生爲社會中各種關係和意識的基礎，我們對他人的理解、對他人關係的連結、對他人的需要……等等，這些人與人的互動所構成的社會面貌，在閒談和好奇中被不負責任地同化、表面化、膚淺化，並且不斷的延續下去並遮蔽人們的心智，使人類始終生活在一種虛浮的存在狀態中，卻以爲這是必須延續的社會生命。所以，社會死亡看似和社會、群眾脫節，其實產生一種阻斷經由閒談和好奇而產生之不當領會的作用；然後人們才能進行對世界和自身存在的真正觀照和理解，滲透到事物的深處，體會世界和真實自我運行的法則。

「人覺得他身上覺醒了的理性意識撕扯著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停頓下來，因爲他意識到他過去和現在所過的生活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生活。」¹⁷⁵理性意識正是歐麗兒社會死亡的導火線，自己過去生命的空乏、虛假通通經由這次引燃而毀滅；所以，托翁所說的生命的停頓，並非真正生命的停頓，而是海德格所指出的，由閒談和好奇建構出來的漂浮在真實存在上的空中樓閣，歐麗兒的社會死亡也就是這種生命狀態的崩毀。但是，真實的存在並未消失，它一直都在，只是從之前的遮蔽狀態中被挖掘出來，就像深埋在礦脈中的鑽石，一經開採、雕琢，就會綻放出原有的璀璨光芒。

所以，歐麗兒的社會死亡蘊藏粹煉真實存在使之再生這樣的深意，它由之前的兩次死亡事件、厭煩、意識、覺醒和離開等，一步一步的落實。談到這裡，先前的一切都豁然開朗，三個死亡事件裡真的藏有再生需要的答案；我們發現，再生需要有對生命、世界、存在謹

¹⁷⁵ 《人生論》，頁 67。

慎且嚴肅看待的前提。歐麗兒從一個空洞的社會狀態中抽離，拒絕沉淪於無根生存的欺騙中，孤單是必然的，但孤島上的大自然即將給予歐麗兒的知識和領會，卻是以社會死亡換來的終身受用的寶藏。



第二節 新的生活

《徬徨少年時》¹⁷⁶中的辛克萊很小的時候便意識到：生活中有兩個緊鄰在一起的天地，一個善良溫馨，一個暴力邪惡；一個為人稱許，一個令人恐懼；但它們確實都存在。辛克萊穿梭往返在這兩個天地間，困惑而苦惱，並且一直苦苦追尋一個能兼容善與惡的神，一個更真實的世界，以及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定位；最後，他領會到，使世界產生區隔的，並不是一道界限，而是生活在當中的人們不同的夢想方式。因為懷抱著不同以往的夢想，人可以在世界中安定自己，過一種全新的生活。

歐麗兒懷抱著自由的夢想來到鴨島，準備在這個新天地中，展開新的生活。她拋棄了過往的生活經驗，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來到只短暫待過兩個禮拜的鴨島：這個大的怕人的自然環境。在麗兒心中，「自然環境應該是個公園，是個跟莉玫單獨相處的地方，是個可以做白日夢的地方……人可以生活在樹上或草房裏。自然不應該是這種會把她吞沒的陰暗世界……」（《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9）麗兒對於自然的觀念停留在由閒談產生的不實認知中，所以面對自然真實的模樣，她慌了，感覺自己要被吞沒了。「她突然想到，他們找到她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死啦，可是肥得像豬一樣。」（《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9）不甘心放棄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夢想，麗兒的理性意識被激起了，於是，她選擇向前進，堅持夢想，依照原定計畫，在鴨島實現美好生活。

新的生活如何展開？新生活意味一種新的行動方式、一種新的生命態度，也就是確立一種新的存在。依照海德格的說法，人的真實存在狀態「此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在其存在中有所領會地對這一存在有所作為。」¹⁷⁷要先能肯定自己在世界存在，才能對這一存在有所作為；歐麗兒以社會死亡讓自己從之前的世界失蹤來到另一個世界，她所要做的，必定是先了解這個陌生的環境，接著肯定自己在這個環境中存在，最後，為自己的存在投注努力、有所作為。

要了解存在於其中的世界並確立自己的存在，最基本的方式是

¹⁷⁶ 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著，赫塞為德國詩人、文學家。1946 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¹⁷⁷ 《存在與時間》，頁 77。

「煩忙」(Besorgen)，這是一種與世內存在者打交道的方式，包含形形色色的活動，諸如：利用某種東西、製作某種東西、安排照顧某種東西、對某種東西有所行事，或者探查、詢問、談論、規定、委棄、耽擱、拒絕……等，都是煩忙的方式。它可以等於「執行、完成、『整理』某件事情」，也可以意指「『爲自己弄到某種東西』這種意義上的自己料理」。¹⁷⁸簡單來說，就是生活中和人、事、物的各種言語、行爲上的交集互動，這也是此在建構的最基層，「此在在存在論上首先從那種它自身所不是的但卻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內來照面的存在者方面及其存在方面來領會它自己本身，而且這也就是領會它的在世。」

179

這種存在建構可能造成以某種方式看見卻通常是誤解的情況，也就是先前所提到的因爲閒談和好奇所造成的無根的瞭解；但是，從歐麗兒現在的處境而言卻是必須的，在歷經社會死亡之後，歐麗兒等於是從零開始，之前由閒談、好奇構成的世界已經和她隔絕，所以麗兒必須回到最初的存在建構，也就是以煩忙的方式去搭設出生活的舞台以及她自己在世界存在的初始面貌。這和在人文社會中的煩忙會有所區別，因爲歐麗兒必須靠自己身體力行，過程中也因理性意識的覺醒，會對前來照面的各種事物有深一層理解，可以說這次的煩忙方式是進化過的，是帶著探索的向下扎根的生存建構。

歐麗兒在鴨島上煩忙方式的開始要從逃離的最後一個步驟爲起點展開，她必須划著獨木舟橫過廣大的湖面到達鴨島。在這個行動中，我們看見了歐麗兒心理和身體兩方面頻繁的活動著；心理上的歐麗兒先是「一想到用體力活動，她就覺得全身無力。她已經做得夠多了，快累死啦！」接著又想：「真了不起，歐麗兒。妳就坐在這裡等法蘭克來送你去島上吧。這方法最棒了，有錢小姐，笨蛋小姐，懶豬小姐。」在思想的一退一進之間，歐麗兒開始了身體行動：「她站上椅子，找到鑰匙，然後在船屋裡拿了一支槳，再關上門將鑰匙放回原處。她在木架上選了最後那艘不易被人發現的獨木舟，將它推進水裡，隨即爬了進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7) 歐麗兒不會划獨木舟，卻在慌亂中讓獨木舟動了起來，「她鬆了一口氣，倒在船上，

¹⁷⁸ 《存在與時間》，頁 82。

¹⁷⁹ 《存在與時間》，頁 84。

任獨木舟隨意飄流。她渾身都在痛，背部、肩膀、手臂都痛得要命，她從來沒有這樣使用過她的身體。」身體行動才稍微告一段落，麗兒的心裡又發聲了：「承認吧！妳根本不習慣使用妳的身體，不要狡辯。」（《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7）

在這整個煩忙事件中，歐麗兒接觸到了獨木舟，這個對她而言通過大明湖的唯一工具，使用過程，她的心理和生理都產生了劇烈的回應，這就是存在的一種表現，歐麗兒清楚意識到她內心的、身體的自己。

接下來的橫越過程，則讓她看見世界的存在：在獨木舟上，她從疲憊的睡夢中醒來，看見了昇起的太陽、像要燒起來的樹林和湖水、湧起的浪花，而「風在她的耳邊呼嘯，前方的天空已是烏雲密佈，獨木舟在湖上浮起、下沉，浮浮沉沉……」（《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58）這是真實的自然、世界的另一種面貌，她看到、聽到也感覺到的實在，不是書上說的、別人談的那種有距離的自然。

這個世界透過煩忙的方式，一點一點的透露給麗兒知道，一個真實的、不矯柔造作的、有美善也有凶險的世界，也就是麗兒懷著夢想前來開始新生活的背景。划獨木舟的過程中，歐麗兒開始經營她的身體，也運作她的智慧，她知道拿了鑰匙要再放回去、並選擇最裡面的一艘船，這是為了防止被人發現；在湖上迷失方向時，她利用回憶找出太陽的方位以判定方向；沒有人照應的生活，歐麗兒開始學習自己想辦法掌握。梭羅¹⁸⁰說：「我要每個人細心地為自己找出並追隨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走他父親的、母親的或鄰居的路。」¹⁸¹這是麗兒自己選擇的生活，她要一步一步去建構經營，藉由各種生活中照面事物的煩忙，做到起而行的實踐，畫出世界的藍圖並為自己的存在定位。

在各種煩忙的方式中，歐麗兒感應到世界和自己的脈動，並且逐步學習經營生活的技能；經由這些技能的運用，體現世界也確立自我。以下將針對生活基本需求、空間的探索和時間的安排三個方向的煩忙方式，進一步討論屬於麗兒的新生活。

¹⁸⁰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國文學家，著有《湖濱散記》。

¹⁸¹ Henry David Thoreau（亨利·大衛·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台北：志文。1999 年 11 月，頁 101。以下簡稱《湖濱散記》。

一、 生活基本需求

歐麗兒來到島上，赫然發現自己計畫的安身之處-----木屋燒毀了，要留在島上生活，她勢必面臨尋找住所的難題。從來沒有為食衣住行憂慮過的歐麗兒，大小姐歐麗兒，陷入了棘手的煩忙狀態中。首先，「她將獨木舟翻過來，躲到下面去，可是大風大雨又把她趕了出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2）接著，「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塊可以藏身的石板，躲在下面，可是她得把膝蓋縮到胸口上，把雙手放在兩腿之間。風吹雨打，她渾身抖個不停。」再換一種方式吧！「她在兩棵樹上綁了條繩索，將斗篷掛在上面，這樣看起來就有點像帳棚，下面的空間正好夠放她的睡袋。」但這短命的帳棚在半夜就垮了，麗兒在陽光中熱醒。親身體驗過這三種居住方式後，麗兒對於「房子」有了實際的概念：要能遮風避雨、要能伸展身軀、要牢固。

因為以上三種居住方式讓她的身體感到不舒服，心靈則無法安定，自然環境以風雨、陽光這些自然現象讓麗兒知道了天氣和房屋的關係，並引起強烈的存在意識。麗兒必須在這些錯誤中糾正自己，尋思住得更舒服的可能；造一間簡單的木屋-----「靠山，加個木牆和一個屋頂，再砍幾棵樹，想辦法把它們連在一起就是了。」於是，麗兒去砍樹，但是她不會使用斧頭，這個想法宣告夭折。雖然造屋計畫失敗了，我們卻發現，麗兒透過實際的行動去應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空泛的想像存活於這個世界的方式，生存於是慢慢形成穩固的根基。「她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她內心某種東西在那裡堅持著，就是不肯認輸。」（《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1）這種堅持使生存變得生動立體，為了新生活，麗兒內心的自我復甦了，不再是「沒有莉玫，一切都等於零」的歐麗兒。

麗兒為了尋找住所，動身在鴨島上搜尋，經由尋找、觀察、評估的過程，鴨島上的環境和麗兒產生連結，逐漸形成更具體的世界，直到她注意到山腳下的一個坑洞，她爬到洞穴裡，「這裡比她家的衣櫃小一點，但也大得足夠她躺平。地面上灑滿了彈丸般的東西，她把這些石頭和樹葉碎物掃到外面去，這樣，如過住在這裡的人或動物回來，他就該知道得搬家了，因為這裡已換了新主人。」（《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6）歐麗兒自命為洞穴的新主人，這一刻起，她在這個島

上有了一個位置、一個可以安定下來的地方，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她試著從洞裡的角度去看、去聽、去感覺這個世界，這裡面混合著對世界的感應及自己存在的感應，這個尋找住所的煩忙，讓歐麗兒在這個新天地中安頓下來，讓此在，在世界中存在。

在生活必需品最嚴格的定義之下，梭羅覺得許多生物只有一種生活必需品，那就是食物，人類所需求的當然不止這些，但飢餓與飲食卻是活著最基本的條件。但是，「對歐麗兒來說，吃東西跟飢餓並沒有很密切的關係。每當情緒緊張的時候，她就吃，這幾乎成了她的自動反應。她覺得盡情的吃東西，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36）這是歐麗兒來到鴨島之前對於飲食的觀念，吃和生存需要的生理需求無關，而是一種鎮定劑。所以，為了鴨島上的生活，她採購了夠兩個胖子吃的東西，這是一種情緒的依賴，是潛意識的恐懼和防禦機轉。

到了鴨島，在新生活中歐麗兒慢慢地找回對食物正當需求的感覺；她忙碌於生活並且運動，所以，她能感覺「肚子又餓了」，這是一種最直接的存在的反應，飢餓，為了活著我們要吃東西。因為要吃東西，歐麗兒必須動手烹調食物，「她收集了一些碎木枝，發現裝在塑膠盒裏的火柴仍是乾燥的。火冒出來，她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7）為了吃，要有木柴、要點火、要裝水，取水、收集木柴的過程就在熟悉世界，點火、烹調是活下去必備的技能，這些都為了滿足食的需求。當「煎餅不再燒焦，……還吃了一條自己抓的魚。」（《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90）歐麗兒終於可以快樂的呼應活著的需求，感覺到在這個世界中痛快的過了一天。

歐麗兒褪下祖母給她的充滿束縛的衣服，換上自己喜歡的毫無拘束的服裝來到鴨島。先知¹⁸²說：「妳的衣裳遮掩了你大部分的美，卻沒藏住那不美的地方。雖然你想從衣裝上得到隱密的自由，你可能也發現羈絆和桎梏。」¹⁸³來到鴨島，麗兒對於服裝的需求已經降至最低，「她光著腳丫到處走動」，體會雙腳髒兮兮卻舒服自在的感覺；以前的歐麗兒很難接受赤裸裸的感覺，從前的她不會在鏡子前面欣賞自己

¹⁸² 紀伯倫（Kahlil Gibran, 1883-1931）作品《先知》中的先知阿穆斯塔法在離開歐非里司城之前，為城裡的子民講述了生命的諸多真理。

¹⁸³ 《先知》，頁 97。

的身體，對於服裝的需求有一部分原因是遮掩她那「大大肥肥白白軟軟的肚子」，當她因為沒帶泳衣而赤裸身體游泳時，她感覺「風吹在赤裸的身子上，感覺卻是太美妙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6）她可以感覺到湖水冰涼，「剛鑽進水中的那一剎那，冷水刺激著熱皮膚，那感覺真是妙不可言。」（《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92）風和湖水屬於這個自然的世界，它們包圍麗兒，刺激她的感官，以最純潔的方式彼此接觸，「游完泳後，她會坐在石頭上，把兩腿伸開，閉上雙眼，面對太陽，聆聽風聲、鳥聲、水聲……」（《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93）麗兒在鴨島上除去文明的束縛，她的心靈回歸到亞當、夏娃吃了禁果以前的潔淨，和世界產生了最原始的共鳴。

為了展開新生活，歐麗兒面臨生活中的最基本需求-----飲食、服裝、住所所產生之煩忙，在這些活動中，麗兒慢慢從無知到能夠掌握並滿足需求，自由的夢想也逐步在新生活中實踐。最重要的，因為用心於這些煩忙，開放自己的身體、感官去應對這些煩忙，除了外在的活躍，歐麗兒的內在心靈也開始注入了生之喜悅。身、心共同感應這個世界，歐麗兒得以讓自己在其中落腳，真實的呼吸、行動、生活，建構起自己的基本存在。

二、空間的探索

空間探索的煩忙基於對生活基本需求而展開，卻在想要認識這個世界的慾望中，達到更有意義的效果。我們的文化常常壓抑或化解我們對於空間的真實感受，但做為在空間中活動、生活的具有理性的生物，我們不能忽視：空間也能傳遞訊息¹⁸⁴，如果我們稍加留意，便會發現它透露給我們的，關於人和人、人和動物以及人和這個世界之間互動的關係。

歐麗兒為了尋找住所作了許多的嘗試，各種不同的空間給她不同的感受和刺激，不舒服、沒有障蔽……，空間告訴她合適住所的基本定義。空間也告訴麗兒和其他在世存在者應該有的互動距離，當她的獨木舟突如其來闖進鹿的領域，就把鹿給嚇跑了，之後，她學著和鹿作朋友，試圖去除彼此空間的隔閡，卻始終沒有成功。當她無意中拯

¹⁸⁴ Edward T.Hall（霍爾）著。黃聲雄譯。《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台北：巨流。1976年8月，頁197。以下簡稱《無聲的語言》。

救了一隻貓頭鷹，極力想要靠近牠，成為牠的朋友，也屢屢遭到貓頭鷹的抵抗。這些例子中，空間告訴歐麗兒的是：在這個世界中的每一個存在者都有自己的存在法則，應該給予適當的尊重。

對於新居-----洞穴，歐麗兒也花了一段時間去摸索及適應這個空間，從一開始發現它時的保持警戒，到進駐洞穴中種種煩忙：清掃、宣告主權、發現洞穴進出口的確實大小、洞穴裡的環境和利用……，「原始的石牆讓她覺得很自在，好像她自己的房間一樣。以前，每當她新到一所學校，或是一個夏令營，她最想知道的就是她的床在哪裡，哪一個角落是屬於她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80）洞穴讓麗兒學會經營一個空間，愛惜一個空間，這是麗兒首次擁有的屬於自己的角落，空間藉由洞穴傳遞給她原始的滿足和簡單的幸福。

在小島這個開放的空間中，歐麗兒也能學著去探索，自己一個人嘗試開疆拓土，划獨木舟的過程中，她發現水塘、遇見鹿，然後「就在鹿剛才所站的地方，有條小溪流入湖中。這條隱藏在地下的溪流，開口處堆著一些枯樹。她把獨木舟拖到小山丘的頂端，然後朝小山丘的另一邊推下去，一推到底。船又浮在水上了。她慢慢划著獨木舟，經過一條狹長的岩岸水道，水道兩岸巨石交疊，長滿樹木花草。空氣微微震盪，蟲聲鳥鳴不絕於耳。」（《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4）在這段探索時間中，歐麗兒看見空間的不斷延續和開拓，不是局促狹隘的無趣，而且在每一個角落都藏有驚奇和新發現。

這些探索，帶動了她的視覺、聽覺和身體感覺，順著這些感官接收的訊息和產生的反應，麗兒在肢體上必須有所應變，她要划船、拖著小舟越過山丘、推小舟下山丘；她的身體、意識和周遭世界因為空間的探索得到協調，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覺察到世界的存在，也覺察到自己的存在。

諸如此類的空間探索體驗開始充塞在歐麗兒的生活中：「吃早飯前，她會出去稍微探險一下，或循舊有的小路到藏獨木舟的溪邊逛逛，或另闢新徑到小島西邊的淺水塘，偶爾她還會在那裡看到鹿。她還是得在經過的路上做記號，不過她越來越去注意突出的樹木、巨大怪異的石頭或起伏的地形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87）歐麗兒不再像以前一樣總是在一個固定的空間等待，像個行李一樣被送來送

去，她在小島上找回了行動的自主性，開始積極的開拓視野和生活體驗，主動建立自己和世界的聯繫。

「探索環境與拓展體能的自由，關係著智力的發展。」葛羅莉亞·史坦能¹⁸⁵在《內在革命》中如是說，她並舉出人類學家對於原始部落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文化中給予男女駕馭空間的自由不同，也因此反映了智力技巧的高下，空間活動的自由和智能發展成正比。姑且不論男女不平等這個議題，我們卻清楚的知道，空間活動的能力直接關係著人類智力技巧的開發，這種能力除了是生理上的發展，重要的是面對生活的技巧、能力和應變的產生。在空間探索過程中，我們的身、心都處在一種高度意識覺知的狀態，刺激的不斷發生，考驗著人的反應能力，同時也累積經驗、增長見聞、協調肢體，並且看見了世界中自己的存在和其他存在之間交織在一起的生命網絡。

以前只在家庭、學校、夏令營之間往返的歐麗兒，從沒有過的探索空間的權利，在鴨島則被賦予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們也驚喜的發現，重獲空間的主權後，歐麗兒的生活不再扁平無奇，空間傳遞的無聲的訊息，喚醒了歐麗兒的生存意識。世界的養分和陽光灑在歐麗兒身上，在這個新天地中，她迅速的成長、壯大。

三、 時間的安排

「她再看看手錶，她對時間有一種依賴感，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次。」（《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7）從文明社會中來到大自然，歐麗兒一開始仍沿襲著我們社會的時間觀念，並以此支配生活的步調。「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通常把時間看成一種固定在大自然裡，環繞著我們而無法逃避的東西；……」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在《無聲的語言中》道出美國人的時間觀，他並且提到，在美國凡是不能安排計畫時間，就會被認為是不切實際。¹⁸⁶

在這樣的文化中長大，難怪麗兒會對時間如此在意和膠著，她十六年來的生活都被制約在這樣的時間觀念中。但是，時間本只是人類方便掌握生活步調而設計出的工具，現代人卻不是時間的主人，反而被時間駕馭，這種看待時間的不當態度，在鴨島上面臨推翻。「現在

¹⁸⁵ 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六 0 年代帶頭發動全球性女權運動的頭號女性主義者。

¹⁸⁶ 《無聲的語言》，頁 14-15。

已是日正當中，她沒有什麼事好做，只是悠悠忽忽地作白日夢。」（《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9）歐麗兒先是無所適從，因為時間的另一個功能是爲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所依尋；現在，沒有人跟她互動，可以跟她互動的其他存在者又不遵守我們的時間觀；以前在學校總是睡過頭而搞得人仰馬翻的歐麗兒，現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了。

除了時間規範逐漸被打破之外，歐麗兒也學著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她習慣性地看看錶，覺得自己應該做一些事，而且是一件一件地做，等第一件事做好後，再做第二件。」（《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9）習慣用事物的繁忙填滿時間的習慣仍然沒變，但是，她慢慢抓到自己的步調，知道自己如何運用時間的特性，掌控事情的進行，不讓生活迷迷糊糊。幾個禮拜後，歐麗兒在這個世界的寬容中體會了時間的意義，她開開心心地走出自己的步調：「在這裡，她按照自己的步調做每一件事情。她高高興興地起床，梳頭，穿上短衫短褲，光著腳悠閒地散步。」（《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91-92）她在小鳥快樂的啼鳴聲中醒來，她會悠哉地散步，學著讓步調從容緩慢；並且「在晨間散步時，她常常會碰上一些有趣的事。」

梭羅說：「我愛我生活中有寬廣的空白。……我的日子不屬於星期裏的任何一日，不帶著異教鬼神地戳記，也未被切割成鐘點，受時鐘滴答聲的箝制……」¹⁸⁷寬廣的空白不是讓時間虛度，鎮日無所適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片刻孤獨寂靜，靜下心來感受週遭環境的遷移，感受這個世界，就像明礬一樣沉澱自己的心靈，清澄的性靈方能涵養滋長更多的生命。歐麗兒在鴨島上學會了時間的繁忙方式，就是讓生活中擁有空白，放慢腳步品嚐生活中的趣味。

歐麗兒洞見時間的真正意涵，讓自己從時間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是新生活裡一個嶄新的收穫，一種融入世界脈動的自由，一種肯定生存才有的自信；歐麗兒乘著寬廣空白的翅膀，從社會文明的沉淪中飛升，在鴨島的自然中看見了一個美麗新世界，在這裡她終於懂得生活。

來到鴨島的歐麗兒，馬不停蹄的投入各種生活的煩忙中，藉由生活基本需求、空間探索和時間安排的探索，麗兒體現世界，也建構生

¹⁸⁷ 《湖濱散記》，頁 153-154。

存，投入生活。在這個天地中，沒有舒適的宅邸、華美的服飾、面面俱到的照顧，但「重要的不是最好的生活（質）而是最多的生活（量）」¹⁸⁸文明生活的絢爛只是生命可有可無的背景，人類真正需要的是從身體力行、不辭辛苦的實踐中，累積生活的經驗、生命的智慧，並且理會自己的生命、反抗、自由到最高限度，也就是努力讓自己生活到最大限度。歐麗兒已經開始在煩忙中儲蓄自己生活的能量，在這一步一步的改變中，歐麗兒的再生將要做到實現最多的生活、發揮最多的自我。



¹⁸⁸ 《卡謬》，頁 78。

第三節 認識自己

要能實現最多的生活、發揮最多的自我，就要先瞭解自我。人必須要知道自己的狀況，才能為自己的生命做出最適當的安排。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筆者很欣慰發現歐麗兒具有內省的能力，尤其在新生活展開後，她不斷在對世界以及自我的存在進行思考，開始在種種的改變中，以一種理性的態度剝開事物的表象，認識自己。

然而「自我」是一個不斷變動中的存在，「人本身就是人類繼續不斷努力的最重要創造和成就」¹⁸⁹所以，要認識自己只看現在是不夠的，那只是一部分的自己，而且沒有找出自我演變成長的過程，容易過於武斷、輕率的對自己下定論，造成過於自滿或自卑的錯誤，忽視自己生命獨特性的價值。「這意味著我們的自我了解與評價必須從過去延續到未來」¹⁹⁰，唯有不斷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才能清楚了解自己的現在，這個現在包含著：自己具備的、尚且不足的、必須繼續努力堅持的、會變得更好的……，所有內在、外在關於自己的一切。所以，認識自己是為了穩健每一個向前推出的步驟，讓生命在時間與空間平移前進的同時，藉由理性意識不斷提升自我的高度，自我存在的建構才能成為立體。現在的歐麗兒開始了新的生活，使得再生展現蓬勃的生氣，但是再生的完成仍需在認識自己的基礎上，才會有最大成功的可能。

自我具有動態的性質，隨著時間空間的推移、理性意識的爬升，「自我」所包含的各種概念也在進行高高低低的調整。這些概念通常包括生理我（bodily self or physical self，即身體我）、心理我（psychological self）、社會我（social self）、道德我（moral self）¹⁹¹、家庭我（family self）、理想我（ideal self）¹⁹²、自我尊重（self-esteem，即自尊）、自我能力（self competencies）等。¹⁹³托爾斯泰的《人生論》則認為人藉由對待世界的三種不同關係來認識自己，分別是支配著動物性的理性意識、服從於理性意識的動物性和服從於動物性的物質。

¹⁸⁹ 《逃避自由》，頁 9。

¹⁹⁰ Gloria Steinem（葛羅莉亞·史坦能）著。羅勒譯。《內在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 3 月，頁 165。以下簡稱《內在革命》。

¹⁹¹ 道德我是對於自己的價值觀、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或品行操守的看法。

¹⁹² 理想我是理想上的自我狀況，也就是對自己將來的期許，未來的自己。

¹⁹³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頁 312。

除了對於自身的各種評估之外，自我還涵括了屬於自己的一切的總和，諸如：衣飾、房屋、家人、朋友、土地、存款……等等，對於一般人而言，所有這一切與「自我」往往具有同等的意義。¹⁹⁵自我是一個具有多種層次而又全面性的概念，若以此對歐麗兒一一進行分析，則會顯得過於龐雜，所以筆者在自我的概念中，擬分成外在自我和內在自我兩方面來討論：外在自我主要以身體自我和生活技能的表現兩方面探討；內在自我則觸及心理我、社會我和自尊、自我能力等方面的評量，這裡將以性格討論作為各項自我的交集。希望在這兩大類對自我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歐麗兒自我發展的軌跡，並在麗兒的自我認識演變中，檢視她是否也能對生活的周遭世界產生令一番不同的見解。

一、 外在的自我

（一）身體、外表：

在沒有深入認識一個人之前，我們先看見了對方的外表，然後，高、矮、胖、瘦、黑、白、美、醜……，這些準則很快的在我們腦海中浮現，並開始依據社會眼光和自我眼光為對方作評比，得到了一個膚淺的「認識」。要認識歐麗兒，我們得先找到以前的歐麗兒，「以前」，是來到鴨島以前，是著手新生活以前，人的改變沒有一個明確的幾時幾刻的時間點，我們只能概略以重大事件的發生來作為階段的劃分。投身生活中各項煩忙的歐麗兒，才算正式開始另一種新的生命，所以筆者以此為界限，討論之前的歐麗兒。

歐麗兒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外表印象是「胖」，祖母一直以各種方式強調歐麗兒的身材，說她胖、叫她節食、要她減肥，並將麗兒沒能把事做好歸咎在她的肥胖：「妳的手指實在太肥了，跟妳身體的其他部分一樣笨拙。」（《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29）歐麗兒長期在祖母對於身材的強調和輕視之下，自信心全無，這種挫敗感深植麗兒的內心，讓她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個胖子，並且在遭遇挫折或心情煩躁時，

¹⁹⁴ 意即組成我們生理肉體的各種基因、細胞、器官等。

¹⁹⁵ 《自我的追尋》，頁 126。

以身材貶抑自己。焦慮的時候歐麗兒大吃特吃，心理面卻這樣罵自己：「歐麗兒，人類真空吸塵器，肥蛋……。」逃走的過程中害怕被人發現，她以這個理由安慰自己：「誰會在乎一個肥胖的、瘋狂的女孩子在做什麼？」肥胖在歐麗兒心中和不受重視畫上等號。因為肥胖，歐麗兒在異性面前連撒謊都擔心被拆穿：「別笑掉人家的大牙，她會有男朋友？這頭肥牛會有男朋友？」對歐麗兒而言，身材決定兩性關係，男生不喜歡胖女生。「真了不起，歐麗兒。……有錢小姐，笨蛋小姐，懶豬小姐。」這是歐麗兒束手無策時內心的聲音，她把自己的無計可施推卸到肥胖身上。

「最深刻的貶抑莫過於貶抑每人與生俱來的身體-----例如種族、外貌、殘障、年齡歧視等等」¹⁹⁶祖母對歐麗兒身材的貶抑，連帶造成她自己對自我價值的貶抑，因為肥胖的身材，歐麗兒覺得自己無一是處，身材成了麗兒生活的一大阻礙，在自我認同、人際經營、兩性關係和處事能力上都造成嚴重障礙。胖嘟嘟的女孩、遲鈍的女孩、不被重視的女孩，這是以前的歐麗兒對自己的身體認知。

現在的歐麗兒，也就是投入鴨島生活的歐麗兒，沒有鏡子，沒有外在嚴苛的打量，麗兒對自己的外表公正地下了一些評斷。「她的臉長得不錯，她對自己的乳房和手臂也沒有反感，可是，一想到她那大大肥肥白白軟軟的肚子，她便立刻聯想到古羅馬女神的石雕-----肥肥大大的身體，大大鬆鬆的乳房，圓圓軟軟的肚子，粗粗胖胖的大腿。那根本就是她的化身，只是她的乳房並沒有垂下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6）到此為止，我們才對歐麗兒的身材有了比較具體的輪廓，在小島上她願意嘗試赤裸身體，並且願意談論自己的身體，而且發現，她的肥胖其實並不過火，但先前在祖母的強調之下，令人不知不覺有了誇張的聯想。

相較於祖母的徹底嫌棄，在鴨島上的歐麗兒讓我們知道，她並不是全然的否定自己的身材和外貌；對於身體的意識，麗兒表現在運動的選擇上：「游泳是她最擅長的運動，在水中，人們只能看見她的頭，看不見她的身體。但是網球場上，或是騎在馬背上的時候，她總覺得大家都在盯著她的大屁股。」（《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6-67）每個人

¹⁹⁶ 《內在革命》，頁 37。

都想隱藏自己自卑的部分，但是，在鴨島上歐麗兒可以正大光明的展現自己，這是認識自己的第一步。

「如果你能多以你的肌膚，而少以你的衣服接觸陽光和風，多好，因為生命的氣息在陽光裡，生命的手在風中。」¹⁹⁷歐麗兒拋卻以衣飾遮掩身體的自卑，開始讓先前被貶抑的身體接收生命的洗禮，她享受身體和自然呼應的快樂，「風吹在赤裸的身上，感覺卻是太美妙了。」、「陽光熾烈地曬在她的肩上和胸脯上。她覺得肌肉緊繃，渾身是勁，同時又覺得軟弱無力，慵懶散漫。」這些身體帶來的愉悅和自在是歐麗兒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她的身體不再死氣沉沉、遮遮掩掩，「這種感覺是開放的、敏銳的，不再對自己的內心和身體感到自卑。」（《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93）歐麗兒在身體感覺上找回了信心。

新的生活中沒有人逼她減肥，但是因為對生活的積極，不斤斤計較自己的體重，在有自信的生活中歐麗兒重新贏回了自己對自己身體的尊重，「她肚子上的肥肉已經消下去，手腳結實多了，甚至連她的手指都變得堅實而有力。」（《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07）歐麗兒不再是胖嘟嘟、遲鈍自卑的女孩，不再是笨拙的肥手指，她是對身體認同的、快樂的歐麗兒。葛羅莉亞·史坦能在《內在革命》裡說到：「如果不自尊重深植於我們對身體的感覺，那麼，自尊就要從改變對身體的感覺開始。」歐麗兒是最好的實踐者，她從否定中站起來，給自己改變的機會，由外在的改革進到內在的革命，成功展現出另一種綻放自信光彩的新風貌。

（二）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就是能夠靠自己讓生活順利運轉的能力。我們從嬰兒時期的凡事依賴父母，沒有處理生活大小事務的行動能力，到慢慢的學會自己打理日常所需，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個從不能到能、從無到有的過程，需要週遭的成人適度的放手與協助，我們才能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生命體。

身為鷹大企業的繼承人，歐麗兒有錢有勢，衣食無虞，從沒有為生活煩惱過，「小時候，大人什麼都不讓她做，她的身邊永遠有人-----

¹⁹⁷ 《先知》，頁 97。

泰雷諾太太、廚子、保母-----她們的手比她有本領，總是把她的手推開，搶事情過來做，而且做得又快又好，然後告訴她：『妳去玩！』」（《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2）在富裕的家庭中長大，歐麗兒家中有廚子燒飯、有管家打理一切、有保母照顧她們，並且有祖母監控這一切；到了外面，坐飛機有父親的秘書陪著、參加夏令營卻完全不用動手處理生活事務、三年前到鴨島度假也是讓人安排好所有的一切。歐麗兒的生活中明顯缺乏自己動手處理事務的機會，大大小小的工作全都假手他人，歐麗兒是個生活的局外人，她位在其中，其實沒有參與生活。所以，一但脫離了這個生活的範圍，歐麗兒就原形畢露，完完全全顯示出自己生活能力的貧乏，雖然參加過無數次的夏令營，對於採購到鴨島的必需品「她覺得一片茫然，野營該帶什麼東西，她一點概念都沒有。」十六年來的生活像是一片空白，「她對真實的生活一無所知，究竟一個人該做什麼，她也毫無概念，她所知道的東西都是從書本上看來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3）歐麗兒和真實生活嚴重脫節，在使用身體的生活技能上完全喪失。

此外，培養人際互動也是一項重要的生活技能，人與人之間的肯定互助關係可以幫助個人成爲一個健全個體，學會在適當的時機堅持自我、尋求幫助，是適應與他人共同生活的重要社會技能¹⁹⁸；歐麗兒在不斷的轉換環境中成長，並且一切受到祖母的監控，沒有機會好好學習這項社會技能，所以，她才會在莉玫死後倍感孤獨，沒有其他的支援系統，讓生活歸零。她的祖母、老師和游泳教練給她的評語是：「孤僻、懶惰、缺乏進取精神、吊兒郎當……」歐麗兒自己也知道，再不從這種無能的生活中振作起來，保證成爲一個百無一用的廢物。

來到鴨島，木屋燒毀，歐麗兒一下子從夢想的雲端跌入現實的世界，她沒有悲傷太久的權利，畢竟她所面對的是延宕太久的生活學習。找到住所之後，麗兒自己整理打掃，她想辦法生活得方便舒適，於是學會就地取材，利用樹枝做掃把、松針和長青植物的枝葉則拿來鋪床；逐漸累積經驗之後，「她發現只要做一些事就可以改善她的生活，在石牆上釘木釘，每天晾睡袋使它保持乾爽……最近她還學會了如何使用斧頭，她懂得把斧頭高舉過頭，然後迅速落下，偏左、偏

¹⁹⁸ 《發展心理學》，頁 364-65。

右……她甚至還能將木頭劈成像海狸啃過的樹幹一樣細。」(《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86-87)

飲食方面，歐麗兒雖然帶了充足的糧食，但仍然必須自己動手生火、自己撿柴火，她還自己動手造一個爐灶，自己烹飪；並且從一開始的常讓食物燒焦，到最後「煎餅不再燒焦，樹爬得更高，還吃了一條自己抓的魚。她雙手環抱膝蓋，心滿意足地在那裡坐了好久。」能料理出豐盛的一餐，照料自己的生活，歐麗兒因為這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滿足而得到接納自己的信心。

生活中其他的瑣事，歐麗兒也要自己一一打理，她自己洗衣服、晾衣服，走路到各處探險尋找可以運用於生活的東西，她學會使用石頭當工具，學會爬樹，學會和島上的小動物做朋友，在和小鳥、松鼠、青蛙、貓頭鷹等互動之中感到開心。現在的歐麗兒知道一個人的時候該做什麼，「她很喜歡獨處，島上的生活真是簡單又實在，當她踢到石頭，會痛；魚不上鉤，會餓；雨淋在身上，會溼；如果天氣變涼，她就生個火；如果她累了，便睡……」(《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18) 歐麗兒在各種生活能力的培養中，挖掘到自己對於生活的感受能力，這些感受讓她認識自己最真實的一面，灌注一個活著的人應該有的情感內涵，不再是一個空虛的殼子。

托爾斯泰將人對自己的認識分為三個不同的層面，但他強調人的真正生命是由個體服從理性原則而生，其他兩種類型的存在（即動物性和組成肉體物質的存在）則是幫助真正生命完成的工具和材料。所以「人研究自己的工作所用的工具和材料對他是有益的。他越了解它們，就能工作得越好。」¹⁹⁹「工作」就是在自己的理性意識帶領下，創造出真正的生命價值，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先從生活中瞭解自己身體上的潛能，以及使這些潛能活用於生活中成為各種生活技能，使其成為創造新生命的工具和材料。這就是歐麗兒必須先從根本上認識自己的身體和生活能力的原因，這兩種自我認識成為內在自我發展的基礎，讓歐麗兒的理性意識在主導生命時更得心應手。

¹⁹⁹ 《人生論》，頁 97。

二、 內在的自我

內在自我的形成奠基於外在自我，鑄造生活中所有不同的元素，以「性格」的型態綜合表現出來。所以，歐麗兒要認識內在的自我，可以從性格的解析著手。

性格是指一個人特有的行為模式，是人和外界發生連繫時用以誘導人的能力的較固定方式；性格的產生主要由個人的經驗（尤其是早年經驗）形成，並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各種見識和新經驗的影響而改變到某種程度。²⁰⁰可以說性格是集結了心理我、社會我、自尊與自我能力的各種自我認識而得到的較為固定的自我形象和行為反應模式。

佛洛姆把性格劃分為非自發創造性指向與自發創造性指向兩大類，自發創造性指向意指能夠發揮自我潛能的性格，非自發創造性指向則是限縮自我能力的性格。在非自發創造性指向中又區分出四種不同的指向類型²⁰¹，每個人可能混合這些類型的特質，而較偏向某一種指向。以前的歐麗兒在遭遇兩次死亡事件後，陷入很多的困境之中也產生了許多的改變，她失去了母親溫暖的關愛，落入祖母嚴格的掌控之；她的終極拯救者莉玫死去，頓時喪失生活意義；她身材肥胖又毫無生活能力，終日恍恍惚惚，自卑而任人擺佈；她的心裡一直有個聲音，不斷在貶抑自己、嘲諷自己，使得歐麗兒不僅外在無能，內在也缺乏信心，她的自我沒有達成統合，十六年的生命在飄搖、空虛中度過。

以前的歐麗兒所表現出來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以及他人對她的看法，在佛洛姆的性格指向中明顯偏向接受型指向，屬於這一指向的人相信自己生命中所需要的東西，不論是物質或精神上的，都必須從外面獲得；他們對愛非常敏感，常是希望被愛而非愛人；這一類型的人缺乏思維能力，通常是接受意見而非表示意見；他們經常尋求一個「神奇的幫助人」²⁰²，並且對於幫助他們的人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忠心，同時害怕失掉這些幫助；這種接受類型的人非常愛好吃喝，常藉此克服焦慮和沮喪。²⁰³之前的歐麗兒在性格上表現出大量的接受型指

²⁰⁰ 《自我的追尋》，頁 49-55。

²⁰¹ 分別是接受指向、剝削指向、儲蓄指向和市場指向，詳細內容請參考佛洛姆著之《自我的追尋》。

²⁰² 即之前提到過的終極拯救者和神秘的幫助者。

²⁰³ 《自我的追尋》，頁 55-57。

向特質，這是一種限制自我能力發展的性格，在這種性格之下，理性意識無從伸展，歐麗兒不可能讓真正的生命產生，不可能體現真實的存在狀態。

帶著這種性格的歐麗兒來到鴨島，她開始有了改變，從她克服種種困難，登陸鴨島的那一刻起，就開始了性格的扭轉。當歐麗兒發現木屋燒毀時，她先是咒罵所有的人，然後「她聽到自己的尖叫，立刻閉上嘴巴。這一切不都是自己決定的嗎？又能怪誰呢？」（《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2）麗兒停止抱怨，開始想辦法自救。當她找不到住所，在石板下醒來時，她在心裡想到死亡：「她已在昨夜死去。不是永遠死去，也不是最後一次死去。死亡的方式太多太多，每次她被送去學校時，她就死了……每次離開莉玫的時候，她也會死。還有，當她媽媽去世的時候，還有-----現在。」（《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4）她思考死亡，像歷經一次又一次的蠶蛻，然後站起身來，開始新的生活。在面對不熟悉的生活折騰下，歐麗兒突然有感而發：「她單獨過了三天，仍然活著。這是她有生以來真正做了點什麼，沒人協助、指點、商量或教導，而是她自己完成這個計畫。」（《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4）這個體會就像是一股強心劑，讓歐麗兒開始對自己有信心，想讓新生活繼續下去。慢慢的，這樣正向的念頭一一跑出來，推動麗兒的改變；在這裡「她沒有什麼事可做，用不著去逢迎別人，也不必裝模作樣。……她很累，但是心滿意足，她知道自己漸漸喜歡留在島上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8）思及至此，麗兒可以自由自在的回復自己真實的模樣，掙脫生活中種種虛偽的鉗制。

性格的改變不是一蹴可及的，在島上，麗兒有充足的時間去重新雕塑自己，轉換自己。一直約束她的祖母，是她的心靈上的夢魘，在島上，當麗兒習慣性的又想起祖母時，「她忽然跳起來，去他的，怎麼到現在還在顧慮她祖母會怎麼想？她要依自己的方法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得完全出於她的主意，她的決定。就算這件事是錯誤的，那也是她自己決定要嘗試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2）歐麗兒這麼想，並且也真的實行了，這個強而有力的意識和舉動，讓之前軟弱的性格得以改頭換面，歐麗兒堅毅的潛能逐漸爆發出來，她終於擺脫祖母的陰影，誠實的表現出自己來，就像她自己知道的：她和祖母是不

同類型的人，她也不會成為祖母想要的那種淑女。

而祖母以前一再強調的節食，歐麗兒在鴨島上不因外力的要求，發自內心的進行改變；以前不論何時，只要歐麗兒焦慮，她就大吃大喝，現在「她故意把食物放在最後，雖然她最想要的就是食物，但是她恨自己的胃口，她要控制她的胃口，不要讓它反過來控制她。」（《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9）就像托翁所說的，要讓動物性遵循理性原則才能達到美好的生活，歐麗兒做到了，並且從這個念頭興起之後，她努力的讓理性戰勝動物性，掌控自己的生活。

在鴨島上，「她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增長了她的信心。」在這片大自然中，「除了小島，除了她之外，還有什麼？她每每想到這點就很洩氣，自覺微不足道。然而，這片空間也常常使她膨脹、放大-----這個大空間會塞進她的身體中，把她舉得高高的，讓她覺得自己既莊嚴又偉大，是山是水是地也是天空。」（《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92）歐麗兒在這個新天地中，孕育了開放的心靈，之前封閉自己能力的性格，一點一點的消失了，轉變成爲另一種對於生命和自我的正向回應，開始導向有助於她再生的自發創造性性格。

創造性使用的特徵是對活動和悠閒做有規律的交替。只有一個人
在必要時自己能夠定靜和孤獨，才能從事創造性的工作、愛和思想。先要聽從自然而後才能聽從別人：要使自己和其他人建立關係必須先瞭解自己。²⁰⁴

認識自己，是生命中一直不斷進行的課題，經由瞭解內在、外在的自我，我們可以逐漸將自己的生命推向真實的存在境界，推向一個更美好幸福的所在。

歐麗兒在島上對於生活有了全新的認識和領會，同時也在新生活中重新認識自己，激發出自己一直受到壓抑的潛能。認識自己、瞭解自己之後，又是生命一個新的里程碑，一個充滿活力的起點，接下來，歐麗兒就要朝向創造性的工作、愛和思想不斷邁進，在理性與良知的引導下，完成少女再生的旅程。

²⁰⁴ 《自我的追尋》，頁 95。

第五章 步驟四：確立

有太陽就有陰影，而且必須認識夜晚。

荒謬的人一旦首肯，他的努力將永不終止。²⁰⁵

-----卡謬（Albert Camus）

第一節 死亡事件四

歐麗兒在鴨島上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活中，她聽見自己內心理性意識的呼喚，並以此指導自己的身體，真真實實的投入生活，讓自己朝更美好的生命前進。歐麗兒重新認識了內在、外在的自己，讓她的再生之路綻放光明和希望；但再生並非在此完成，我們期待的再生是雌雄同體的生命，是最多生活的發揮，是生命價值的領會，是真實存在的體現；這些目標必須在徹底體悟宇宙、自然中一切事物遵循的法則後，才能真正落實，這個法則就是托爾斯泰所說的一切物質運行的法則，自然界生生不息的核心-----生與死的自然而然。

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都包含了自然的所有過程。」²⁰⁶只是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自絕於自然，也漠視了自己生命中沒有停息過的自然法則的運行；歐麗兒唯有重返自然的呼應，找到理性原則和自然法則平行共進的方式，才能沿此軌道，通往再生。

我們看見，歐麗兒雖然重獲生機，對於媽媽和莉玫的死亡陰影卻揮之不去，對於這兩個死亡事件的不諒解，不時浮現在她的腦海中，她質疑、憤懣、無奈，始終無法釋懷。

「莉玫，妳在哪裡？為什麼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妳為什麼不來陪我？妳為什麼要死？妳沒有權力去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63-64）

「莉玫死了……死了……這只是一些字眼而已，有什麼意義？」

²⁰⁵ 節錄自《卡謬》，頁 130。

²⁰⁶ 《內在革命》，頁 277。

歐麗兒仍然可以聽見莉玫的聲音，仍然可以瞥見莉玫的身影，莉玫怎麼可能死了？這實在很難令人相信。當你仍然深深覺得一個人還活著的時候，他怎麼可能是死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89）

死亡對於一般人而言是一個生命的黑洞，它把原本活生生的人和所有相關的事物吞噬進去，讓人搞不清這些上一刻還近在眼前的存在體，下一刻為何消失得無影無蹤；是經由某種特殊的形式被傳送到另一個空間呢？還是被包覆在這些漆黑的表象裡面？或者之前的存在只是幻覺，就像我們不知道是莊周夢蝶，或蝶夢莊周？若我們不徹底釐清生命的本質，便會不斷被生命的黑洞吸引進去，不斷地感覺痛苦，即便生活得再快樂，仍會提心吊膽於這種恐懼的來襲。就像歐麗兒，雖然展開了新的生活，雖然接受理性的原則，但在未透徹自然的法則之前，仍會為死亡所苦，一旦無法跨越死亡的圈限，則再美好的生活都會瞬間成為荒謬，一切都會變得無意義，就像歐麗兒因此產生對生命的誤解和茫然：「沒有莉玫，一切都等於零。」歐麗兒固著於死亡，使得再生遭遇了某種無形的障礙。

當生命關閉一扇門時，它會開啓另一扇窗，歐麗兒需要一把開啓心靈門窗的鑰匙，它就在鴨島的自然裡，也就是接下來發生的死亡事件四。死亡事件四並非單純是一個個體的死亡事件，或者應該說，死亡事件四就是無時無刻在大自然中發生的死亡，在這個範圍中，包含了動物的死亡、植物的死亡、季節的交替……等在自然中生滅的萬事萬物，而我們的探討主要落在動物的死亡方面。這些死亡，在歐麗兒的新生活中上演，或經由歐麗兒之手而發生，或以一種規律在進行交替，卻通通服膺在大自然的法則之下。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討論就是找出這些死亡如何在麗兒的生活中現形。

死亡的徵兆是浣熊帶來的，浣熊偷走了麗兒原本賴以維生的糧食，引發了麗兒結束新生活的恐慌以及基本需求匱乏的恐懼，麗兒開始注意到「死亡」，這種死亡不同以往，因為它關係到自己的存亡，所以顯得格外清晰和深刻。為了留下來繼續新生活，歐麗兒以死亡為武器，開始一連串的反抗。「她考慮留下來，並思索著另一種生存方

法行不行得通，那就是以魚、漿果和蘋果作為糧食。」這個念頭一起，死亡的領悟之路也就展開了。先知說：「當你用牙齒咬碎一個蘋果時，心裡對它說：『你的種子會活在我體內，你未來的嫩芽會在我心中盛放，你的芬芳會成為我的氣息，我們一同快樂的渡過所有的歲月。』」²⁰⁷植物的枝葉、花朵、果實讓世界充滿了盎然的生機，並且化身為食糧，飽滿許多生物的身體和精神。

在大自然這個植物園中，麗兒嘗試吃各種植物，蒲公英、覆盆子、蘋果、堅果、草莓葉子、香蒲、蓮藕、慈菇……，「起先，歐麗兒只吃她有把握的野生植物，但是慢慢地，『採購單』的內容增多了。譬如有些植物的外觀不錯，或者氣味及味道都很好，她就會採一些，……」（《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05）島上野生植物的死亡，維持了歐麗兒的生命，在食物鏈的結構中，植物默默的提供自己的生命，涵養其他生物；然而，植物的死亡並未喚起歐麗兒的領悟，它們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差距太大，一般人很難站在齊物²⁰⁸的觀點公平視之；植物的死亡對歐麗兒來說大部分的意義是糧食的來源之一。

對植物的體解離我們遠了些，托爾斯泰以為我們最瞭解的是人，「從可靠性的角度來衡量，我們其次瞭解的是動物，在動物身上我們能看到與我們對幸福的渴求類似的屬性，……」²⁰⁹這是基於物種的角度來評量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因為屬性接近，人的同理心可以觸及動物，動物的行為也能引發我們的同情。在文明的演進中，人和動物發展出一種跨越物種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而有動物伴侶（companion animals）的產生。

很多人與動物的情感源自孩提時代，一般研究發現，「兒童對寵物的參與和依附，能使兒童從與動物互動中受惠。」²¹⁰這些互動對孩子的認知發展、同理心、能力感和社會調適方面有正面的影響。歐麗兒一個人來到孤島，她唯一的同伴就是島上的動物，她和牠們做朋友，對牠們說話，因為動物們的存在，麗兒有了情感互動的對象，無形中她對這些動物伴侶產生了極度情緒和社會支持上的依賴，形成了

²⁰⁷ 《先知》，頁 71。

²⁰⁸ 莊子〈齊物論〉中的觀點，認為不應以人類的標準去齊同萬物，而要向內做功夫，不以差別觀念去對待萬物。

²⁰⁹ 《人生論》，頁 93。

²¹⁰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211。

一種依附作用。如今，爲了自己的生存，麗兒必須變成殘忍的殺手，殺害動物以維持生命，這種矛盾和掙扎理當是劇烈且深刻的，就像是在殺害自己生存的夥伴，牠們也都是無辜的。

以前的歐麗兒最喜歡釣魚，享受那種不知會釣起什麼東西的驚奇感，；現在，她爲了溫飽而釣魚，爲了填飽肚子，就算魚沒烤熟也照吃不誤，「她吞下了一片生魚肉，然後再咬一口，慢慢地嚼著。」同時也咀嚼著生命的況味。剛到鴨島的時候，麗兒以補青蛙自娛，而且會親吻青蛙後才把牠們放掉，就像她和莉玫分手時會進行的儀式一樣；現在，青蛙也成了麗兒的盤中殮，「有回她抓了五隻大青蛙，砍去牠們的頭，剝掉牠們的皮，剝到最後一隻時，她把所有的感情也都剝光了。她的兩手沾滿了黏液和鮮血，每宰掉一隻，她的心就硬了一點，她發誓永遠不會再去親吻青蛙。」(《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05-106)這是一個轉捩點，麗兒學著把情感和死亡分離。

對於豪豬，麗兒原本也沒有任何惡意，她以擬人化的情感將豪豬歸類在「不是壞蛋」之屬，所以不傷害牠；但是，在生死交關的迫切時機，「她必須動手殺死點什麼東西來證明她能殺生呀！」一隻倒楣的豪豬闖到麗兒的面前，於是「她跳到旁邊，把木矛刺進牠的身體，血噴了出來……濃濃的鮮血令她瘋狂起來，她又刺、刺、刺……最後豪豬靜靜躺在地上。」(《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40)歐麗兒做到了，瘋狂的刺殺了豪豬，並且毫不遲疑的清理這份得來不易的「食物」，一點也不浪費的吃掉；「她想到豪豬那張小狗似的臉，卻一點懊悔的感覺都沒有。」歐麗兒剝除了感情的層面，以一種冷靜而理性的態度來看待這次的死亡，爲了求生，歐麗兒必須殺生，親身參與這種殘酷卻必然的循環，讓麗兒對於死亡有了更深的領會，並且進一步思考到之前耿耿於懷的兩次死亡事件：

為什麼有的東西會死？有的會活下去呢？難道這都是機運的關係？她的母親為什麼會死？莉玫為什麼會死？這世界天天有不幸、殘酷而無法解釋的事情發生，沒有人能瞭解，她永遠不會瞭解。就像她從來不曾想過要去殺死一隻動物，但是她已經殺了，而且她還會再去殺。(《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41)

歐麗兒覺察到死亡並非莫名其妙，並不是老天爺刻意對她的不公，因為動物的死，因為自己的經歷，歐麗兒有了同理的能力，她正一點一點揭露自然的法則，一步一步接近生命的真諦。

之後，死亡繼續進行著，在大自然中，這本是不停轉動的一個輪軸，和另一個誕生的輪軸齊心協力帶動世界的運轉，此刻卻賦予歐麗兒深切沉重的領悟。「當你殺一隻野獸時，心中對牠說：『殺戮你的那個力量，也必殺戮我；我同樣的也將被消滅。因為把你交到我手中的自然律，必將把我交到更有力者的手中。你的血和我的血不過是滋養天堂之樹的汁液。』」²¹¹紀伯倫透過先知告訴我們這項真理，大自然則經由動物死亡讓歐麗兒明白了祂的法則。歐麗兒殺了一隻雁子，接著是浣熊，最後是鹿；她吃了牠們的肉，還把毛皮拿來做衣服，她知道有一天會死，但目前她要讓自己活下去，動物的死已經讓麗兒接受了死亡的必然。隨著這些動物死亡的發生，歐麗兒對死亡探索逐漸深入核心，死亡既是必然，那麼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麗兒在死亡面前陷入對真實存在的沉思：

如果她死掉的話，她將會永遠留在這裡，被人遺忘。她的身體會腐爛、碎掉、散入泥土中。但是她的內在自我，她的聲音，那個離開身體單獨存在的靈魂會到哪裡去？那個她也會消失嗎？難道所有的東西都不會留下？

她想起了莉玫。她堅信世界上一定有一個精神體，因為莉玫跟她母親的精神體一直都跟她在一起。那些關心你的，而且是你心愛的人會永遠跟你在一起。她真正愛過人嗎？她想到了她的祖母和父親，心中有無限的悔恨。（《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59）

我們看見歐麗兒不再執著於對死亡的恐懼，她的理性讓她提升關注力，將焦點放到內在自我及精神的存在上，而且對於曾經自以為是的愛提出質疑。人有理性就會產生二分率²¹²的問題，活著和死亡、幸福與不幸、愛與不愛……，原本單純信奉的價值都產生分裂，這種分

²¹¹ 《先知》，頁 69。

²¹² 最基本的生存上的二分率為生與死，而在死亡的基準上，又產生了另一個二分率：在這個向死的存在過程中，我們可以發揮多少潛能與實際能夠實踐多少之間產生落差。

裂就是生命的荒謬，和生命的荒謬共存，逼迫一個富有理性的人不斷奮鬥並追求發展，積極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而在這個不斷前進、努力的過程中，「他必須瞭解自己同時也要瞭解生存的意義。」²¹³爲了延續自己的生存而引發的一連串死亡，就像當頭棒喝，敲醒了執迷於死亡錯誤認知的歐麗兒，她的理性發展出更強大的力量，除了控制動物性生活之外，現在的歐麗兒更蘊含了足夠探索生命本質的理性，這是一種更飽滿、更豐實的力量，催促她從現在的生活情態中跨步向前，創造永恆的生命意義。



²¹³ 《自我的追尋》，頁 38。

第二節 生命的意義

肉體會腐朽，「但是她的內在自我，她的聲音，那個離開身體單獨存在的靈魂會到哪裡去？那個她也會消失嗎？難道所有的東西都不會留下？」在孤絕中，歐麗兒聽見了自己良知的呼聲，那個本真自我的存在發出的爭取生存的抗辯。

良知的呼喚指引我們撥開生活的迷霧，看見生命的本真；良知的出現是再生的關鍵，是激發人創造生命意義的號角。海德格告訴我們，世人沉淪在閒談與好奇之中，對於內在自我的聲音充耳不聞，將生命寄託在一種空洞不實的存在狀態中，迷失了本己的自我。要能解決這種認知的錯誤，回歸到真實生命的本身，人必須要找到自己-----那個曾經充耳不聞自身的自己，用心諦聽內在自己對自己說的話，「那這呼聲必定以不嘈不雜、明白單義、無容好奇立足的方式呼應著。以這種方式呼喚著而令人有所領會的東西即是良知。」²¹⁴佛洛姆則簡稱這樣的良知²¹⁵為「我們自我關愛的聲音」，是我們真正自我的心聲，以及道德完整的監護者，把在外游離的我們召回到真實自我的境界，使我們成為徹底發揮潛能的人。²¹⁶

來到島上之後，歐麗兒的內在良知一直嘗試突破外在虛浮的表象，喚醒她真實的自我，尤其當新生活的開展在理性意識的引領下漸漸上軌道之後，歐麗兒產生對於自我的重新認識和檢視，更是良知發聲的大好時機。遭遇考驗時，麗兒感到挫折，「但是她內心某種東西在那裡堅持著，就是不肯認輸。」（《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71-72）這個固執的東西，就是良知。在鴨島上，「看不見的力量從她的體內流過，那是小島的力量。她感到體內有小島的身體，她渾身充滿了一種無可言喻的喜悅。我就是小島，小島就是我……」（《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20）小島獨立自主的存在，內在蘊藏無限生命力，在大自然的法則中，安靜而有力地體現存在，這是歐麗兒感覺到的內在那個真實的自我，那個堅持的力量。

²¹⁴ 《存在與時間》，頁 365。

²¹⁵ 佛洛姆在《自我的追尋》中將良心（即良知）分成集權的良心和人本的良心。集權的良心是由外在權威（如父母、國家）內化而成本身一部分的內在權威，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超我」。人本的良心是我們整個人格對其是否正確地發生功能所引起的反應，它是我們自己內在的理解，是我們自我的反應。人本的良心就是海德格所說的良知。

²¹⁶ 《自我的追尋》，頁 147。

這個自我的力量滋養麗兒精神的壯大，當麗兒開始真正意識到自己死亡的危機，外在肉體的存在受到嚴重的考驗之時，良知化為山谷裡一聲響亮的呼喊，慢慢地一層一層的將內在聲音傳遞上來，並在心靈裡產生迴盪共鳴。「她要死了。但是她心中某種東西不相信她會死，永遠不會相信。被壓抑下去的希望，不停地想蹦起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33）這個希望的念頭，就是良知，良知切確的知道麗兒內在隱藏的能量，知道自己可以再為生存做出奮鬥，所以拼命地抵抗外在自我的軟弱。在良知的呼喚下，歐麗兒的內在真我粉碎了以往那個懦弱不實的假象，對生命進行宣誓：

「當她這麼想活下去的時候，她為什麼得死？她要像那棵老橡樹一樣。它生活在岩石上，風吹它、雷劈它，但是它卻活著。它沒有屈服，它仍然堅強的活著，或許大自然也會讓她活下去，只要她不屈服……是的，如果她肯努力嘗試，如果她夠聰明、堅強，也夠幸運的話，也許，她會活下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34）

隱藏在歐麗兒內心的那個真實存在現身了，這種真實生存的狀態將和生命的荒謬共存，然後進行生命意義的創造。

一旦良知從理性生活中喚回了內在真實的自我，確立這個自我存在屹立不搖的地位，那麼，創造性的活動就要接著展開。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清明的本真自我洞見生命本質的最大荒謬-----人必有死；如果不是徹底的放棄掙扎，便是努力不懈的反抗。「反抗是肯定一種壓服的命運，而又拒絕那應當伴隨的引退。」²¹⁷歐麗兒看清了世界的本質，但她選擇活下去，所以「她已不再期望事情照她的計畫進行，因為事情要怎麼發生，它就會怎麼發生。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但是沒有關係，只要她繼續工作就行了。她會做好一件事，再做另一件事。」（《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42）是的，直視荒謬，要證明自己唯一的真理，就是挑戰，並且提出一個生命不屈不撓的證據，累積出最多的生活，這就是歐麗兒所努力的目標。

²¹⁷ 《卡謬》，頁 72。

創造性的活動就是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以及方法，因為，「創造性是人使用他的力量實現其固有潛能的能力」²¹⁸潛能充分發揮，才有突破困境、創造奇蹟的可能。至於使用自己的力量，就是在理性的引導下，自我體驗到自己是權力的化身，是擁有權力的人，這些權力不會受到外在的阻礙而與他脫離，握有權力就有反抗的勇氣。以創造力實行權力，就能穿透現象的表層而瞭解其本質；就能以想像力預見尚未存在的事物，而得以計畫和創造；在對世界理解和預見的基礎上，就能為自己爭取生命的更大權益。所以歐麗兒必須投入創造性的活動之中，掌握自我生命的權力，盡力發揮固有的潛能，方能拯救自己。創造性的活動，使真實自我又回歸到生活的本身，使此在在在生活中鞠躬盡瘁、拚命到底。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從食衣住行及心靈幾個角度著手，觀察歐麗兒是否進行創造性活動，如果有，她如何進行。

一、食

當初帶著麗兒越過湖面的獨木舟，在一場暴風雨中毀了。離不開鴨島，為了存活，歐麗兒陷入解決生活需求的苦思，冬天已經來到鴨島，之前帶來的乾糧早已吃盡，最重要的糧食如何解決？麗兒的第一個行動方案是開始收集食物，想盡辦法保存食物。她把釣到的魚曬成魚乾，魚頭魚尾和魚骨則物盡其用的煮成湯，而且麗兒已經預想到魚不再上鉤的日子，所以一有空就釣魚；她也採集植物的球根和果實，將之曬乾後妥善保存，為了收集食物的方便，她用香蒲葉做成袋子，思考生活下去的各種可能。然而「飢餓一直跟著她，面對飢餓的恐懼也越來越深。」（《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47）歐麗兒連小紅蟲和樹皮下的蛆都吃了，並且狠下心來殺生，她意外殺死一隻豪豬，接下來，用計殺死了浣熊；最後，設下陷阱獵殺一隻跛腳鹿。歐麗兒不再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大小姐，她要自己設法尋找食物，並且在嚴酷的大自然中，學會運用頭腦去爭取食物的來源，這種獲取糧食的潛能發揮，讓她勉強維持了身體運轉的機能，在寒冬中保留最後一絲體力。

第二個行動方案是控制自己的食量，「一天只吃一頓真正的食物，剛好夠維持她活著。」（《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36）到了最緊要

²¹⁸ 《自我的追尋》，頁 75。

的關頭，她還定下規則：「沒有餘糧貯存，就不吃東西；抓到兩條魚，最多只能吃一條。」（《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44）麗兒將自己生理的需求降到最低，並且爲了活下去而嚴格遵行，有時候一整天只喝一點微帶香味的熱水，但是，她仍然不肯放棄。這樣惡劣環境下的麗兒，更加珍惜每一份殘餘的糧食，然後無時無刻不在動腦筋尋找糧食，「她發現她的世界正在萎縮，而她自己也跟著萎縮了……縮得只剩一堆皮包骨。她不再來月經，頭髮又長又亂，像個瘋子。她靠在火邊，喝著永遠無法滿足她的熱湯。」（《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51）身體的萎縮沒有圈限麗兒的潛能，相反的，她的內在自我，那個真實的存在，卻在潛能的激發下，散發出強韌的創造力。

二、衣

飢寒交迫是歐麗兒在奮力求生下的最佳寫照，「她經常這樣-----飢寒交迫、飢寒交迫……」（《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49）歐麗兒來到鴨島時是夏天，而且在她原本的計畫中，有溫暖舒適的木屋可住，最多只停留幾個禮拜；所以，面對寒冬，她只有一件棉毛衫可以保暖，沒有帽子、手套、厚褲子或襪套可以禦寒。

一開始，麗兒不知道如何解決衣服的問題，她所能做的就是「穿著牛仔褲，外面再套上連身衣褲坐在火邊取暖。」（《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37）漸漸的，現實的生活逼著她找到解決的方法，麗兒殺死浣熊，「她用浣熊皮做了一條披巾包在頭上，再以浣熊的爪子當作鉤子，將披巾牢牢地扣在下巴。有了毛皮披巾之後，即使屋外寒風凜冽，不過她的頭還是非常暖和。」（《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50）麗兒巧妙的運用了手邊的資源，手腦並用，爲自己製作出獨一無二、保暖實用的披巾。然後她又利用鹿皮做成了裹腿巾以及手套，保暖她在雪地中可能凍傷的手腳；爲了在雪地活動的方便，麗兒用分叉的樹枝和鹿皮索編織成一雙雪鞋。麗兒一再向我們展現她的智慧和韌性，雖然飢寒交迫，但是她毫不氣餒，滿腦子只有生存的念頭，並爲了生存不斷地創造、奮鬥。

三、 住

木屋燒毀後，歐麗兒在居住的需求上花費了很大的精神，她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遮風避雨又舒服的洞穴，並且設法讓生活更加便利；現在，嚴冬降臨，歐麗兒被困在孤島上，沒有門窗和取暖設備的洞穴變得不敷使用，她需要一個更溫暖更能抵禦寒風的避身所。「這段期間，她日夜都需要火、需要木柴。附近木柴多得很，但是要存放在什麼地方才能避免潮濕呢？洞穴太小，無法容納那麼多的木柴。除此之外她還得想辦法不讓風雨鑽進洞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133）這裡觸及了三個洞穴急需改善的問題：一是不能間斷的光熱，二是儲存，三是不透風雨。麗兒清楚的知道自已的需要，並且縝密的發現問題所在，接下來，她就依著心中的主意開始洞穴的整頓工作。

她想要在石灶四周砌一道擋風牆，並把它跟洞穴連接起來，成為一個房間。有了計畫，麗兒開始收集石頭，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對於要應付生活各種需求的歐麗兒來說，更是費去了她大部分的體力，「幾天來，她滿腦子只有石頭，整天拖石頭、滾石頭、搬石頭。每晚，她背痛欲裂，好像被人亂棒打過一樣。」（《守著孤島的女孩》頁135-136）但是麗兒仍是絲毫不敢怠惰，即使筋疲力盡也不敢停止，被石頭砸傷了腳，她擔心的卻是其他的問題，跛著腳照樣工作。她的心靈已經超越身體的極限，把自己的潛能伸展到最大的張力，讓內在自我成為一個比肉體更活躍的生命。

「設計容易，實際動手卻不簡單。」麗兒接著砍樹當作屋頂、找來石板擋住門口防止動物入侵、在石頭的細縫塞上青苔和泥塊防止漏水、做一個煙囪……，歐麗兒每天像狂人般的工作，竭盡所能、一心一意的創造她的房子。當一切大功告成時，雖然並非盡善盡美，麗兒卻心滿意足，像是「戴著王冠的公主，她既漂亮又勇敢，每個動物都來慶賀她的城堡落成。」（《守著孤島的女孩》頁145）歐麗兒以創造力完成了一做屬於自己的城堡，為自己的潛能砌起一個堅實的證明。

四、 行

獨木舟在暴風雨中被倒下的樹木壓壞了，也壓碎了麗兒回到文明社會的希望。這個結果太過震撼，「有一陣子，她昏昏沉沉的，不能

去想別的事，腦子裏只有一個景象……冬天來了，而她，會凍死在這裡。」（《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23）麗兒先是期待有飛機來救她，希望當然落空了。然後她想要游泳渡過遼闊的湖面，卻也失敗了。「不過，她懷著希望-----她沒有權力這麼希望，但是她無法不夢想她會被人救出去。」（《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26）渴望離開小島的麗兒，因為這些打擊暫時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迷失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中。

然後，「她從迷惘中覺醒過來，發現自己正坐在石頭上，看見自己的光腳，對自己的困境一籌莫展。」（《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27）發現這樣無能的自己後，麗兒再度找回自我，那個獨自來到島上、獨自生活的自己，她必須化被動為主動，積極掌握自己的命運。船沒了，可以自己造一艘，而且「她決定做什麼事都太衝動了。……這一次，她得好好的想一想。」（《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28）麗兒覺知自己的錯誤，不再讓自己重蹈覆轍，必須讓自己的能量做正確的發揮，才不至於白費力氣。麗兒決定造一艘木筏，她找來好幾根大圓木當船身，想到用葡萄藤和燒毀的小木屋灰燼中殘存的釘子來連結木頭，她利用槓桿原理將木筏推到水中，在辛苦的工作中，麗兒按部就班實踐每一個步驟，依靠她的想像和潛力，慢慢的將木筏創造出來。雖然，木筏因為麗兒不擅操作而撞上石頭，散開來、壞了，但是，麗兒奮戰的精神卻使得創造力得到發揮，她挑戰自己的能力，雖然失敗，卻雖敗猶榮。

五、 心靈

歐麗兒經由創造性的活動，在艱難的環境中，拚命到底、傾盡所能，和這個荒謬的世界取得聯繫，站穩生存之地位。她證明人能夠創造，而且為了生存，必須創造，歐麗兒的創造能力是無庸置疑的。佛洛姆說：「雖然人的創造性確能創造屬於物質上的東西，藝術品及思想體系，但最重要的創造對象是人自己。」²¹⁹他為我們指出了讓自我更加精進的可能，使得生命於外在的確立之外，更能得到內在的充實。

麗兒的內心自我在良知的呼喚下出現了，她也以此種真實的存在方式迎接生命的挑戰。創造力讓麗兒的潛能在食衣住行這些生活的基

²¹⁹ 《自我的追尋》，頁 81。

礎上打穩了根基，而真實自我的內在也必須不斷的補充能量，不斷的進行創造，才能因應外在世界的種種考驗。當麗兒眼見木筏撞毀，「她自認為與自然合二為一的驕傲也同樣的撲空了。」她認清「這一切只是虛榮、愚蠢、無知。她落單了。她孤獨、無依、絕望，面對的是自然界強加在她身上的困境。」（《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32）麗兒覺得自己就要死了，死在這個小島上，這個念頭使她陷入沮喪中。

然而，內在自我打算活下去，所以，要突破這個僵局，要前進，要創造；麗兒的心念不停的活躍轉動，試圖創造出自己的奇蹟。她告訴自己，如果夠堅強、夠聰明而且夠幸運的話，她會活下去，這個信念支持著麗兒，創造了心靈的聖堂。拋開了埋怨和喪氣，日子過得越來越艱苦、肉體越來越衰弱的麗兒，心靈卻益發茁壯強大，「儘管日子這麼苦，她卻從來沒有傷風過，並且還能夠忍受她從來不相信自己能忍受的事。她很喜歡考驗自己，譬如赤腳走在雪地上，兩三天不吃東西。她認為自己非得堅強起來不可，否則怎能去應付即將來臨的酷寒氣候？」（《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44）昔日一無是處的大小姐歐麗兒，在一層一層的考驗後，淬煉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生命體，實踐了創造心靈的偉大任務；麗兒的再生，在創造力的引燃下，綻放出光輝燦爛的火花。

一個人對他生命的權力做創造性的使用時，會和外界產生兩種聯繫的方式：一種是再生²²⁰的經驗，一種是新生的經驗。再生就是「對現實理解的方式就像一張軟片將攝取的事物作為一種精確的紀錄一樣」²²¹，這種精確呈現的過程並非呆板的複製，而是運用智慧加以詳實的再現，並儲存在心中，成為自我的能量、新生的材料。新生則是「靠構思現實並藉一個人自己精神和情緒上力量的自發活動來使這種新的材料活躍而重新創造。」²²²在歐麗兒的創造活動中，兼具了這兩種方式，並且以新生的經驗取得領導創造活動的地位，使得那個內在生命具有深度而且活躍；這兩種方式經由麗兒內在潛能的締結，創造出一個屬於歐麗兒的宇宙，誕生出一個獨立、嶄新的少女。

²²⁰ 此處的「再生」是依據孫石翻譯佛洛姆的理論之用語，並非筆者所指的那種再生，筆者討論的再生是托爾斯泰所說的精神的再生，是結合了佛洛姆創造活動的「再生」和「新生」而得到的自我、心靈的重新創造。

²²¹ 《自我的追尋》，頁 79。

²²² 《自我的追尋》，頁 79。

我們可以說，歐麗兒已經像羽化的蝴蝶般，長出自己的翅膀²²³，這雙翅膀經由理性、良知、創造的醞釀而生，歐麗兒將振翅高飛，飛越死亡的黑暗和恐懼，飛向一個有夢、有愛、色彩繽紛的生命花園。



²²³ 托爾斯泰在《人生論》中談到，恢復理性意識的人必須明白自己有一雙翅膀能使他飛騰起來，讓生命成為一種向上高升的運動。這樣就能脫離痛苦的深淵，讓翅膀飛到它們想帶他去的地方。

第三節 自我的回歸

戴洛維夫人聽到西提摩斯的死訊，她離開客廳的宴會，一個人走到陽台，許多想法像光影一樣掠過心頭，死亡、生命、自己……；然後，她突然想起那些詩句：「不再畏懼陽光之熾熱」，她再唸了一遍。接著，戴洛維夫人知道：「她必須回到他們那裏。」回到那個依舊笑語喧嘩的客廳裡去，回到生活、回到這個世界，「她必須回去了。她必須組合自己。」²²⁴

歐麗兒從之前的生活中逃脫，在鴨島上，一切從有到無、從無到有，麗兒歷經一個自我的毀滅然後再生的內在循環。雖然自己創造的世界「一切都好美、好隱密、好安全」(《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61)，但是當她的體內充滿力量，當她成爲一個堅強獨立的主體，當她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和荒謬共存，就是該向小島說再見，該是回去的時候了，因爲-----不再畏懼陽光之熾熱。回歸，是麗兒再生的最後一個環節，達成了這個步驟，生命的意義才會圓滿。但是，既然離開，爲何又要回去？離開和回去的都是同一個荒謬的世界，是什麼賦予回去產生價值？筆者將從回歸家庭、回歸生活的正軌及回歸「是」的生命情態三方面尋求解釋。

一、 回歸家庭

在 Fleming & Adolph 建構出的青少年的喪慟理論中，將青少年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並且各有重要的發展任務。第一階段的青少年爲了尋求自我認同而與父母、家庭脫離；第二階段的青少年任務包含個人能力感的發展；第三階段的青少年則是著重在來自人際親密感的挑戰。²²⁵第一階段的任務，麗兒以前往鴨島的社會死亡方式完成；而在島上的新生活建立、重新認識自我以及各種創造性活動，則達成了第二階段的任務；最後一個階段的人際親密感的挑戰，則要藉由回歸家庭作爲實踐的起點。對麗兒而言這是個艱鉅的任務，當初她帶著對於家庭的疏離和冷漠離開，現在，她必須重返家庭，建立起和家人之間的親密與互動。而剩下來的兩個家人-----祖母與父親，並非她所愛，

²²⁴ 《戴洛維夫人》，頁 241。

²²⁵ 《死亡與喪慟---青少年》頁 160。

還是造成她逃家和孤獨的推手，回歸家庭需要愛來融化彼此之間的冰霜。

祖母的獨裁和父親的冷漠一直是麗兒心中的痛楚，她就連來到鴨島，在她的快樂新生活中，也難以完全化解他們對她造成的傷害。在一次歐麗兒因為誤吃有毒植物而陷入昏迷的夢境中，我們可以看出祖母和父親在麗兒心目中的形象：

起來！是她的祖母。

哦，妳好臭。對不起，祖母，我吐了，我忍不住。

妳真的好臭，馬上給我起來，把自己洗乾淨。

接著，她的父親也站在那裡。……原來妳在這裡，妳可知道妳給我惹了多少麻煩，浪費我多少時間嗎？時間就是金錢，金錢是不能缺少的東西。（《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11）

祖母對於麗兒只要要求，服裝儀容的要求，外在整潔的要求，她的關懷沒有進到麗兒的內心；父親成功英俊，將金錢與時間視為一切價值評量的標準，他關心事業甚於自己的子女。這就是麗兒心目中的兩個親人，她想對祖母和父親說：「金錢並不重要，不可缺少的是愛。」（《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12）卻連勇氣與機會都沒有，只有在夢囈中她才敢吐露心聲。

但是，除了母親和莉玫誰都不愛的歐麗兒，真的懂得愛嗎？皮斯托瑞斯²²⁶告訴辛克萊：「如果你恨一個人，你恨的是那個人之中的一樣東西，而那樣東西卻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凡是不在我們之中一部分的東西，是不會來煩惱我們的。」²²⁷祖母和父親對麗兒造成的煩惱是因為他們身上藏有麗兒的一部分？她是因為祖母的強制而反彈，或者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她們都是女人，都是具有內在被動性的女人，祖母受限而不自知，之前的麗兒感覺受限卻苦無機會擺脫？至於父親，他對人冷淡而疏遠，麗兒何嘗不是自足於和莉玫的關係中，她

²²⁶ 《徬徨少年時》中的主角辛克萊偶然遇見的風琴手，曾經是一位首席的牧師，引領辛克萊一起領略生命的哲理。

²²⁷ Hermann Hesse(赫塞)著。蘇念秋譯。《徬徨少年時》(Demian)。台北：志文。1983年9月，頁142。以下簡稱《徬徨少年時》。

曾經和人建立過親密的情感嗎？他們是否因為母親的死而各自寂寞著？都是感情內向保守的人。以上只是筆者的臆測，但我們應該發現，其實，祖母和父親都是脆弱的，他們和麗兒一樣，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都是孤獨又自我的寂寞生命。

自愛方能愛人，「愛是一種豐富的現象；它的前提是施愛的人必須具備施予的能力。」²²⁸這個施予的能力是指必須能夠尊重自己的完整與獨立，愛護自己、瞭解自己，讓自己的潛能得以充分創造、發揮下，才能對他人具有創造性的愛，意即一種包含照顧（Care）、責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和知識（Knowledge）的愛²²⁹，這種愛可以突破人與人之間的屏障，獲得真正的瞭解與關懷。如果一個人忽視自己的利益²³⁰，他就不會努力擴充自己的能力，將會導致無能，一個對自己無能的人，怎有餘力愛人？來到鴨島之前的歐麗兒顯然對對自己無能為力，她對母親及妹妹的愛，有一大部分出於自己的無能產生的依賴，自顧不暇的麗兒，當然沒有能力去瞭解祖母和父親，更不能去愛他們，沒有愛，人與人之間就會疏離、冷漠。經過鴨島的鍛鍊，歐麗兒成為一個生命的強者，她擁有以前所沒有的智慧，更極度發揮自己的潛能，這時候的她在獨處中反省自己：「她真正愛過人嗎？她想到她的祖母和父親，心中有無限的悔恨。」這樣的麗兒，終於有能力去愛人了，她可以返回那個冰冷的家，因為有愛，所以冰雪可以融化。

真正回到家之前，麗兒和父親及祖母通上電話，電話的那頭，一向淡漠的父親的聲音提高了、跋扈的祖母哭了起來；當麗兒在機場重新看見祖母與父親的時候，「她先是看見她的父親鶴立在接機的人群中，然後他竟跑過來吻她-----這是他從來未有過的舉動。她也吻他，然後吻她的祖母，吻到了清香的花粉味。她激動起來，察覺到眼前的兩個人竟是她在世上僅有的親人。」（《守著孤島的女孩》頁175）回到家之後，儘管他們之間的觀念仍有差距，但是麗兒終於打破以往的沉默，她可以試著向他們解釋自己的感受，不再畏畏縮縮，做一個真

²²⁸ 《自我的追尋》，頁117。

²²⁹ 《自我的追尋》，頁87。

²³⁰ 佛洛姆在《自我的追尋》中表示：「人類只有一項真正的利益，那就是使他自己作為人類一份子的潛能得以完全發展。」這也是筆者所指的利益。

正的家人。溝通需要時間，化解長年的冰霜也不是一時之間可以做到，這一天，祖母和麗兒的交流中，我們看見了陽光：

「我不知道怎麼看妳，歐麗兒。對我來說，妳像是另一個星球的人，妳做了我從來沒做過、永遠不會去做、也絕不想做的事情。我不瞭解妳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妳做的事有些是非常特別的，這點我倒很佩服妳，不過我還是希望妳能恢復正常，重過正常的生活。」

「我可能會。」歐麗兒捏捏她祖母的手。「只要我們對『正常』下相同的定義。」（《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4-85）

冰雪化爲涓涓細流澆灌家人之間的心田，那裡愛的幼苗正逐漸茁壯成長，麗兒第三階段的任務，將會在愛成熟的時候圓滿。

二、 回歸生活的正軌

歐麗兒爲了自由而離開，在孤島上離群索居，她充分享受了一個人無拘無束的自由，在這份得來不易的自由中，歐麗兒召喚出真實的自我，展現出驚人的潛能，她肯定了自己，重拾自尊與自愛。一開始，麗兒很享受孤獨，也很喜歡獨處，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安排每一件事，在建立新生活 and 重新認識自己的繁忙中，「白天過去，晚上過去，她從來不會覺得無聊。」（《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08）但是，死亡的威脅來襲，麗兒雖然堅強地獨自應對，並在這場抗爭中完成自我的獨立和獲得充分個人化²³¹的滿足；然而，麗兒開始陷入對孤獨的恐慌，「她需要找一個活動的生物，像她一樣的生物，看著牠，跟牠說話。」（《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58）這種渴望折磨著麗兒，讓她盡量使自己忙碌，抗拒精神上的孤寂。「在等待湖水結冰的這段時間，她覺得自己就像個站在寂寞邊緣的流浪漢，被放逐在小島與大陸之間。有時她真想聽聽人的聲音，想得她的心都痛了起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60）

這是一種懦弱嗎？佛洛姆告訴我們，這是人性中一種具有強制力

²³¹ 個人化就是個人在成長中逐漸脫離原始關係的「脫穎」過程。原始關係就是人和自然、社會接觸，緊密聯繫的各種關係，如兒童與母親，個人與家庭。

的需求，也就是「想要與外界發生關係的需要，避免孤獨的需要。」²³²這也造成了人類生存上的一個矛盾：人渴望自由，渴望脫離種種的原始關係而獨立，發展成一個完整的個體；一旦達到了完全的個人化，則又面對如何在世界中生根以及尋求安全的苦惱。完全個人化的生命，因為之前為了個人化而斬斷和原始關係的聯繫，使得自己陷入孤獨，無法在世界中安頓；可是人又有避免孤立和精神孤獨的需要，在自由與孤獨之間擺盪，兩相權衡之下，人往往為了逃避孤獨而逃避自由。

所以，歐麗兒在獲得自由之後想要重新和群體取得聯繫，這是一種必然的發展，也是基本的人性，我們無須嚴加撻罰她的這種慾望，只是，「當人越發覺自己與人及自然不同，和越加地變成一個『個人』時，人就別無選擇，而只能在愛的自發及創作性的工作方面，把自己和世界聯結起來，不然，就是企圖依恃某種與世界的聯繫，來尋求某種安全，而這種與世界的聯繫，破壞了他的自由，及其個人人格的完整性。」²³³所以，我們要觀察麗兒回歸社會中後的反應與選擇。麗兒必須回到人類生活的齒輪中，繼續她的存在任務，讓那個真實的自我得以繼續彰顯與發展，再生才是真正的完成。

麗兒回到現實社會中第一個遇到的人是法蘭克，她進到法蘭克的小屋，接受了法蘭克的照顧，睡夢中麗兒告訴自己：「她一定要記得謝謝法蘭克，不可以認為別人待她好是當然，其實誰都不必替她做什麼事。」（《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0）當法蘭克陪著麗兒搭飛機，並且為她張羅早餐時，麗兒覺得「自己的事讓別人來做，總是怪怪的。」（《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5）回到家裡，麗兒不再凡事假手他人，「吃完飯，她會很快起身幫泰雷諾太太清理收拾，結果卻是聽到太多的誇讚。」（《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8）麗兒外在的生活能力上沒有因為重返社會而衰退，她愛自己，也學會體解別人。

另一方面，麗兒的內心卻產生了疑惑，她覺得這一切都遙遠而不真實，在法蘭克的小屋裡，「她閉上眼，真希望這一切都立刻消失，而她又回到了島上。」（《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3）那個真實的自我在內心吶喊著，在自由與孤獨之間迷惑。回到親人身邊，麗兒又感受

²³² 《逃避自由》，頁 15。

²³³ 《逃避自由》，頁 19。

到這種衝突，她覺得「自從她回到鄧迪區以後，她內在真正的那個『我』已被人帶走了，雖然事情這樣發展，並沒有完全違背她的意願。」（《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6）是的，回到現實社會和人重新取得聯繫，是麗兒避免孤獨的意願；但是，那個追求自由的意願卻在某種程度上被暫時擱置了。那個內在的真我，會在這個社會中適應嗎？還是再次隱遁在世俗中？有兩個自己在麗兒心中交戰，「回到家的前幾天，她非常痛苦，她已經改變了，因此有很多事跟她格格不入。然而，有時候她又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離開過，一切依舊。」（《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78）麗兒覺得自己應該離開，卻又不知道該往何處去，在島上那樣自信的麗兒，卻在現實的洪流中打轉。

但是，小島的生命召喚著麗兒，她喜歡待在戶外，喜歡看看動物，自然的一切強烈召喚那個內在的自我，像一座不滅的燈塔，為迷航的麗兒指出正確的方向。她想當個動物學家，一個可以研究動物、接近自然的職業，但是，她的知識還不夠，麗兒決定再次向夢想出發，她要回到學校去，「她已經打定主意，要按部就班地去做，這是她在島上學來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地來。每天、每一季、每一年……終其一生，都要一步一步來，」（《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4）跨出一步，再繼續下一步，紮紮實實踏踏穩穩每一步，「她還沒有忘記她在學校的樣子，整天昏昏沉沉的，像在作夢，只有在假期裏跟莉玫相聚時才醒過來。她不想再重過以前的那種生活，事情已經有了變化，小島的生活已經重塑了她。」（《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5）到此，我們的觀察有了結果，麗兒選擇以創造性的愛與工作重新和世界取得聯結，這個決心和即將展開的行動，讓麗兒可以在和世界的嶄新關係中，享受自我發展的自由。在對世界的愛與創造中，遠離孤獨的恐懼，歐麗兒扛下生命交付的責任，接受存在應有的挑戰，再度啓航，迎向未來。

自我認同的發展，是回歸生活正軌的另一個面向，麗兒選定了未來的職業，並且下定決心，一步一步實踐，在艾瑞克森的青少年認同任務中，青少年對於某種職業的決定，是自我認同的關鍵。而在馬西亞的四個自我認同範疇中，「認定達成」是自我認同成功的表現。²³⁴認定達成的人會針對重要事物或危機時刻作主動思考，並且做出必要的

²³⁴ 《發展心理學》，頁 444-46。

選擇，表現強烈的承諾。在我們一連串的觀察和探索中，歐麗兒的自我發展無疑地已經由認定擴散達到了「認定達成」的完整自我，她的內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統合了，成爲一個完整的生命體，也同時達成了青少年發展的階段任務。

生活的回歸在自由與孤獨、自我認同的統合中，提供了再生珍貴的意義。

三、 回歸「是」的生命情態

徬徨少年辛克萊在歷經一番追尋之後，心中燃起了一個鮮明的體會：「一個開悟了的人只有一個任務-----去尋找到達他自己的路，去完成內心的確實性，去摸索著自己向前進的途程，不管會走到什麼地方去。」²³⁵徬徨少女歐麗兒在重生的漫漫歷程中，和辛克萊殊途同歸，他們要去完成內心那個真實的存在，朝著自己的夢想毫不畏懼的向前去。

依靠我們所據有的事物而活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²³⁶，我們在熟悉中找到安全感，藉著占有來鞏固自己的生存地位，我們以爲擁有自己，卻在這些緊緊抓住不放的事物逐漸流失時感到憂慮。這種靠著占有事物以尋求保障的人生，最後，在生命結束的那一天，必得喪失所有的東西，而且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這就是「有」(to have)的生命情態。以前的麗兒就是這種生命情態的表現，她以爲擁有莉玫才擁有自己，失去莉玫，則一切等於零；她依靠莉玫和過往的回憶而活，這些東西空泛的支撐起麗兒的生命，一旦喪失這些事物，麗兒的生命也分崩離析，瞬間瓦解，「有」的生命情態是一種空洞不實的存在。

世人常常處在「有」的生命情態中停滯不前，然後羨慕那些有勇氣向前進的英雄。「英雄就是那些有勇氣離開他們所擁有之物-----他們的土地，他們的家庭，他們的財產-----而邁出去的人；他們邁出去，並非沒有恐懼，而是不肯向恐懼投降。」²³⁷前往未知，忍受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但是決不輕易妥協，讓自己成爲自己活動的主體，創造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是」(to be)的生命情態。這也就是現在的麗兒

²³⁵ 《徬徨少年時》，頁 161。

²³⁶ 《生命的展現》，頁 129。

²³⁷ 《生命的展現》，頁 130。

回歸的生命情態，她揮別以前的種種虛幻，不倚靠家裡的財富地位，從對莉玫的盲目依附中走了出來，麗兒決意要創造自己的生命，要做自己的主人，成為締造生命意義的英雄。

小島的精神呼喚著她，在麗兒心中已經確立了一個堅實的存在體：「她想起了第一次在內水塘區看見鹿群，發現溪流，以及整個小島在她眼前伸展開來的情景。那些在空中、水中浮動的生物，在山谷啼叫、飛翔的鳥類，在樹林穿梭、奔馳的獸類……都活生生地出現在她的腦海裡。」（《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5）這是她的精神、她的內再、她的自我、她的靈魂，是一種活躍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情態之展現。在「是」的生命情態中，麗兒去作為一個「人」，去分享、去給予、去犧牲、去開創；存在的真我，粉碎一切外在不實的表象，我是我，是獨一無二的生命，是雌雄同體的生命。「是」的生命情態消滅一切的界限，內在被動被消融，讓自我的潛能獲得無限的揮灑與延展。

死亦無所懼，生亦無所懼，一路走來，少女歐麗兒在自我的確立中，完成再生。



第六章 結論

生命曾親口向我說出這個秘密。「注意，」它說，
「我就是那個必須不斷超越自己的東西。」²³⁸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一、不識廬山真面目

在開始這篇研究之前，筆者以女性的角度為起點，設定題目，並且以為自己要討論的是「女性主義」，就是痛批男性霸權，然後極力為女性爭取財產、參政、身體、言說等自由的女性主義。在生活中，許多有形的文本和無形的態度，往往不經意流露出這種女性對男性的反抗，而且是一種不容越界的二元對立。因為女性長期以來都處於劣勢，被剝奪了種種權益；現在平等意識高漲，女性站出來為自己抒發長久以來的壓抑是應該的，所有的女性同胞應該同心協力的抗爭，所有的男性應該閉上嘴巴，至少有耐性的，表示理解、懺悔，和接受女性的撻伐。

在這裡，我們要先切換到 Perry Nodelman 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中的一項討論。他提到讀者必須反讀文本中的政治和社會假設，而文本中隱藏政治意識形態最不明顯的例子是「輸家獲勝」的故事所帶來的滿足感；在這種類型的文本中包含了三種有問題的想法，其中之一便是：「真正的圓滿大結局是出現在原先被壓迫者到達可以壓迫別人的地步。」²³⁹這種意識形態在許多文本中輾轉流傳，內化到讀者的思想中，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權威。童話故事中受欺負的公主，總會在最後讓惡毒的皇后得到「報應」；武俠小說中原本因武功平凡而受盡委屈的男主角，最後總會得到高人指點，反過頭來將仇家除之而後快。讀完這樣的故事，讀者感到一陣欣慰和滿足，湧起大快人心的暢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以德報怨不符人性法則，一般人也不夠

²³⁸ 摘錄自弗烈特李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余鴻榮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年12月，頁159。

²³⁹ Perry Nodelman 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天衛。2000年8月，頁148。以下簡稱《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

理性到以直報怨，世人普遍在心裡贊同的是：以德報德，以怨報怨，這樣才符合「正義」的法則。

強者畢竟太少，天才更是萬中選一，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偉人也不過佔了芸芸眾生的億萬分之一，或者更少。多數的人都是弱者，都是平凡無奇的人，都或多或少嚐過被壓迫的滋味，不論是肉體上或精神上，所以，「我們」格外能夠體會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心中的苦澀。基於一種人類的同理心，有時候我們會忽視了真正的「正義」，而濫用自以為是的同情，去追隨愚昧，表現出盲目的熱情。

筆者是女性，一個曾經感受到這個社會文化不公的女性，一個看見男性獨占某些權益（例如大房和長孫有較多的繼承財產權）的女性，一個被教導要溫柔體貼的女性，一個眼見女性自我貶抑的女性。就像歐麗兒一樣，一開始沒意識到這些不平等，你就只是安安分分的活在這樣的安排中，你可以過得很快樂，也許不快樂，但你不會想到是什麼原因，只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就這樣過一輩子，就像我們的媽媽、祖母、曾祖母……，以及歐麗兒的祖母。但是，有一天你的理性被喚醒了，你醒過來，先是不敢置信，再來感到憤懣不平，最後你決定起身抗爭，討回公道。這是筆者最初的心境，一個大夢初醒的人，還來不及對這個世界做出真正的認識，只是急急忙忙抓住一個最貼近自己處境的意念，一個人云亦云的意念，然後，掉進另一個不切實際的世界中。這時候，整個眼裡看見的與所能見的，就只有自己，而且，不是全部的自己，是一個被扭曲的局部。

於是，輸家獲勝、帶有盲目熱情的弱者和筆者的女性意識，開始產生了一種奇妙的連結。它們發起一種莫名的同仇敵愾之同盟，準備對抗共同的敵人-----男性。然而，真正的目標豈是男性？筆者對生命態度的謬誤，使自己陷入了存在意義的迷失；一個女性在女性生命的探索中迷失，只緣身在此山中。

傳統的性別刻板假設侷限了「人」的發展。人，指的是不分性別的人，一種最本真、原始的存在主體，是剛柔並濟、陰陽同體的生命。然而，在性別假設的意識形態作用下，不論是男性或女性，都只能成為「半人」，對於人的本性和潛能發展，都有所懸欠。如果帶著偏狹的女性主義眼光去為女性抗爭，只是拋棄了原有的一半人性，去追求

另一半，則女性生命依然不會獲得完整。我們應該以一個「全人」為目標，去閱讀文本以及討論文本，就像 Perry Nodelman 所說：「去意識到文學文本特別在性別方面所欠缺的部分。」²⁴⁰看見自身之不足，然後思考整全之道，朝向一個更完整的人類而努力，這才是文本所應傳遞的真正知識。

《守著孤島的女孩》最後描述了麗兒和祖母的一段對話，祖母希望麗兒能恢復正常，重過正常的生活，麗兒回答她可能會，「只要我們對『正常』下了相同的定義。」（《守著孤島的女孩》頁 184）祖母的正常是對於傳統女性的界定，麗兒的正常則留下了空白，讓讀者可以在和她一同經歷了這次的再生之後，去反思、填補。這也是 Perry Nodelman 提到的：「願意讓意見的多樣性存在，就是直接對抗許多成人文學批評中所表現的，以及許多關於輸家勝利而壞蛋失敗的兒童文學作品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力鬥爭的世界。」²⁴¹《守著孤島的女孩》中歐麗兒的再生，讓我們意識到的便是為了成為一「全人」，而努力不懈的少女。

二、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所以，為了避免迷失，我們應該不斷爬升，讓自己從一個底下的層次超脫，在身為一個「人」的生命高度上提升。必須抵達一個高度，我們才能對生命有足夠遼闊的視野，才有權利說自己看見了生命表面的曲折起伏，和上面進行的荒謬與抗爭，並且，得到一種更全面的統合。

歐麗兒向我們展現的，就是精神、內在與生命高度上不斷提高的再生，如果我們只在女性這個議題上打轉，或者侷限於青少年的發展危機，那麼，所能得到的就是單一層次的生命理解，而不是一個連貫的生命體系。在少女歐麗兒的再生過程探討中，我們所曾經觸及的理論和文本，都共同前往一個目標-----生命和死亡的辯證，這是人類亙古不變的關懷和追尋。只要能夠瞭解生命和死亡，站在這個探索的至高點上，其他的問題都變得渺小而無謂；而且，我們也能以一種俯視全局的全知的觀點，找出這些問題彼此間連接的脈絡和解決的方式。

²⁴⁰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49。

²⁴¹ 同註 232。

這也就是筆者欲在此篇研究中表達的思考，歐麗兒的再生，就在死亡與生命的創造中交織而成，並達成女性和青少年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更多元而具有人性的人。

跟隨著麗兒的腳步，我們看到死亡具有豐沛的意義，隱含發人深省的啓示，歐麗兒歷經的四個死亡事件，各自為她的再生做出了不同的貢獻。死亡事件一：母親的死亡，歐麗兒的媽媽為了反抗家庭暴政而逃離，卻不幸死去；這次死亡讓歐麗兒的發展造成了停滯，卻也讓她隱約意識到母親所抗爭的，就是自己正身陷其中的命運。死亡事件二：莉玫的死亡，莉玫是歐麗兒當時精神上唯一的依附，她把莉玫視為終極拯救者，將自己的生命意義都交託在莉玫身上，失卻了自我；莉玫一死，讓歐麗兒身陷絕望的深淵，卻也因此阻斷了先前過度的依賴，可以開始重新調整生命角色，進行新的自我認同。

死亡事件三：歐麗兒的社會死亡，人類創造文明社會，文明社會也塑造了人類，不僅女性是由社會造成，男性也被自己建立的文明再造，人類生活在文明社會的桎梏中，被層層疊疊的利害關係所壓制，無法擺脫這個世界的束縛，導致內在自我的萎縮。所以，社會死亡之必要，正如幼雛破殼而生之必要，切斷這些原始關係的纏繞網綁，麗兒才有自由發展本真自我之可能。死亡事件四：自然界之死亡，也就是宇宙自然運轉的奧秘，生命產生價值之所在；我們都知道人必有死，但要真正接受這樣的結果，並且產生具有創造意義的反抗與奮鬥並不容易，一般人仍只在生命時間的長短上做計較，而非生命的高度與質量；歐麗兒因為迫近己身的死亡，深刻覺知自然界中生滅的原則，終於對之前的親人之死釋懷與領會，並且致力於自我生命價值的開創，「只有在面對死亡時，人的自我才會誕生。」²⁴²我們也可以說，只有真正瞭解死亡，才會瞭解生命。

歐麗兒遭遇的四個死亡事件，以一種漸進的方式讓我們知道，我們應當畏懼死亡，但所畏懼的，不是死亡本身，也不是將會失去所擁有的東西，而是畏懼自己尚未建立自己的價值，還來不及確認那個真正存在的自我，就已經死去。所以，死亡是一面鏡子，反映出尚未覺醒的自我，也反映出世俗存在的假象。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死亡

²⁴² 為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所說，筆者轉引自歐文·亞隆著，易之新譯，《存在心理治療【上】》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年3月，頁64。

為鏡，可以讓少女照見自己生命的匱乏，進而為妝點生命的精采圓滿而努力。《想念五月》中的夏兒、《風中玫瑰》中的艾絲佩芮拉、《羅吉娜》中的羅吉娜、《黃熱病 1793》中的瑪蒂達、《一個愛的故事》中的姬賽……，這些少女都因為死亡的出現，而有機會使自己更接近一個完整的生命。

少女在死亡中覺醒，在精神生命的創造中再生，緊接死亡而來的，是歐麗兒對於存在的肯定。這種肯定並非隨便得來，而是一連串的掙扎與努力，血與淚的結晶。從厭煩開始，到理性地意識到生活中的荒謬，然後產生徹底的覺悟，下定決心展開重建。重建不是一句口號，必須要有實際的行動，所以，麗兒拋下一切離開，前往未知的追尋，在未知中，摸索生活的原貌，認識蒙灰已久的內在自我；並在孤寂中聽見良知的呼喚，讓真實的存在顯現確立，以這個本真自我的存在，發揮內在的潛能，在生活中和荒謬共生，從事永不妥協的創造。每一個步驟，對歐麗兒來說都是艱困的，對每一個人也同樣不易；但是，麗兒選擇堅持下去，堅持為自己的生命多做點什麼，堅持讓生命的潛能多發揮一些，在創造生命的過程中，麗兒其實已經讓生命成為永恆。

佛洛姆說：「生活本身也是一種藝術-----事實上，這是人所從事的最重要同時最困難、最複雜的技術。它的對象不是這種或其他的專業性工作，而是生活的作為，就是人具有潛力達到這種境地的過程。在生活藝術方面，人不但是藝術家，而且也是藝術品；他既是雕塑家又是大理石，既是醫生又是病人。」²⁴³歐麗兒為我們展現的，正是這種自發、自創、自救、自為的生命藝術，在生活中不斷的投注自我與心血，生命就會成為一種不辯自明的真理、不輕易被擊倒的真實存在。

在這種閃爍智慧的生命體中，自我認同能不統一嗎？內在被動能不泯滅於無形嗎？當歐麗兒站上生命的一個頂峰，這些阻撓與障礙，早已跨越，不足為懼。

再生的完成，不是生命的終點，自我的創造永無止盡，一個勇者必是不停的為自己設下巔峰的目標，每一次的再生，都是為了下一次的超越巔峰做準備，歐麗兒的再生也傳達了這樣的旨意。回歸自我、

²⁴³ 《自我的追尋》，頁 15。

家庭與社會之後的麗兒，沒有讓自我停駐在這樣的狀態中，儘管相較於之前的自己，她已經成爲一個更加完整的生命，但是，麗兒沒有因此自滿，也沒有眷戀眼前得來不易的美好，她幾經省思後再度動身，前往另一個更高遠的目標，攀登另一座更雄偉的山嶽，將現在的自我，帶往另一次的再生。

三、 《守著孤島的女孩》

最後，筆者想要回到《守著孤島的女孩》這本書，稍加談論對於此書的想法。

Perry Nodelman 引領我們以另一種視角去解讀童書，他提到在文本中，被描述的世界呈現不可思議的一致，提供了成人想要說服孩子的這個世界特別明顯的見解，這些特質包括：世界是個簡單的地方、世界是個快樂的地方、世界是個同質的地方、世界是個理性的地方、世界是個充滿希望的地方……。²⁴⁴成人急欲顯現這個世界美好的一面，企圖盡最大的能力，讓孩子免受世界醜惡面的傷害。「難道我們大人相信只要孩子不面對其他的可能性，就會充滿希望？」²⁴⁵

成人一直都小看了孩子。徬徨少年辛克萊在兩個世界中的穿梭、茫然，讓我們知道，因爲成人的過度保護，對真實世界的遮蔽，反而讓孩子落入一種更大的危險和辛苦之中。成人其實有義務讓孩子知道生活的真相，讓孩子明瞭生活其實並不簡單，過度簡化生活、看輕生命，將造成成長過程中最大的危機。

在《守著孤島的女孩》的小序中寫道：「作者並不曾表示過人的成長非透過這種方式才行，同時他也不鼓勵大家離家出走。他甚至警告你-----隨便離家出走是危險的。」這正是此書可取之處，它不說教，只是呈現一種生活的過程，過程中，出現各種生活的狀況，有希望、有危險、有死亡、有生命，它讓人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理性意識，看完後可以自行判斷和選擇，真正的警告不是危言聳聽，《守著孤島的女孩》只是讓我們看見真實。

而這真的可信嗎？憑什麼說這本書值得信賴？這又涉及筆者的另一項感觸，即人物刻化的真實和情節安排的合理。很多作者，爲了

²⁴⁴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21-26。

²⁴⁵ 同註 236，頁 126。

讓作品討喜，明明是寫實，卻處處可見思考的荒謬；人物的表現既不符合人性，又在自我意識形態的作祟下，成爲一種刻板的形象，誤導讀者的認知。情節的安排則爲了高潮而高潮，極盡逗趣、可怕、驚奇之能事，只爲了滿足讀者的口味；一番笑鬧、荒唐過去之後，故事草草結束，也許像佛斯特講的，以死亡或結婚作爲結束，勉強取得人物和情節的連結；或者，讓主角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成長、「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然後圓滿落幕。這無疑是一種最美麗的欺騙，最可恥的偽善，尤其，對於價值觀有賴成人引導而逐漸建立中的孩子而言，這是最不負責的敷衍。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中談到童書不可能不帶絲毫的教育性或影響力，但是，表現了何種意識形態及如何表現，是一個重點。Perry Nodelman 說：「文學文本替孩子重現整個世界，以及他們自己在該世界中所處之地位。如果重現得夠逼真，就會變成兒童讀者所相信他們身處的世界。」²⁴⁶在著手分析《守著孤島的女孩》的過程中，筆者不由得對作者與此書產生由衷的尊敬。對於一個喪慟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和行爲發展，哈利·梅瑟沒有過度誇張，也不憑空臆測，歐麗兒的種種心理、行爲反應，和許多對於喪慟兒童與青少年所做的研究報告符合。

歐麗兒的逃家也不是爲了製造驚奇或高潮，而是在一個歷經喪慟的青少年發展脈絡中有跡可循的。Charles A. Corr 和 Donna M. Corr 在《死亡與喪慟》中告訴我們，死亡發生以後，「憂鬱的青少年可能會爲了怕大人擔心，而控制外在絕望的徵兆，但內在卻是感到孤單和被遺棄。……失控行爲，如逃家、犯罪，性關係雜亂、藥物濫用和各種危險性行爲的嘗試，是部分青少年企圖逃離哀傷和脆弱感的方法。」²⁴⁷歐麗兒逃家，是諸多心理、社會、家庭、環境的交互作用所導致，不是一時興起的冒險；她的再生過程也是真真實實的生活，一個「當她踢到石頭，會痛；魚不上鉤，會餓；雨淋在身上，會濕；如果天氣變涼，她就生個火；如果她累了，便睡……」的和我們如此貼近的生活。

在這種對生活負責、對作品負責及對讀者負責的忠實之下，歐麗

²⁴⁶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頁 115。

²⁴⁷ 《死亡與喪慟：兒童》，頁 143。

兒在文本中活了過來。一個有血有肉、有人類真正存在精神、雌雄同體的歐麗兒，於是有能力可以帶領我們，實踐一個少女的再生。



參考書目

一、研究文本

Mazer, Harry (哈利·梅瑟)著。姜慶堯譯。《守著孤島的女孩》(*The Island Keeper*)。台北：漢聲。1989年6月。

二、參考文本

〈一〉譯著（按字母順序排列）

Alcott, Louisa May (露薏莎·奧科特)著。黃文範譯。《小婦人》(*Little Women*)。台北：志文。1994年3月。

Anderson, Laurie R. (羅莉·華爾茲·安德森)著。林靜華譯。《黃熱病 1793》(*Fever 1793*)。台北：小魯。2004年12月。

Austen, Jane (簡·奧斯汀)著。張玲、張揚譯。《傲慢與偏見》(*Pride & Prejudice*)。台北：光復書局。1998年8月。

Babbitt, Natalie (奈特莉·芭比特)著。漢聲雜誌譯。《永遠的狄家》(*Tuck Everlasting*)。台北：漢聲。1989年12月。

Cushman, Karen (凱倫·庫希曼)著。麥倩宜譯。《羅吉娜》(*Rodzina*)。台北：小魯。2004年3月。

Defoe, Daniel (達尼爾·狄福)著。齊霞飛譯。《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 Crusoe*)。台北：志文。1984年8月。

Gibran, Kahlil (紀伯倫)著。王季慶譯。《先知》(*The Prophet*)。台北：方智。1998年11月。

Gibran, Kahlil (紀伯倫)著。冰心等譯。《孤獨》。台北：風雲時代。1996年1月。

- Goethe , Johann Wolfgang von (歌德)著。張佩芬譯。《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台北：遠流。2002 年 11 月。
- Golding , William (威廉·高定)著。宋碧雲譯。《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台北：遠景。1984 年 7 月。
- Hesse , Hermann (赫塞)著。蘇念秋譯。《徬徨少年時》(*Demian*)。台北：志文。1983 年 9 月。
- Kafka , Franz (卡夫卡)著。金溟若譯。《蛻變》。台北：志文。1997 年 12 月。
- Maupassant , Guy de (莫泊桑)著。郝運、趙少侯譯。《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台北：光復書局。1998 年 8 月。
- Mckenna , Marita Conlon (瑪莉塔·麥肯納)著。區國強譯。《山楂樹下》(*Under the Hawthorn Tree*)。台北：東方。2002 年 8 月。
- Motte Fouguet , Friedrich de le (穆特福開)等著。沉櫻譯。《女性三部曲》。台北：大地。1994 年 2 月。
- Naidoo , Beverley (貝佛莉·奈杜)著。海星譯。《真相》(*The Other Side of Truth*)。台北：東方。2003 年 2 月。
- Nietzsche , Friedrich Wilhelm (尼采)著。余鴻榮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台北：志文。1997 年 12 月。
- O'Dell , Scott (司卡特·歐德爾)著。傅定邦譯。《藍色海豚島》(*Island of the Blue Dolphins*)。台北：東方。2003 年 1 月。
- Pascal , Blaise (巴斯噶)著。劉大悲譯。《巴斯噶冥想錄》(*Pensées*)。台北：志文。1991 年 8 月。
- Paterson , Katherine (凱瑟琳·派特森)著。鄒嘉容譯。《孿生姊妹》(*Jacob Have I Loved*)。台北：東方。2003 年 5 月。
- Reene (蕾妮)、Tolstoi , Lev Nikolaevich (托爾斯泰)等著。葉頌壽譯。《心靈的夢魘》。台北：志文。1992 年 3 月。

- Ryan , Pam Munoz (潘・慕諾茲・里安)著。鄒嘉容譯。《風中玫瑰》(*Esperanza Rising*)。台北：小魯。2004 年 9 月。
- Rylant , Cynthia (辛西亞・賴藍特)著。周惠玲譯。《想念五月》(*Missing May*)。台北：東方。2002 年 8 月。
- Stevenson , R. L. (羅伯特・路易士・史帝文生)著。郝廣才譯寫。《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台北：格林。1997 年 4 月。
- Thoreau , Henry David (亨利・大衛・梭羅)著。孔繁雲譯。《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台北：志文。1999 年 11 月。
- Tolstoi , Lev Nikolaevich (列夫・托爾斯泰)著。許海燕譯。《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ch*)。台北：志文。1997 年 7 月。
- White , Ruth (露絲・懷特)著。趙永芬譯。《一個愛的故事》(*Belle Prater's Boy*)。台北：小魯。1998 年 5 月。
- Woolf , Virginia (維琴尼亞・吳爾夫)著。陳惠華、孔繁雲譯。《戴洛維夫人、航向燈塔》(*Mrs.Dalloway • To the Lighthouse*)。台北：志文。1988 年 3 月。
- Wyss , Johann David (江恩・威斯)著。黃琪瑩、李千毅譯寫。《海角一樂園》(*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台北：東方。2001 年 12 月。
-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譯。《卡謬》。台北：九五文化。1981 年 4 月。

〈二〉原著（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 吳怡著。《新譯莊子內篇解義》。台北：三民。2001 年 6 月。
- 張久宣編著。《聖經故事》。台北：書林。1994 年 10 月。
- 清・李汝珍著。《鏡花緣》。台北：聯經。1983 年 12 月。
- 鄭樹森編。《現代中國小說選一》。台北：洪範書店。1999 年 10 月。

三、中文參考書籍

〈一〉 原著專書（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 朱剛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台北：揚智。2002 年 7 月。
- 余德慧、石佳儀著。《生死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2003 年 1 月。
- 芮渝萍著。《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5 月。
-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啟蒙與成長的探索》。台北：天衛。1999 年 8 月。
- 張子樟著。《閱讀的喜悅》。台北：九歌。1998 年 2 月。
- 張子樟著。《閱讀與觀察-----青少年文學的檢視》。台北：萬卷樓。2005 年 5 月。
- 張春興、林清山著。《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1989 年
- 張春興著。《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2004 年 12 月。
- 張淑美著。《死亡學與死亡教育》。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6 年 3 月。
- 畢恆達著。《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2003 年 1 月。
- 陳俊輝著。《海德格論存有與死亡》。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 年 10 月。
- 傅偉勳著。《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正中書局。1993 年 7 月。
- 黃德祥著。《青少年發展與輔導》。台北：五南。2000 年 11 月。
- 鄔昆如著。《現代西洋哲學思潮》。台北：黎明文化。1983 年 6 月。
- 鄔昆如著。《存在主義論文集》。台北：黎明文化。1981 年 5 月。
- 廖炳惠著。《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2003 年 12 月。
- 蔡源煌著。《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雅典。1990 年 7 月。
- 蔡源煌著。《當代文學論集》。台北：書林。1996 年 12 月。

〈二〉 譯著（按字母順序排列）

- Beauvoir, Simone de (西蒙·波娃) 著。陶鐵柱譯。《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台北：貓頭鷹。2000 年 11 月。

Corr, Charles A. & Corr, Donald M. 編。李閔華、張玉仕、劉靜女譯。《死亡與喪
慟：兒童輔導手冊》(*Handbook of Childhood Death and Bereavement*)。台北：
心理。2001 年 5 月。

Corr, Charles A. & Balk David E. 編。吳紅鑾譯。《死亡與喪慟：青少年輔導手冊》
(*Handbook of Adolescent Death and Bereavement*)。台北：心理。2001 年 5
月。

Forster, E. M. (佛斯特)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台北：志文。1993 年 9 月。

Friedan, Betty (貝蒂·傅瑞丹) 著。李令儀譯。《覺醒與挑戰-----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台北：新自然主義。2000 年 4 月。

Fromm, Erich (佛洛姆) 著。孟祥森譯。《生命的展現》(*To Have or To Be*)。台
北：遠流。1989 年 11 月。

Fromm, Erich (佛洛姆) 著。孫石譯。《自我的追尋》(*Man For Himself*)。台北：
志文。1979 年 7 月。

Fromm, Erich (佛洛姆) 著。莫迺溟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台北：志文。1973 年 1 月。

Gleitman, Henry 著。洪蘭譯。《心理學》(*Psychology*)。台北：遠流。1995 年 5
月。

Hall, Edward T. (霍爾) 著。黃聲雄譯。《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
台北：巨流。1976 年 8 月。

Heidegger, Martin (馬丁·海德格) 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台北：桂冠。1998 年 4 月。

Llosa, Mario Vargas (尤薩) 著。趙德明譯。《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台北：聯經。
2004 年 9 月。

- Leahey , Thomas Hardy (托馬斯·黎黑) 著。李維譯。《心理學史---心理學的主流思潮 (上)》(*A History of Psychology –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台北：桂冠。1996 年 3 月。
- Mead , Margaret (瑪格麗特·米德) 著。周曉虹、李姚軍譯。《薩摩亞人的成年》(*Growing Up in Samon*)。台北：遠流。1994 年 7 月。
- Mead , Margaret (瑪格麗特·米德) 著。蕭公彥譯。《新幾內亞人的成長》(*Growing Up in New Guinea*)。台北：遠流。1992 年 6 月。
- Nodelman , Perry 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天衛。2000 年 8 月。
- Olds , Sally Wendkos & Papalia, Diane E. (莎莉·歐茨、黛安娜·巴巴利亞) 著。黃慧真譯。《發展心理學-----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台北：桂冠。1992 年 2 月。
- Schopenhauer , Arthur (叔本華) 著。李瑜青主編。《叔本華哲理美文集》。台北：台灣先智。2002 年 2 月。
- Steinem , Gloria (葛羅莉亞·史坦能) 著。羅勒譯。《內在革命》(*Revolution From Within*)。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 3 月。
- Tolstoi , Lev Nikolaevich (托爾斯泰) 著。許海燕譯。《人生論》。台北：志文。1997 年 7 月。
- Woolf , Virginia (維金尼亞·吳爾芙) 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台北：天培文化。2000 年 3 月。
- Yalom , Irvin D. (歐文·亞隆) 著。易之新譯。《存在心理治療 (下) ---自由、孤獨、無意義》(*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台北：張老師。2004 年 2 月。
- Yalom , Irvin D. (歐文·亞隆) 著。易之新譯。《存在心理治療 (上) ---死亡》(*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台北：張老師。2005 年 3 月。
-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1999 年 10 月。

〈三〉 期刊文獻（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李美燕。〈一個失寵少女的自我追尋---評析少年小說《為我憂慮一分鐘》〉《兒童文學學刊》第3期。頁128-143。2000年5月。

郭鎧莉。〈少女魯賓遜的荒島試煉《守著孤島的女孩》賞析〉《兒童文學學刊》第2期。頁154-178。1999年5月。

蔡淑芬。〈兒童文學與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交叉點---試論自然寫作與少年小說〉《兒童文學學刊》第7期。頁75-99。2002年5月。

〈四〉 學術論文（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吳文薰著。《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0年6月。

林宛宜著。《從少年小說中的死亡談啟蒙》。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0年6月。

施佩君著。《台灣少年小說中的少女形象---以九歌現代兒童文學獎為例》。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年6月。

陳文美著。《認同與疏離之間---少年小說中的母女關係》。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1年6月。

謝淑鳳著。《少年小說死亡主題之研究》。台東：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年6月。

四、 網路資源

<http://www.writersblock.ca/summer1998/interv.htm>（2005/10/29）

<http://www.ylib.com/class/talkout/TalkShow.asp?object=req&no=801> (2005/11/7)

http://www.wordpedia.com/search/Content_firendly.asp?ID=64593 (2005/11/7)

<http://hor.16280.com/sunl/> (2005/11/22)

<http://home.kimo.com.tw/yifong2002/2.html> (2005/12/20)

